

點

石

齋

畫

報

點石齋畫報信集目錄

藝林佳話

儉不中禮

大家風範

盧令利用

蠹若被困

啞孝子

斫臂何為

一鳴驚人

火會成圖

頑童惡劇

大機計

羽士遇鬼

飛蛇餘韻

喜得牛眠

婦女保標

參戎好善

負心必報

海底月

狹路相逢

詩婢

虎子煖足

新娘撒潑

衆志成城

鬧房嘗糞

北極難尋

賊膽如天

天賜金豆

元寶飛舞

偷嫁觀音

因禍為福

野鷺情重

淫婦喬裝

好古受愚

巨棍成擒

孝婦明心

犢生異形

鏡圓結髮

靈符活人

頭上生頭

畫師奪魄

海外奇談

神仙可致

雙龍搶珠

剋肉醫瘡

裂石除蛟

水賊難擒

小龜出醜

雷焚鐵甲

疾惡如仇

女貞不字

驅蛇被困

全人眷屬

落花流水

嚙勢奇聞

童子化虎

妹報兄讐

龜寶

巨龜求救

千炬圍

父子陌路

娘子軍威
大王顯靈
探極榮回
先賢何罪
犬護醉主
鼠諳律法
賭算調言
信局肇事
同病相憐
放鴿未成
大鬧洋場
女立大學

瘋父阻嫁
踏車軍隊
賃衣被騙
毛民志異
善門難開
鯉魚誌異
野性難馴
犬知朔望
假鬼逐虎
車穿馬腹
春郊鬪馬
戲外有戲

急智斃狼
詐術日新
婚禮志異
車行水底
巨魚報德
合歡橘
蠻觸紛爭
醉判
井園浮水
埋沒英雄
仗夫產子
和尚捉姦

童有善心
吳儂說鬼
貓鼠俱傷
蝦蟆獻金
忍心奪食
離婚奇談
跪樓笑柄
白頭花燭
四上吊
狗能救人
幼娃退賊
猴知報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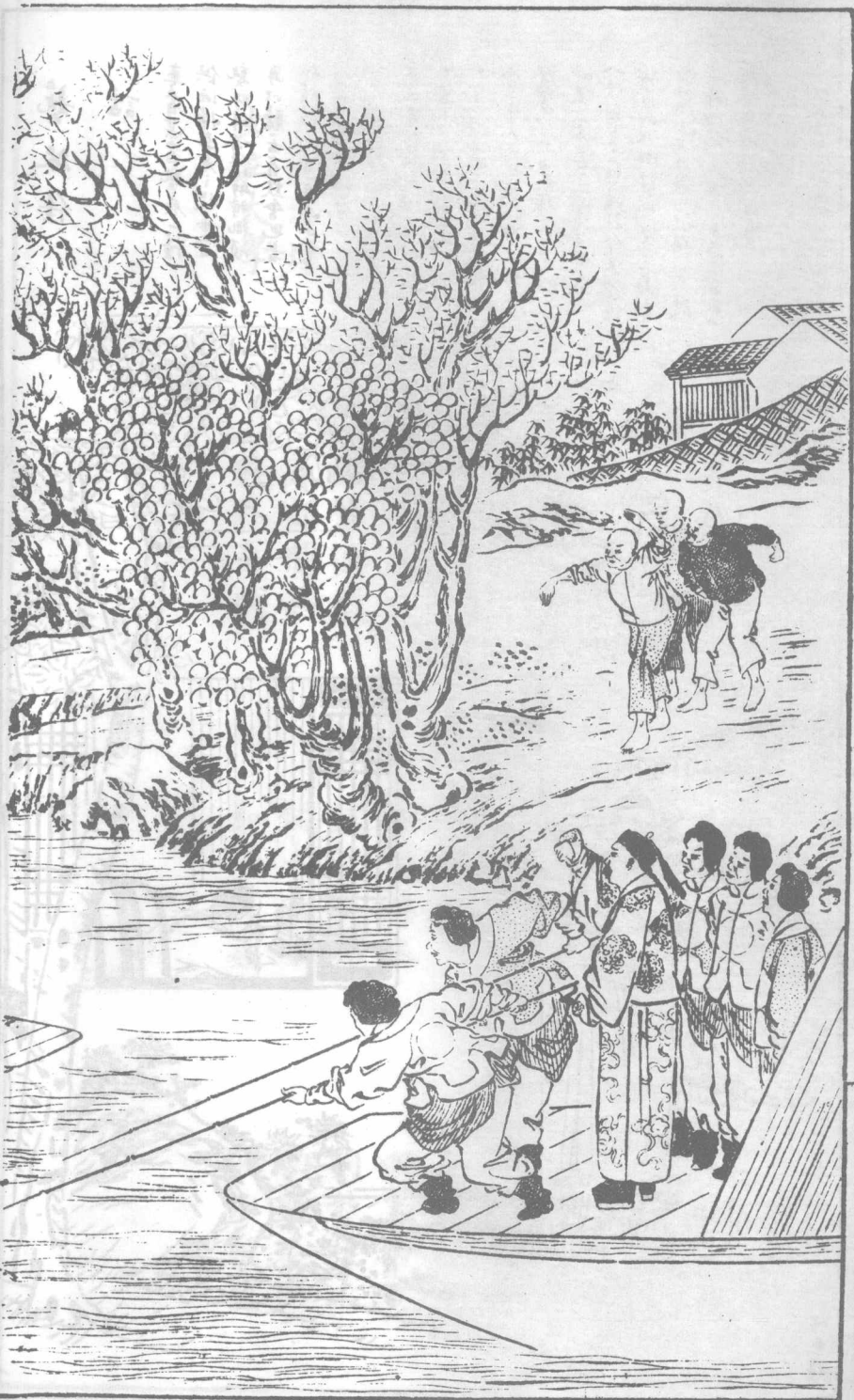
藝林佳話

話

粵省某書院在二僮
 供洒掃奔走，投書必當
 熟，師呼其講解時，執傾
 耳以聽，若有默會也者，
 師頗異之。一日有友來寓，
 名阮師，舉筆揮就偶入，
 厨下，回見僮運筆，其貌亦
 書此，篆字銀鈎，鐵畫，臨
 秀異，常不覺其驚為，慎試以
 大字，小楷，亦皆有晉唐遺意，
 而草書尤天矯拔俗，師大為
 贊賞，叩厥由來，據言早失怙，
 母某氏，本大家女，喜書，嘗教以
 八法，因貧不能讀，故命為館僮，
 俾有所私，泚師聞言大喜，即命
 僮為弟子而教之，且捐廉以贖，
 其母，培植寒畯，出自儒生，亦藝
 林中之佳話也。

（田園）





參戎好善

浙西巡鹽領哨吳福海參戎春和常川駐紮閩行善家督率勇弁巡海上南華青久縣緝私頗為認真其秉性慈祥每遇漁老貧民最樂捐資周濟以故頗敢載道前日帶勇巡至新洲吳淞江一帶適有江北小划船載得倉鹽十數斤迎面駛來該船主一見巡船驚惶無措旋負鹽斤一躍入河參戎瞥見立喝勇丁赴水捏救後經查得該船只有船主夫婦二人及小孩兩口並非積販慫恻然憐之除不深究外另給英洋二元着其作為資本另謀別業不得再犯至章船主感激涕零叩頭無算而去參戎真好行其德哉



野 鴛 情 重

鎮江城內有孫某者年
 方弱冠年鼓劬一甫壯
 去歲完姻雖伉儷情深
 每出外恆歲日不歸家人
 問之則支吾以對人亦不
 疑其有他也忽一日歸未
 已似染病呻吟床褥寒
 熱交作醫藥罔效尋赴
 付文一名家人倉皇周
 措置備桐棺草之此殮
 擬俟三日後再謀窆而
 苦無從借貸正焦愁間忽
 門外喧呼女言及及下與
 則一麗人錦素衣裳年
 僅逾笄翩然而至熱之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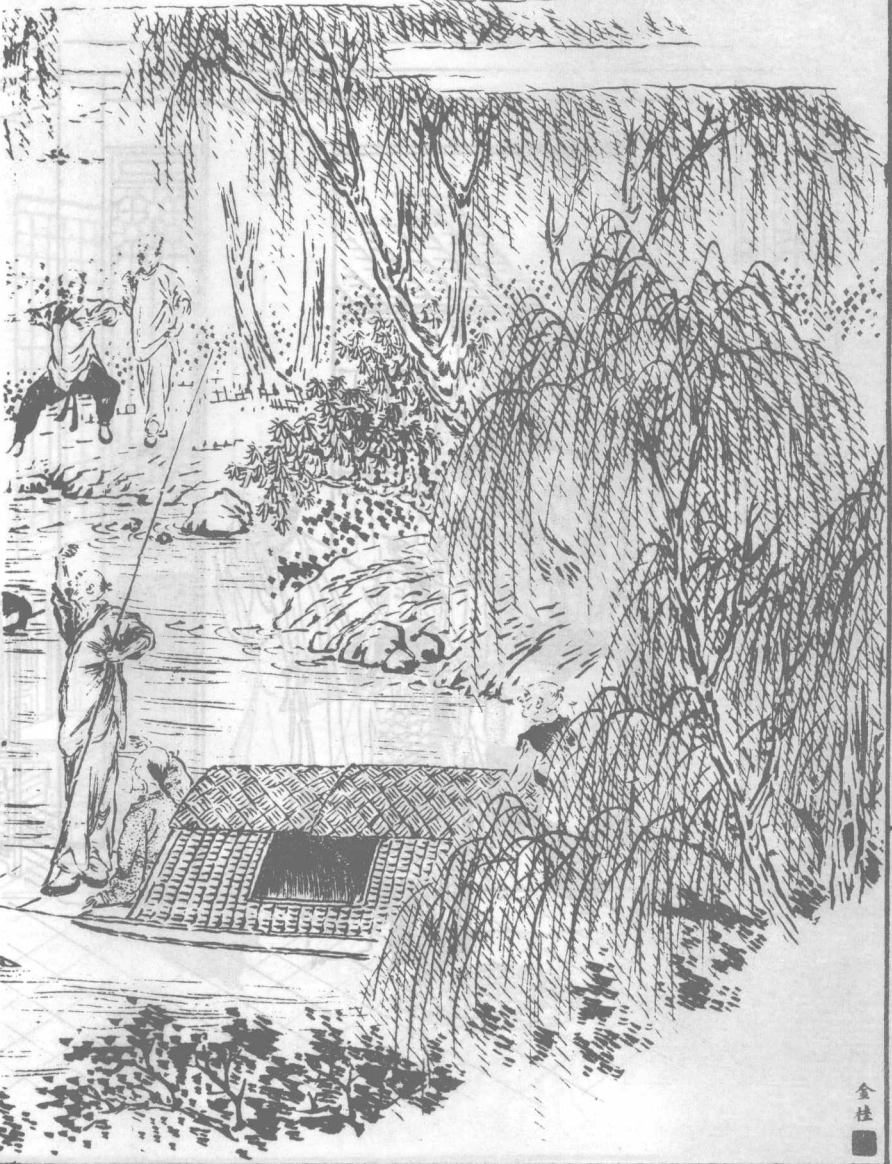
撫危去物倍極悽楚其家人
 驚視之皆不相識女哭畢
 始跪而自陳云妾燕郎君
 有白頭之約誓不相負郎
 君之病起於妾家方期文
 占勿藥不料一病奄逝故
 來守者耳爰出已屍為延
 僧道誦經并營喪葬自此
 守宿守靈哀之暇注若孩
 婦者雖非禮之正其亦情
 之所鍾歟

叩
 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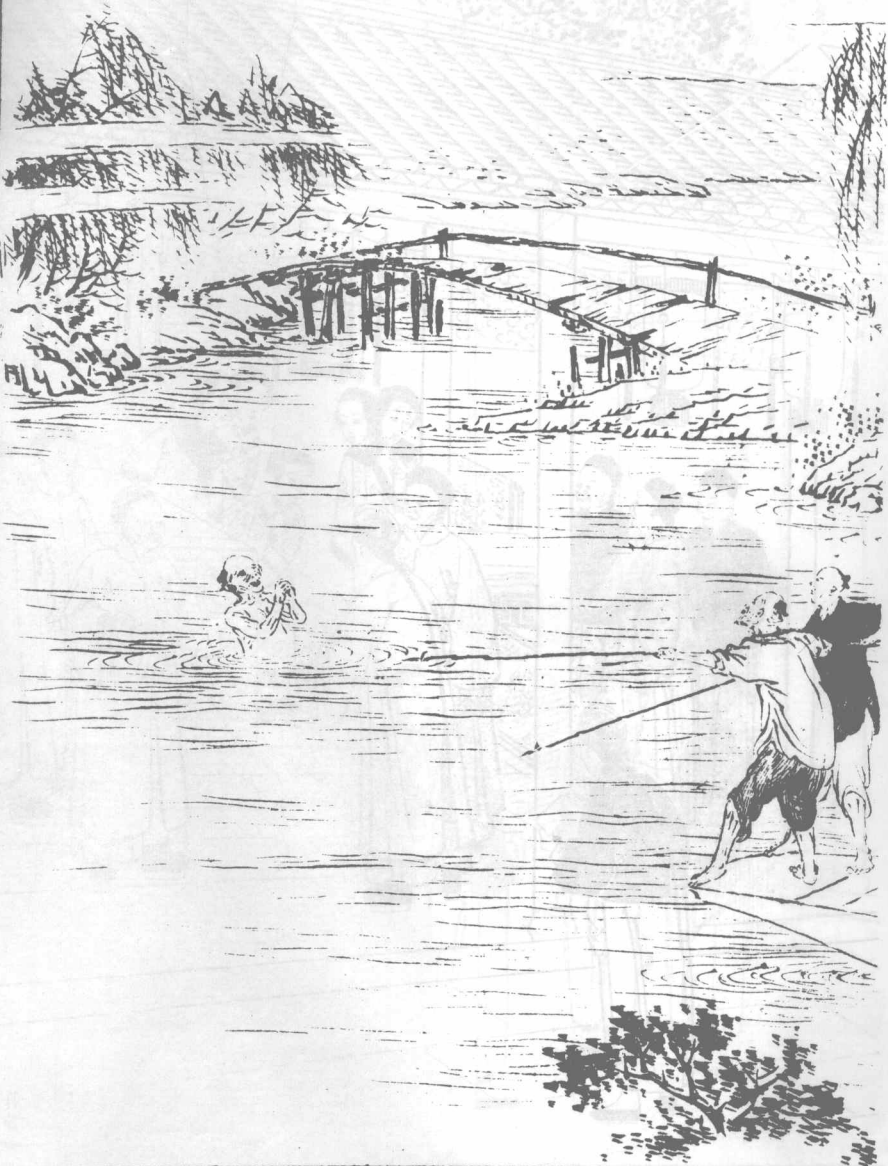
水賊難擒

離金陵城十里之上新河
一巨鎮也向為商會萃
之所近因木排泊於河干
時有破竊情事心疑此等
笨重之物必非一人所能
為屢經稟官請究而終
杳無踪跡未幾由該商
自獲一賊姓張名八台
聞其伎倆能於水中潛
伏晝日其竊木也每於
夜間携刀入河潛將排
拖割斷乘勢曳出趁潮
而行瞬息百里迨近岸
時其黨多人即齊乘擁
運貨時而盡該商詰知
其技即繫以麻繩用船



載之入城行將赴縣稟
 究不意行未逾時賊忽
 欲逮矢舟人扶之出
 甫至船頭賊即奪身竄
 入河中頃刻自釋其縛
 復露半身於水面拱手
 曰少陪諸公我共波臣
 托臂去矣爾等情極迫
 之賊竟於水中拱手遁行
 二三里許然後滅頂不知
 所之吁技至此亦神矣哉

履齋



儉 中 不 禮

蘇垣祥典

寺橋者戲澤

人某甲居焉甲

性慳吝固顧大

體有一毛不拔

之風前日為子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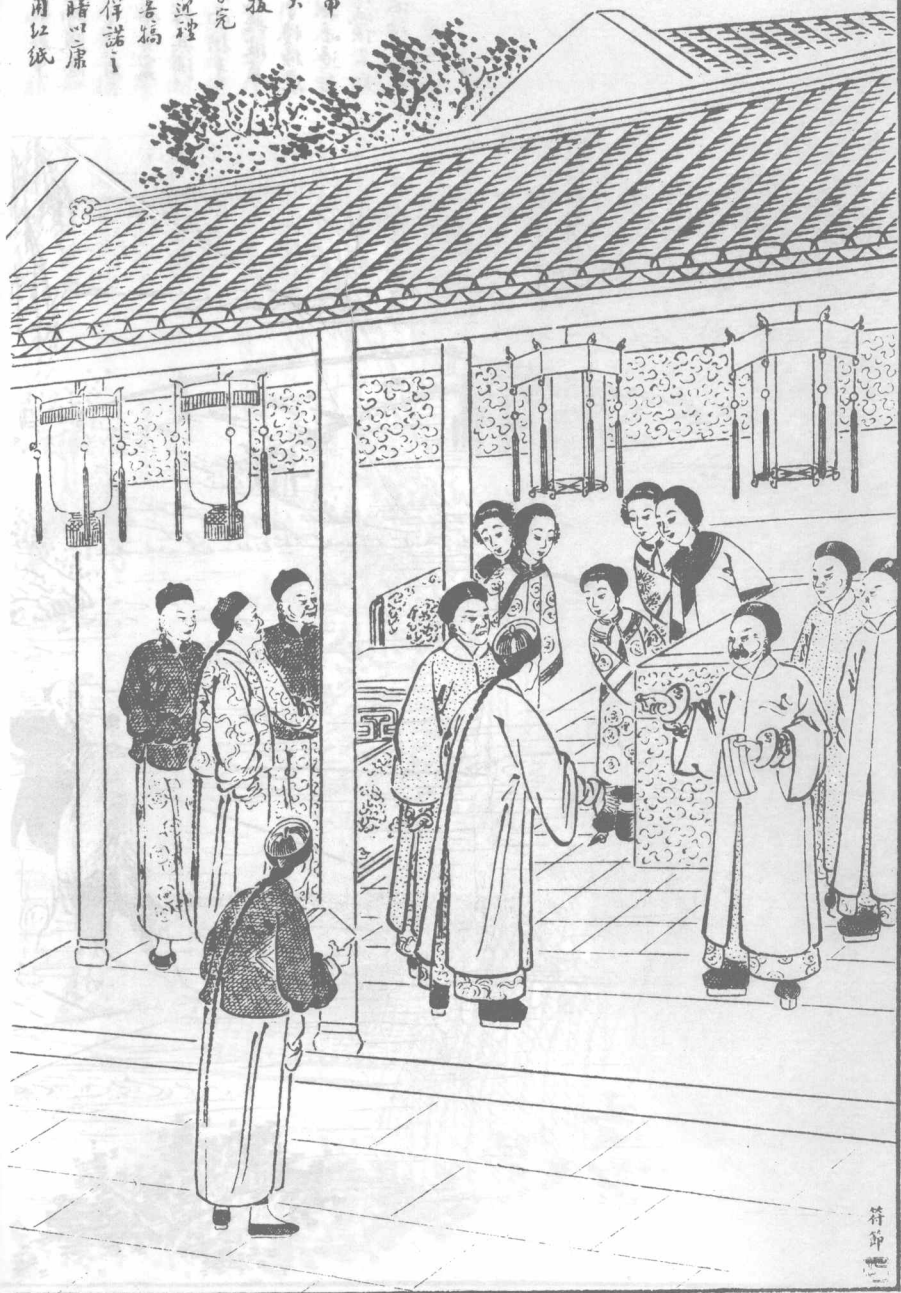
姻正欲行親迎禮

坤宅索臨門喜稿

洋一百元甲伴諾

及至普鑄則暗以康

照大錢兩枚用紅紙



封囊上書臨門喜揭蓬函
 飭人持贈坤宅見其其有
 意悔弄大營實定主向冰人
 埋淪冰人向相觀雖有生養
 吾苦難解沉相率拂袖而去甲
 始知事已決裂無可挽回乃力挽
 親友為之結圖仍由原媒再三調
 家權以房契一張暫抵坤宅作為
 門擔一秋始得娶婦慶而云而
 為時已越一日矣夫坤宅常福
 余原為惡習持幸已至此量力而
 行亦需安為商權何云以青蚌而
 翼代玉芳觀解體子有仰契
 換安之夫柄甲之尊堂理自取乎

高僧



負心必報

江陰人某甲向在滬上測字為生時有
 英界某氏婦因夫在新加坡貿易寄有
 銀信倩甲代閱知夫已有佳就可月寄洋八
 十元以備家用喜出望外即倩甲裁合薄
 酬而去自此月以為常至半年餘積得
 洋銀四百萬潛藏首飾匣常置枕畔一
 日甲乘氏不備掩入臥房攫其飾匣而
 逸氏蹤跡一遇甲於某茶肆中不敢遽殺
 其罪仍婉言避之到家冀圖壁返適家
 書至云甲淫且伴作驚狀謂尔夫暴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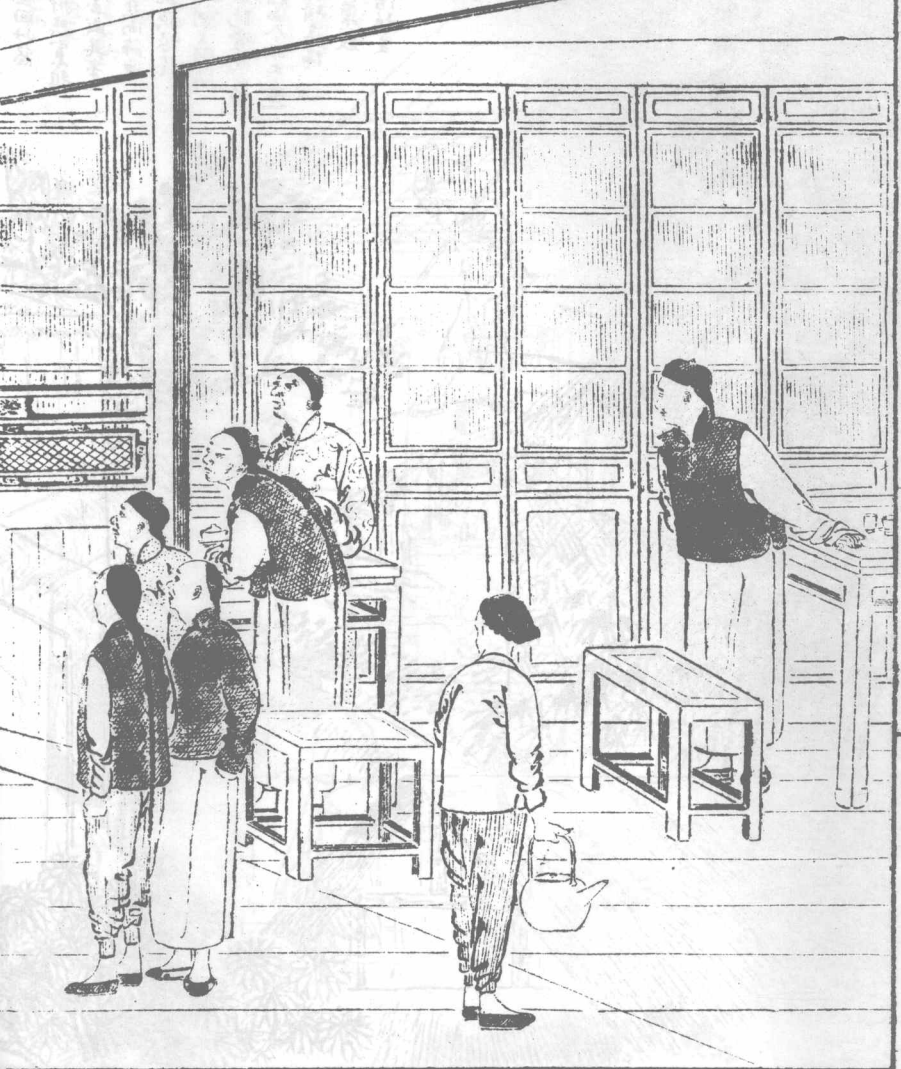
身放棺木動寄中華會館處往盤回此惡
 耗也氏聞之大慟中乘向百粒陳之曰卿悲冥想
 我賦驟與若一轉移間而全其美何不玉成其事
 乎氏為所惑任其達官輕薄潤拾落正而飾便
 後不克遂催之即負氣而去香不沒蓋氏飲恨於
 心不敢言也不於夫之銀信復玉信却入閻之則海
 外東坡依然健在氏大漸始知被騙羞恨欲飽常晚所服
 喜而罵此之羊才也甲得飾世携師原籍至今缺去資
 修理骨危危有大蛇自牆隙飛出擊其項痛極
 狂呼家人畢集蛇已逸去而項腫如斗不食藥數
 之腫消而瘋病大瘳歷述騙情事延僧拉度
 亦不見效比時銀用罄始自斫其執而絕

騙案



淫婦喬裝

川沙某氏女善修飾
粘反惹草早去素有柔濮
行亦未嫁時與鄰人某
甲結露水像情好彌篤
嗣適御也衣某乙為室莊
攜相隔未獲時緣舊歡
因此怏怏不樂時延某姑



占脫幅、又脫注為夫、謀
 私自奔出刺頭梳辦伴男兒
 裝束假、遠颺卜居小涼鎮鎮
 甲復憐憫女之母屬、暖以燬死
 滅跡等詞控乙於州沙廳署官
 乙勿差查視、問道鎮中有報官
 事甲乘輿往觀、留女在家適當
 午炊、煙囪中濃煙、易動
 人疑、遂塞之以團滅、詎煙無
 洩、塞蓋、遂滿壁、門扉射出、行人
 疑係失火、大聲呼救、推圍而入
 見一美男子、方可炊、舉、互相驚
 訝、而甲已回家、託言契友多方
 掩飾、聲以外行、途中適遇女夫
 某乙、不及奔避、被捉、並某茶肆甲
 即乘間、適乙見眾圍繞、不釋、晚
 日、以此僅進妻也、令帶有滿鞋一雙
 可為答證、言畢、出鞋、令看、果不
 差、果奉乃、助乙、視乙、外衣、解、解、廳
 署、訊、辦、想、淫、淫、甲、既、佔、其、妻、猶
 恐、據、禍、其、罪、公、不、容、恕、也



小龜出醜

說壯泰和館中前晚
 有客衣服駢翻口銜
 雲茄涼鞋戴外國鏡
 呼朋聚積開延陽飲拇
 戰酣呼初不知為老元
 滿一流人也座中有何
 和者向在么二妓院接
 搞出身忽忘却身乘面
 日大書夜受促台東棋
 盤街新長春姓妻茶文
 卿俯賜助興察妓見
 不實街眉雙臥戰折天
 罵曰尔何人斯乃敢戲



弄老娘且尔亦记前夫
 業時尔妻身為煙妓塵
 玉老娘客叩頭借錢給
 尔贖妻身價並留玉老
 娘寄指偏挂橋搭水燒
 湯肝語未竟阿和王爵
 洋三元強拉就坐妓不
 願而去次日龜堂以龜
 嫖龜須罰三担燈草灰
 援例與阿和評論阿和
 自知理屈願以香燭服
 禮始得寢事噫酒館中
 排場潤綽拳止豪華載
 說載吽喧浪笑傲者阿
 和者豈少孔特阿和不
 知日操以致當場出晚耳

七
 相



何元俊

信一

大家風

乾

荆州某巨绅家有女傭孔氏
 籍隸襄樊年已知命自云係
 至聖七十年代孫女以家貧致執
 賤役雖亂頭粗服而琴止俾
 有大家風貌一日仲以厨刀擲
 犬婦思送字數曰惜字擊
 不中仲驚問汝何出此語因
 叩前學則誦史子集歷代興
 亡及其先人潘系原之本以
 其家珍尚其何以至此則云父
 名某本巷樊名士祇生女一人
 在塾教讀十三年長嫁陳姓
 遇人不淑以致流落以此言畢
 涕泗縱橫仲勸慰且以此待以
 優禮且擬贖金為贈遂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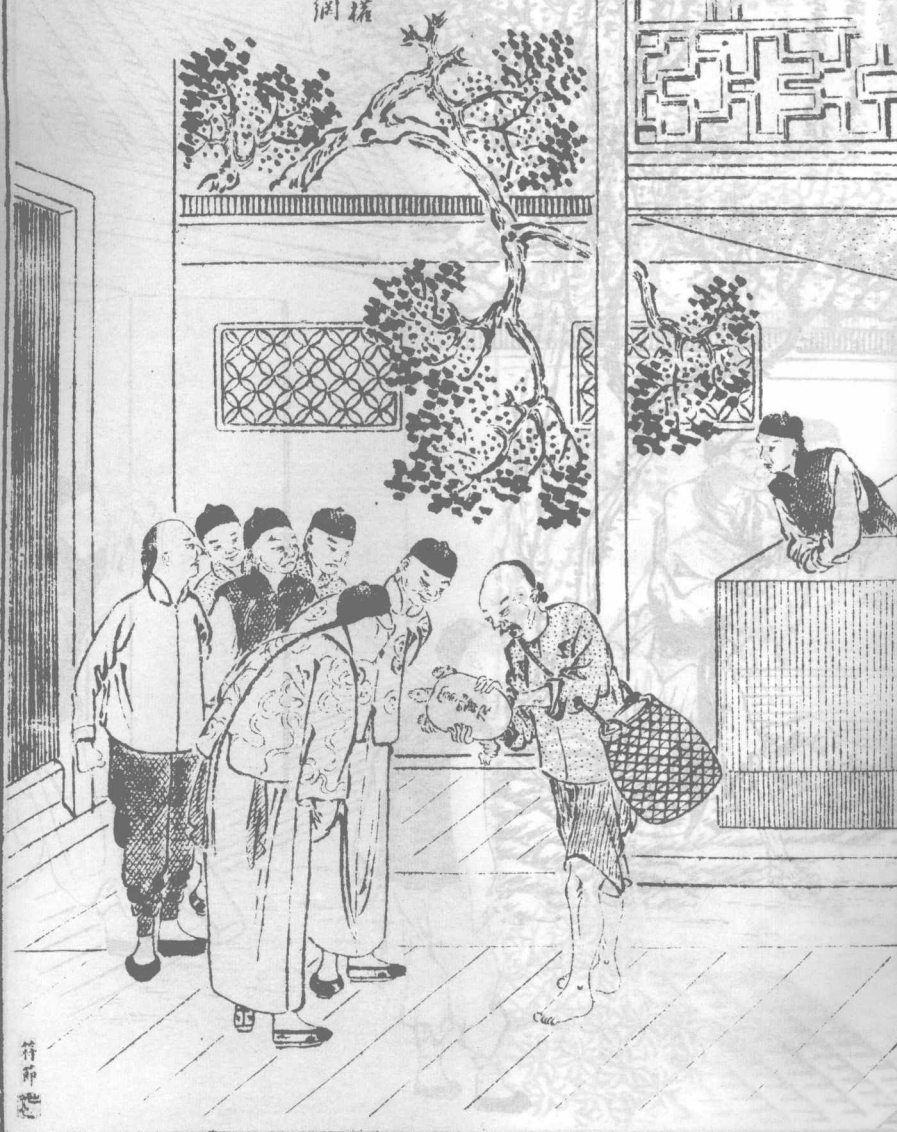
以資養贖云



月底海

杭州清河坊大街有便人某甲
 持一磁甕欲售自言此名海底月
 乃數百年物也藏諸篋篋不
 輕示人有好事者欲索一觀
 誦人去而示其篋全白無
 瑕背有篆字描二字人皆不識
 之重三十二兩據云在浙江口網
 得能治陰疔疔須蓋佛
 三十尊方可持贈此甕可
 謂身價自高矣不知物色
 風塵者以為何如也

海底月



好古被
愚

一京師百戶部正郎某君者家法有巨萬
好古玩其戚某世家而中落者二人交素
莫逆而正郎性吝緩急不通戚某



一日便於市以賤值購得古銅鼎一
 枚謂是可以銘某正印也即將鼎埋
 庭院中蓋以土泥土上復覆以磚瓦
 天大雨地傾下陷某正印偶從過見
 地陷家問及緣由其賦作爲不知心
 談笑間瓦匠適至勸令掘取
 執手甫舉銅印云下似有物
 因命創之饒多累尺而古
 鼎現焉某一視歡喜異常
 以爲是真古物即藏諸內室
 某正印雖甚垂涎難於啟齒
 次日託人婉轉與商求其割
 愛遂返家次始議安共以千金
 買之而去呼如某正印
 之好古不亦令人驚
 洽乎

新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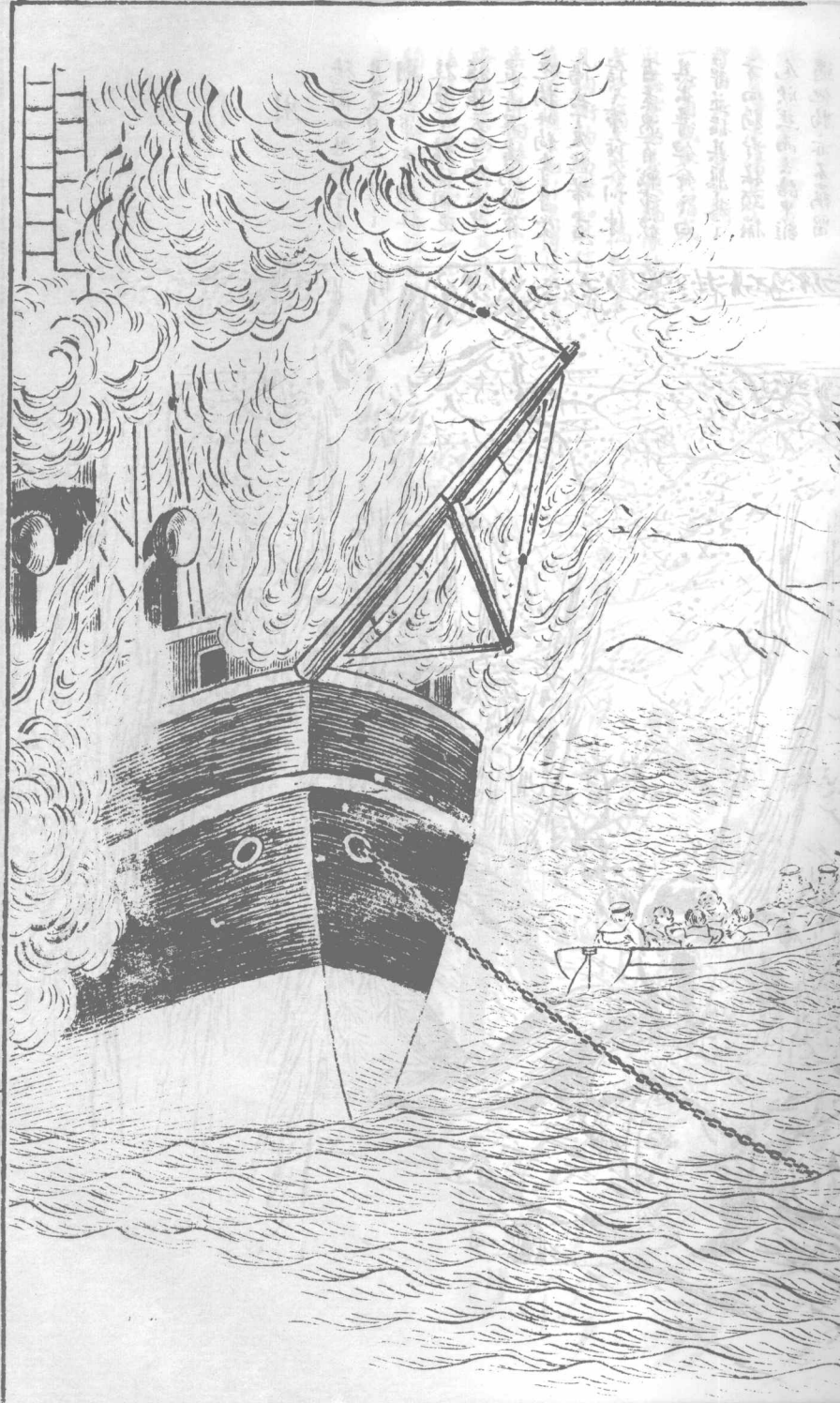


電焚鐵甲

英報載上月三十日天大雷電以
 風斯培席亞海口泊有意圖防海
 鐵甲一艘名魯馬者為電所觸致此
 焚如火光能之發及火藥房且將延及
 同泊之巴列士多船時巴列士多船滿
 載炸砲轟擊設被燒及禍更不堪設
 想不得已遂將魯馬船中水手人
 等援登該船且救二水雷將魯馬
 船擊沉海底始免蔓延之禍夫電
 火之觸焚船焚屋時有所聞即而
 人講水避法亦既百年而卒令人
 防不勝防者此何故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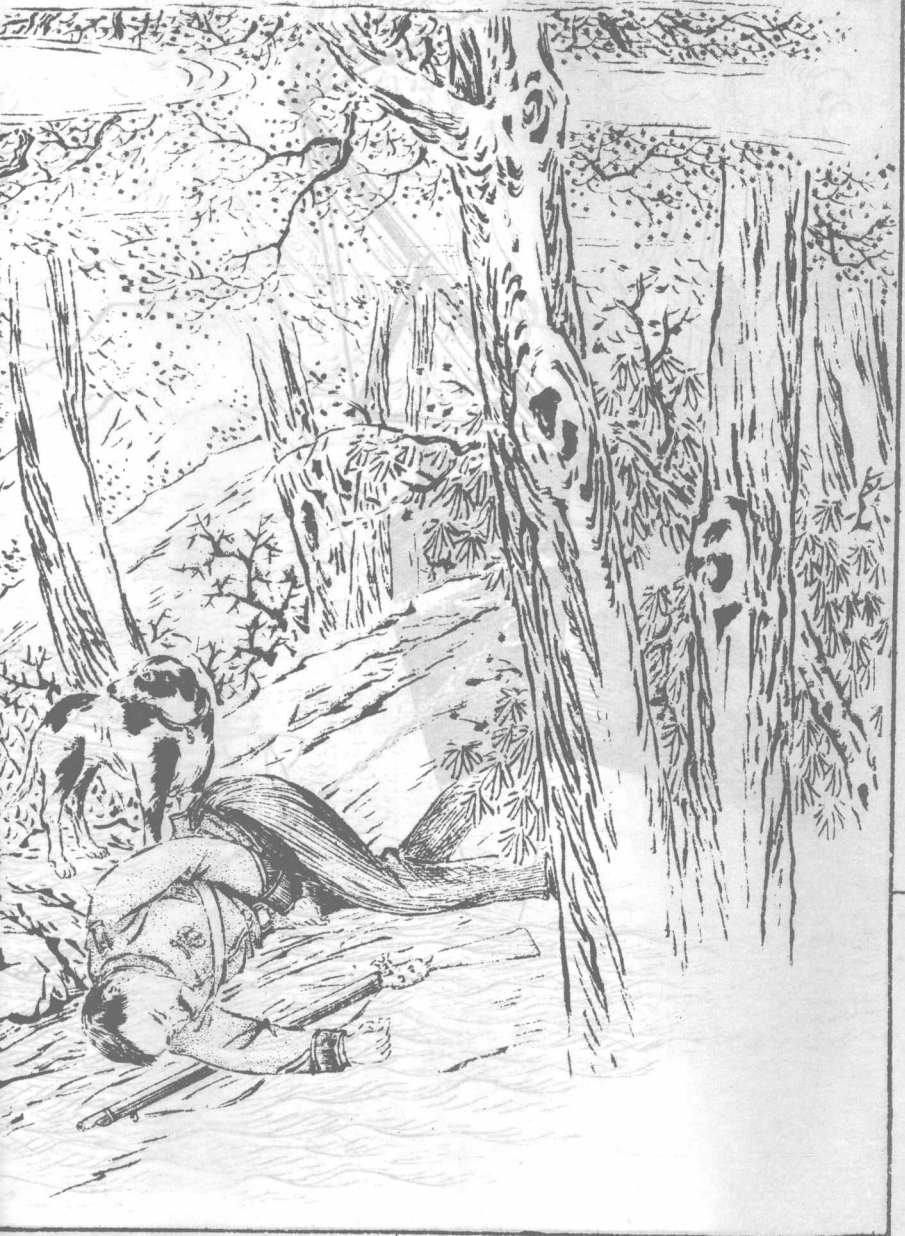


人知是山之物也
下以山作形似
一其山形也今
其山形也今



盧令利用

德國四卷本年某
月某日為大標
期其軍士之雄壯
技藝之精純固足
稱強天下而其中
最奇異者為隨軍
之狗此狗專習受
傷兵丁及遞帶書
信之事經人訓練
百索遇有戰事欲
其出尋但命之曰
尋並指其應走之
方向狗即搖頭擺
尾欣然而去路中雖
遇他物亦不羈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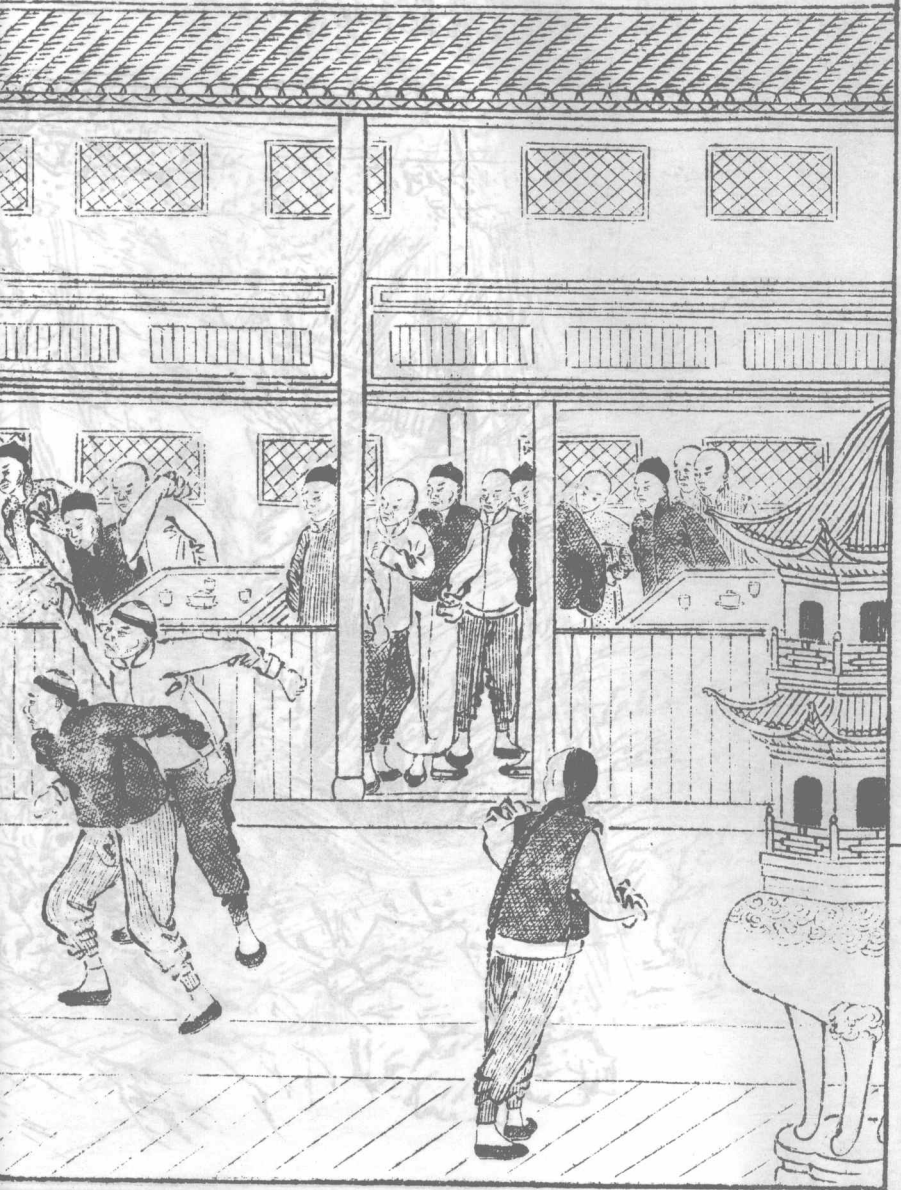


一若見有公事不
 敢牽涉他務也者
 及尋得受傷兵丁
 即由兵丁身上撕
 一衣角或取其帽或
 取其帶回至救傷隊軟輜
 者受傷人所獲之稿也僅夫
 見狗銜物為證知其信有所
 獲遂隨之而行果得將受傷
 兵丁送回醫治從未有日觀
 瘡痍棄而不救者其遞信之
 法將緊要信函置一匣內掛
 狗頸上此狗即逕直投遞既
 無差誤尤為迅速以一狗之
 微而在軍中者此利用彼坐
 耗 國家厚祿而未戰先逃
 望風即潰曾不能得其一手
 一息之報効者吾不知於此
 狗謂之何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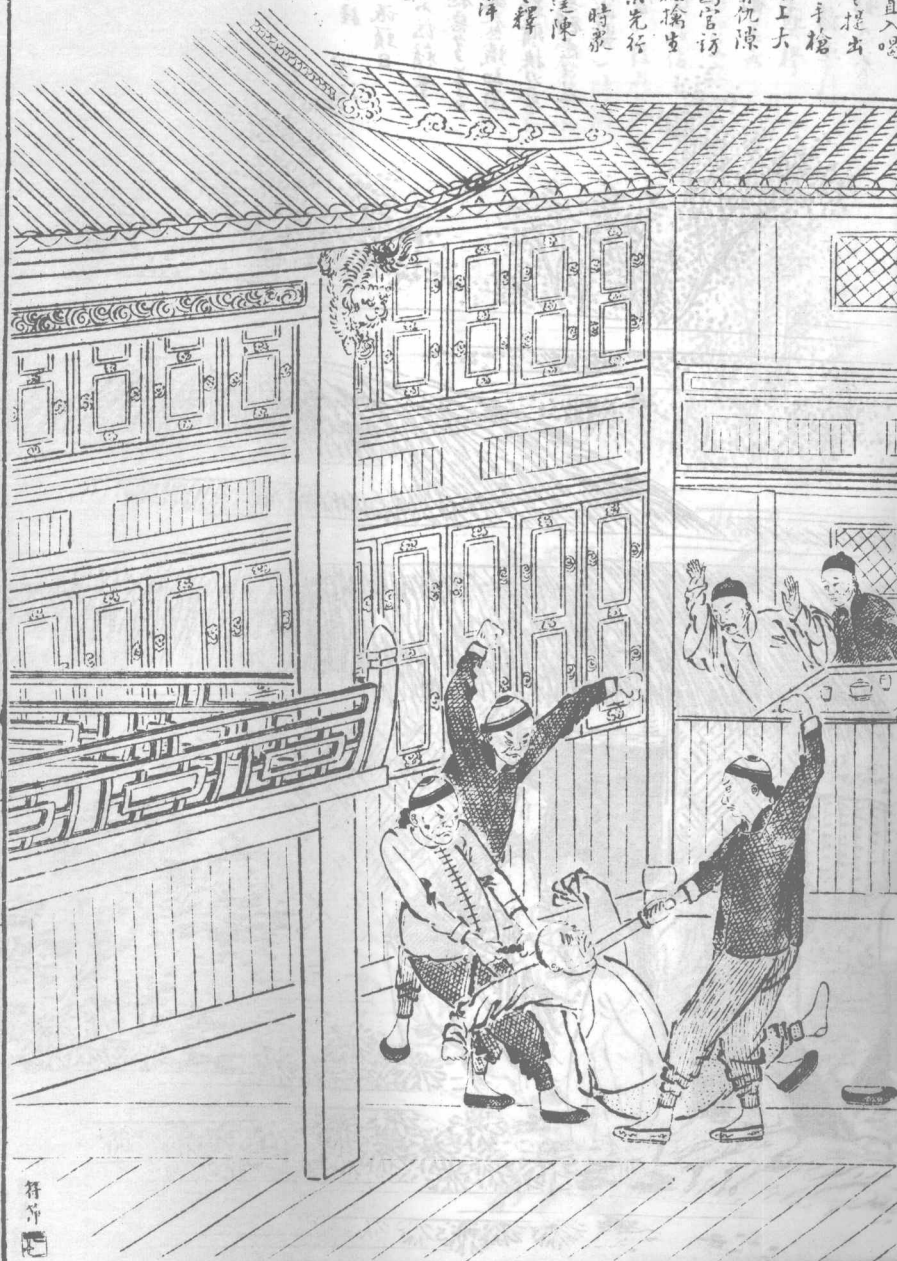


族路相連

巨棍張桂卿前經聞道
 憲呂觀察訪令一紙官
 符掛帶緊急人之皆為
 張處謂此番新難逃法
 網長豈知張毫不懼懼
 依舊耀武揚威目無餘
 子前晚八點鐘帶領黨
 羽時達三米老柄皮鞋
 傘三等十人行徑虹口
 方廟內係小茶肆為鄉
 人廣集名話之所離園
 通寺巡防局約一里許
 鄉人陳健山與張有隙
 前晚陳適至群嘍若張
 棍行徑門首適見陳端



望聞談遂昂就直入喝
 令朱等將陳輕提
 掀伏於地指示手槍
 繼出鋼刀加陳頭上大
 喝曰吾與汝素有仇陳
 今幸相遇某以爲官仿
 拿之人倘一相被擒生
 死未卜意欲將尔先行
 結果以洩吾恨一時衆
 卿人咸奔避不逞陳
 再四泣鏡張始令釋
 手搜其身畔得洋
 五元掉頭而去



巨棍成擒

虹口著名巨棍張桂

御為八十個黨流抵頭目

遇事生風橫行不法積案

多至三十餘起稔惡多年之

近且而胆愈豪誠愈熾劫閩

女通盜躬裝擄人勒贖扶刀尋

仇無復無天竟無顧忌以致

行人側目道說實心巡

防局不敢問地方官

弗之拘受害莫伸

天刑地獄尚復成

何世界耶而幸也

呂鏡宇觀察時適

權署上海道憲務遂

傳該官官責以姑息之



奸人若首名縣捕獲獲懸
賞洋二百元高令拘拿到
案看則血比柱是以以修
農刑悅賞協同英美九
探捕出其不意訪知某穴
深夜掩捕遂其其故佔一
有夫婦女將銀大一鼓成禽
解送道轅懲嚴訊辦一時
民拍手稱快曰巨棍成禽吾小
民今得高枕無憂矣果何幸
而得此賢長官哉



嫉惡如仇

巨棍張柱仰既已被
獲解至道張呂觀察
即傳集黃愛棠去令
鍾壽伯明府會同升
座嚴加訊鞠先由沈
羅一地保供明張棍
種、蔡連果及眾眾
結盟情事張棍知案
無可遁一加刑訊即
供認劫婦尋仇先苦
觀察命書供蓋印指
模擬詳上憲送嚴經
再問張棍惡惡滔天
動輒劫人勒贖不滿
其欲即肆行市行被



害者不知凡幾皆金完莫
 訴隱忍至今此決降農氏美
 炳威之子被詐各情已由同
 黨錢普生供出外其接誣杜
 美捕房控告者已有黃起或
 稱前曾控縣批斥不准或稱
 畏其兇威不敢控官今既被
 獲行將峰案審辦想此外
 合怒者尚不乏人併案嚴
 懲大有罪不勝誅之勢然
 則前之能容心以恣
 其毒而速其敗令
 捕治區除養癰之患
 謂非滬上生民之福也



蠹差被圍

澆南黃浦灘一帶建造
馬路設工工程向以未竣



庭明府德其成明府辦事
 素說認真事必躬親任勞
 任怨而差役不能仰體憲
 意以致狐假虎威倚勢作
 惡往而有小民日受凌
 虐積忿於心非一日矣前
 日有草泥船停泊該處夫
 役多名正在灘畔掘泥為
 工程局某差所見喝阻一
 餘即一躍上船令接至大
 碼頭局中候示令草泥夫
 見其隻身伴為允諾搖至
 大關碼頭各人躍登彼岸
 將船推入中流該差手足
 無措呆若木鷄時遇潮漲
 水急波溜草泥船順流而
 下橫撞於烏山船之船頭
 勢將傾覆該差情急狂呼
 救命始經人援救出險雖
 曰草泥夫之惡作劇然該
 差拾惡多端一朝被困亦
 未始非請君入覓之報也



詩

婢

粵東顧德景翁仲宋有婢
 女名秋燕貌婉麗年十二
 善吟咏一日仲之幼子在
 塾學得題係隔千里兮共
 明月得明字句尚未成婢
 即代賦云月好人何主離情
 竟夕星遙憐千里隔同是十
 分明師秘而語之童以秋燕
 對師因以秋燕已為客命婢
 賦之婢授筆立就云話到
 堂前益添未別後愁彈出
 千里寄已負五湖秋師大
 驚嘗以告仲之詢知家世書
 香因失怙恃飄零至此心愛
 其才欲為次子納作媳聞已
 有成議果不則康成詩婢不
 得專美於前矣



孝婦哀

朝鮮忠清道恩津

郡有宋珠者年七

十餘家道赤貧子名珠環嬰

婦舍民事翁極孝一日因夫

外出沽酒市牛肉一片以博翁

歡嗣以市肉色變而臭頗疑有

毒切一瀉其狗食狗立斃婦大愕

遂將此肉金行購回埋之免害他人

計費二十金得將金牛埋於後

庭而翁不知也翁嘗嗜牛肉且婦

購牛滿牆大嚼詎至晚餐不見一肉

疑婦已嗚其子持婦母家念思愈急至

次日猶于睡不起既而子婦翁有子出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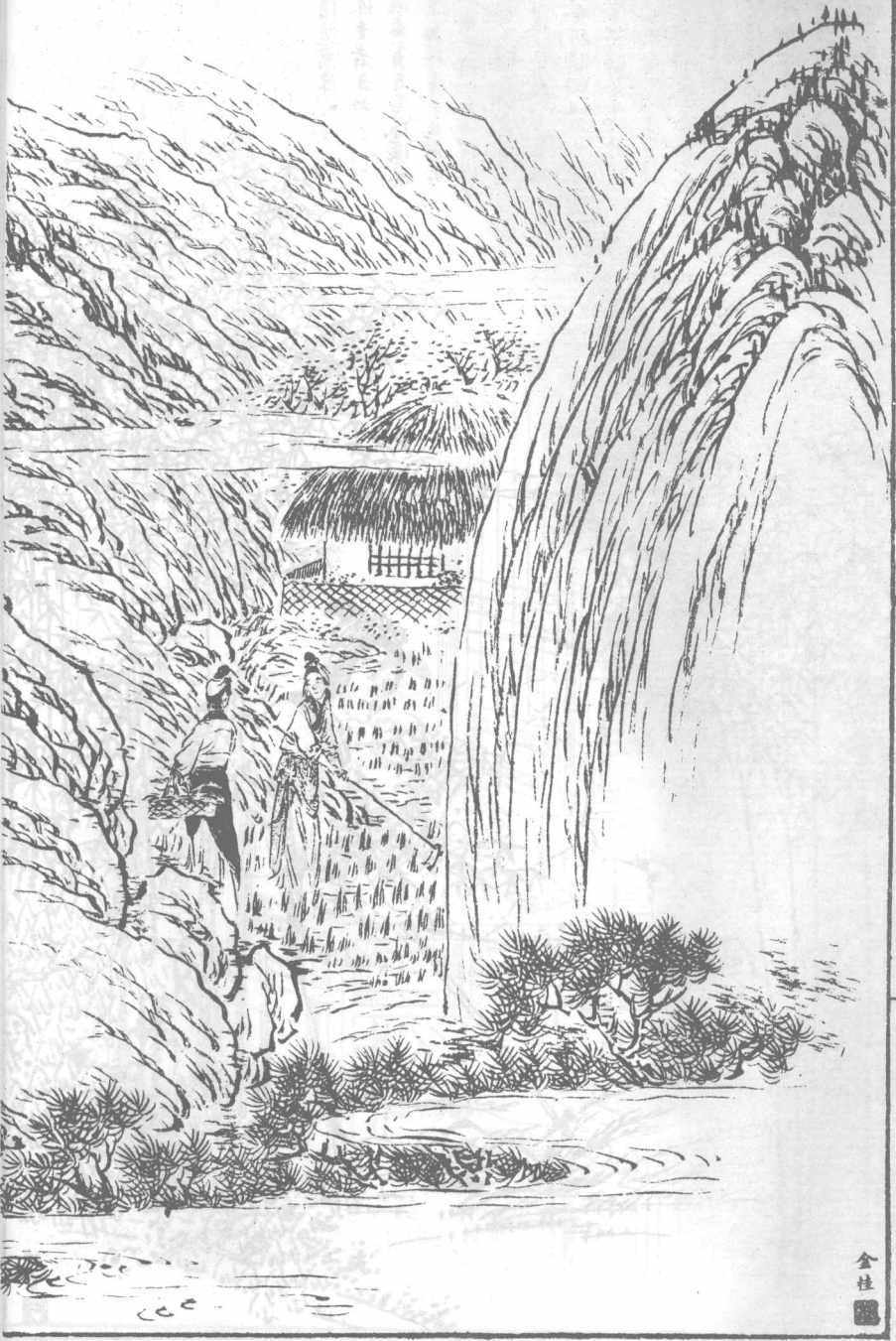
婦知其狀泣訴翁委翁始悟遂因

聚族初有婦若此得不謂之賢

孝乎



朱松苦寒



女

貞不字

朝鮮黃海道附近高連山
 處某氏家生有二女容貌美
 麗頗有艷名年及笄求婚
 者踵趾相接父母欲許二女矢志
 守貞聞言哭泣誓不允遂父母以爲
 黃夜女者淫故態因伴者雷霆通令
 他女意羞莫其悔悟後必遂其于死
 之樂也孰知二女立志堅聞父母命即
 翩然而出直入此山於山腹搭蓋茅廬以
 爲棲止之所並經山田茨畝種特雜糧
 以資糊口閑時更於屋後樹桑育蠶
 衣食皆足凍餒不愁者於今已七八
 年客有選錄者涉及其間詳悉其
 事遂徧傳於人口云



子 孝 啞

孝子吳姓魯
 恩邑人啞啞不
 能言擔水度日
 鰥居無偶心其
 所入奉母維謹
 凡母欲食何物
 以手作勢孝子能
 會意購辦百無
 一失乙則日食槽
 糠不令母見年五
 十始一日未嘗
 利有窻史里
 人傳其行會以
 啞孝子目之一日
 心擔水至某肆中適某
 公子藏服至淚滿水濺其
 衣公子怒而叱之孝子強項不屈成
 告公子曰此吳家啞孝子也願公子



恕其過公子驚詢其孝蹟慨然曰
 是可為末世風道猶怒為喜假青蚨
 五羊贈之孝子堅却不受或舉無名
 指示之姑伏地稽首拜謝而去蓋凡
 啞者以無名指為母孝子知公子憐伊
 有老母故歡欣鼓舞受之而歸也詎母
 見子荷錢至驚問何來孝子曰呀！不
 能道一字母疑有不軌行叱令長跪
 徑自扶杖出門徧問鄰里有失物
 者否終莫得河其蹤跡及至該拜詳
 告傢由知為某

公子持贈始
 曳杖而歸撫
 孝子背笑慰
 之孝子始起
 立自是奉母
 益謹邑字其
 公嘗旌其門
 今孝子雖已
 歿然里人道
 其事猶嘖嘖
 不已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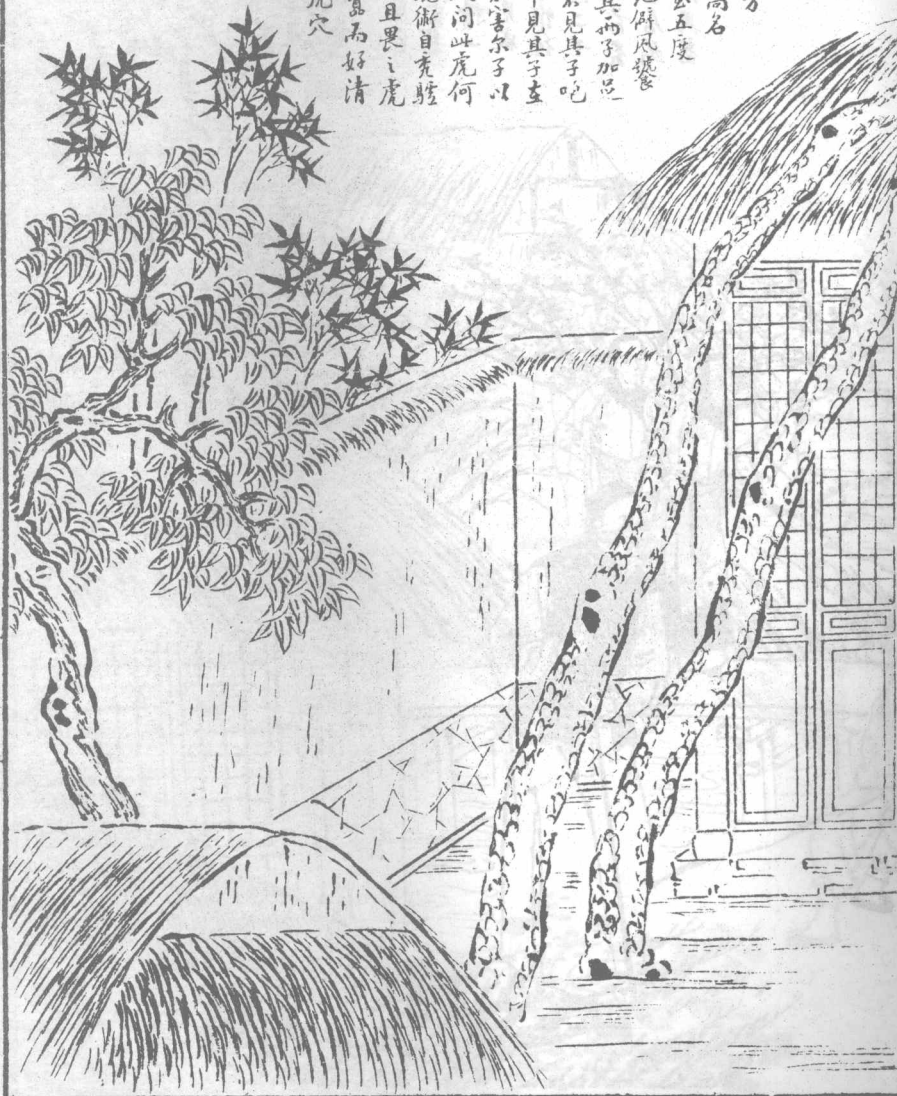


虎子煖足

宏教禪師前在杭垣雲隱寺卓錫談禪說法名動公卿凡好禪者外交者多樂共遊僧道德既高名利日淡頤以應接為苦乃潛遁至五度山阜庵於虎穴之南每屆天寒地僻風號雪夜恆苦惡冷時虎方乳僧取其兩子加鼠皮毛之間藉沾煖氣迨虎母歸不見其子叱考躡跳教振林谷有頃尋至庵中見其子在焉目灼瞪視僧良久僧曰吾不害尔子以煖足耳虎乃啣其子曳尾而去或問此虎何其馴擾予應曰僧家本有伏虎術自充脰無技作奸詭法寶臨虎猿之行人且畏之虎焉能伏令該僧不趨勢利厭塵囂而好清淨其識力已超人一等又卜居虎穴之旁以拒夫人之虎而冠者其視穴外之人以此虎何也人而虎焉若究而人乎僧既樂就之其神通法力蓋可知矣彼猛虎焉能為害

臨

禪



犢生異形

用者吾知其為牛鬣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獸無不可知也惟不類而類之而不類之物則不可知粵東順德縣鄉人某甲農家者流也平日鋤雲犂雨足胼手胝家養母牛一頭藉以代勞某日牛產一犢一皆雙足是則有八脚鄰以見所未見咸列觀看犢吸乳嗜芻與異常牛惟行動滿跚其行不使加意牧養越二十餘日已肥臍茁壯遠勝常牛乃前某夕忽尔失之有謂被魚賴偷盜居為奇貨聚諸外洋者然甲以失却異畜為之悵悵不適者去日



驅
蛇
被
困



江石城南丁有石洞焉

為羣丐蟠踞之所平日以蛇

為羹啖之若甚適口者問其

捕蛇之術則云擅有伏蛇之咒

即俗名驅蛇書也欲用蛇問卷

讀之蛇即不論巨細蜿蜒而來俯

伏聽命前後左右棋布山丘可

乃取其大者用指控之蛇不能

去烹食利者任人而已其不合用

復振之有詞辱蛇始散有村學

究某甲偶於道旁拾得一冊喜

而讀之忽見羣蛇風馳電掣懸

然畢集大懼而奔蛇尾其後跟

蹤而追行至二十餘里甲極

倦不能動履蛇乃纏

繞其身固結不解

幸丐尋書而至

洞券險若放咒

蛇遂去甲始得

甫甫而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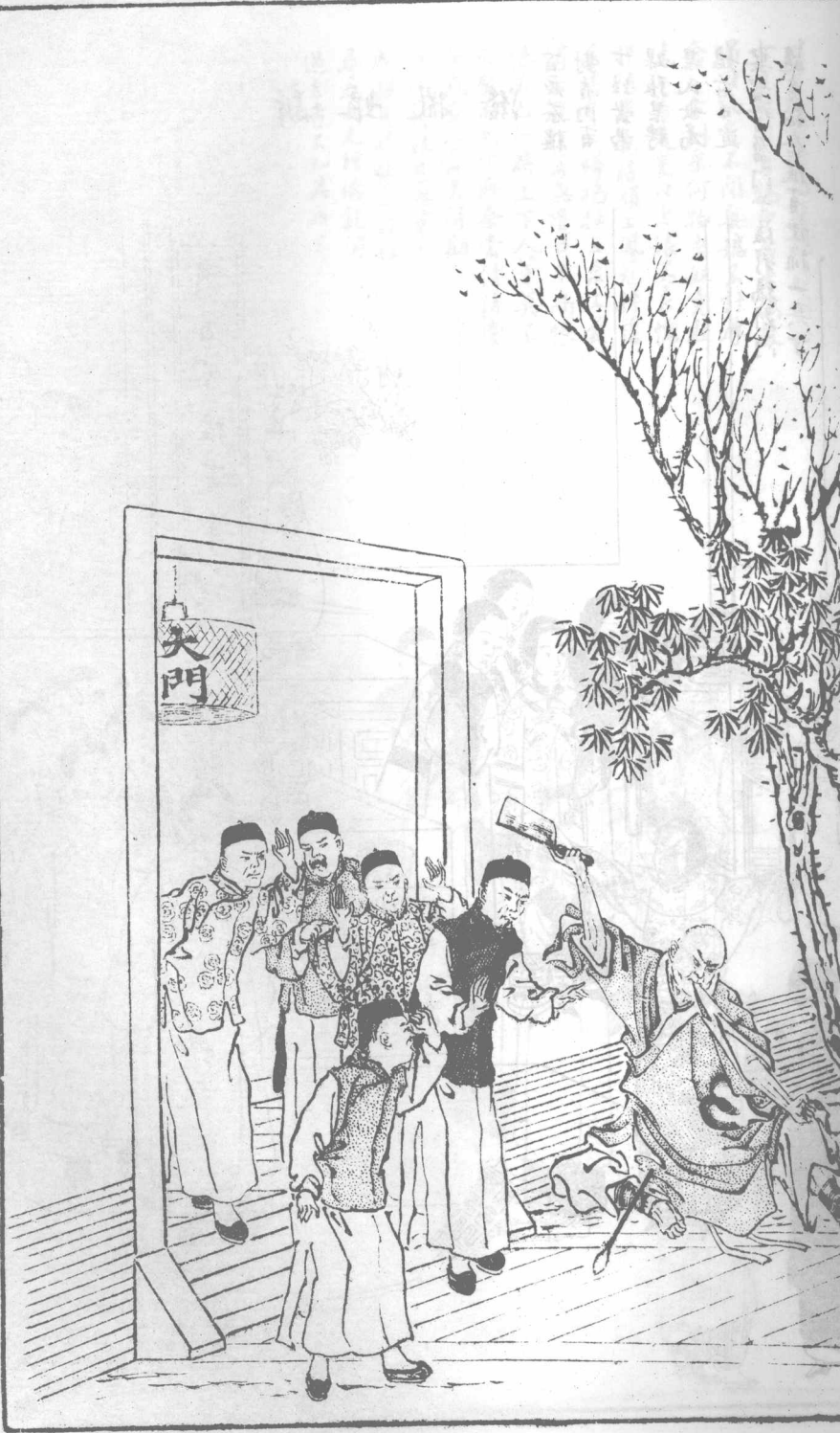
斫臂何為

人非圓頓無所哀痛迫切五枝無地自容未有不愛其體膚而肯輕於毀傷者然則斫臂割股等事忠臣孝子時或有之未可以為非也否則匹夫一談吾無取焉近世惡僧募化往者無端斫臂其徒負聽聞甚有因而斃命者意謂之何哉江西廣潤門外日前有一僧芒鞋竹笠胸前荷巨木魚至某潤門首大鳴小鳴叩不已旬日無應者僧大怒適一日有好事者識之曰此輩募捐名為修寺塑佛實則為僧間言去德即袖出利刃斫其臂以明心跡當時野無道地人亦倒地眾至相與譴責捐助某潤亦輸白金十元及僧驚駭昇之而去噫是豈佛氏捨身之說歟然其意謂之故出此末策則此僧之童心利德也可知謂之惡奴誰曰不宜

命
機



大門



新 娘 撒 潑

百衣茶樓
 對弄內有
 丁姓者馮
 媒張某聘
 某氏女為
 媳前日迎
 娶賀客盈門午後彩橋列門
 隨身粧奩祇有便桶一具丁



齊眉舉案百年祝

以景沈蕭條向張媒話問証
 女竟應教自稿中奔出屬教
 喝曰汝豈不聞娶媳不計厚
 奩之古訓乎何物老奴竟敢
 曉之若是豈以老娘為良懦
 耶語畢竟將頭上鳳冠掙落
 並將身上蟒袍扯去桌上花
 燭亦被打落無遺口中高恨
 恨不已一時上下人等莫不
 大驚失色丁無奈當倩後堂
 女戚黃人之前來解勸
 始得新娘息怒草
 成觀其時張已許稱
 尋我女兒理論託詞
 逃去查不知其所
 然當時見者莫不為之掩口
 葫蘆嘆為得未曾有云



鏡圓結髮

金陵人賀某弱冠解文娶妻賀氏美而賢琴瑟之情頗為嗣以家道式微避債遠行久而不返賀氏孤幃困守無可奈何遂祝髮於某庵若齊魚衛鼓謝

飽慶緣瞬已十載於茲

賀自離家後束髮為道士以卜巫術糊其口歲獲稍豐累有儲積仍還俗家裝訪求故劍莫得音耗一日遇

賈於途疑之潛倩女戚往詢顛末果其結髮人也欲

圓破鏡而氏以牛山濯之為

慮賀曰何見之迂也今天

下事無不可作偽遂購髮

綢與之實攬鏡凝妝依然

三十許麗人也携歸卜居夜

竊疑固復為夫婦也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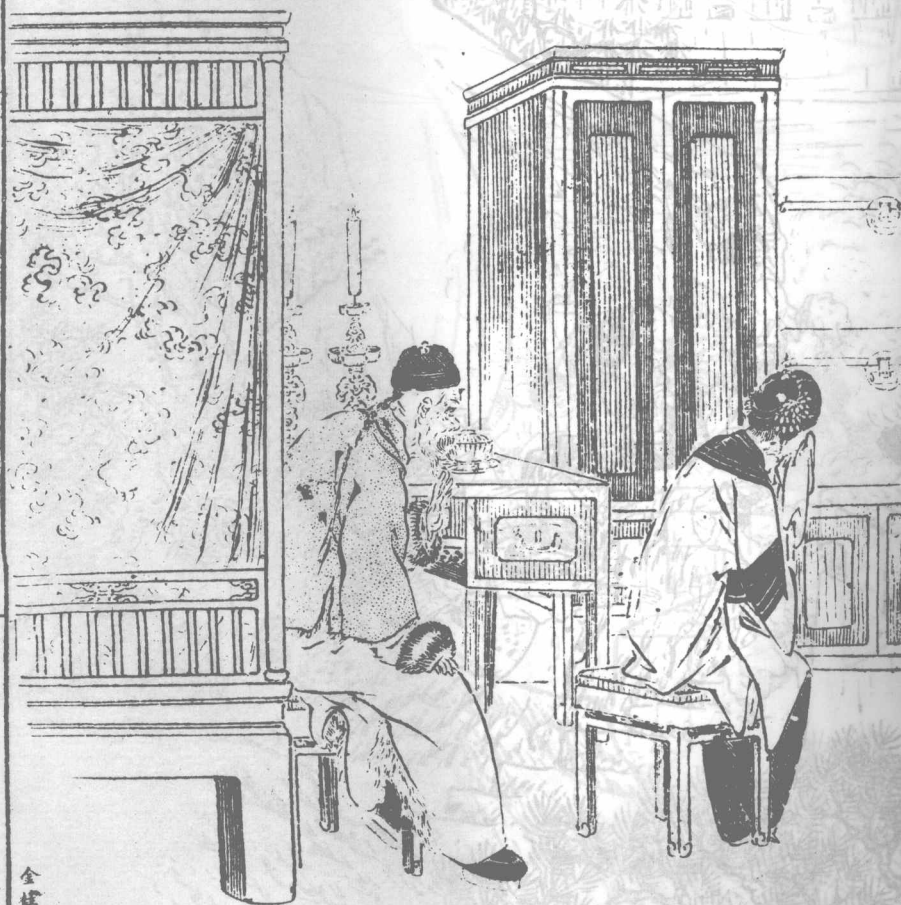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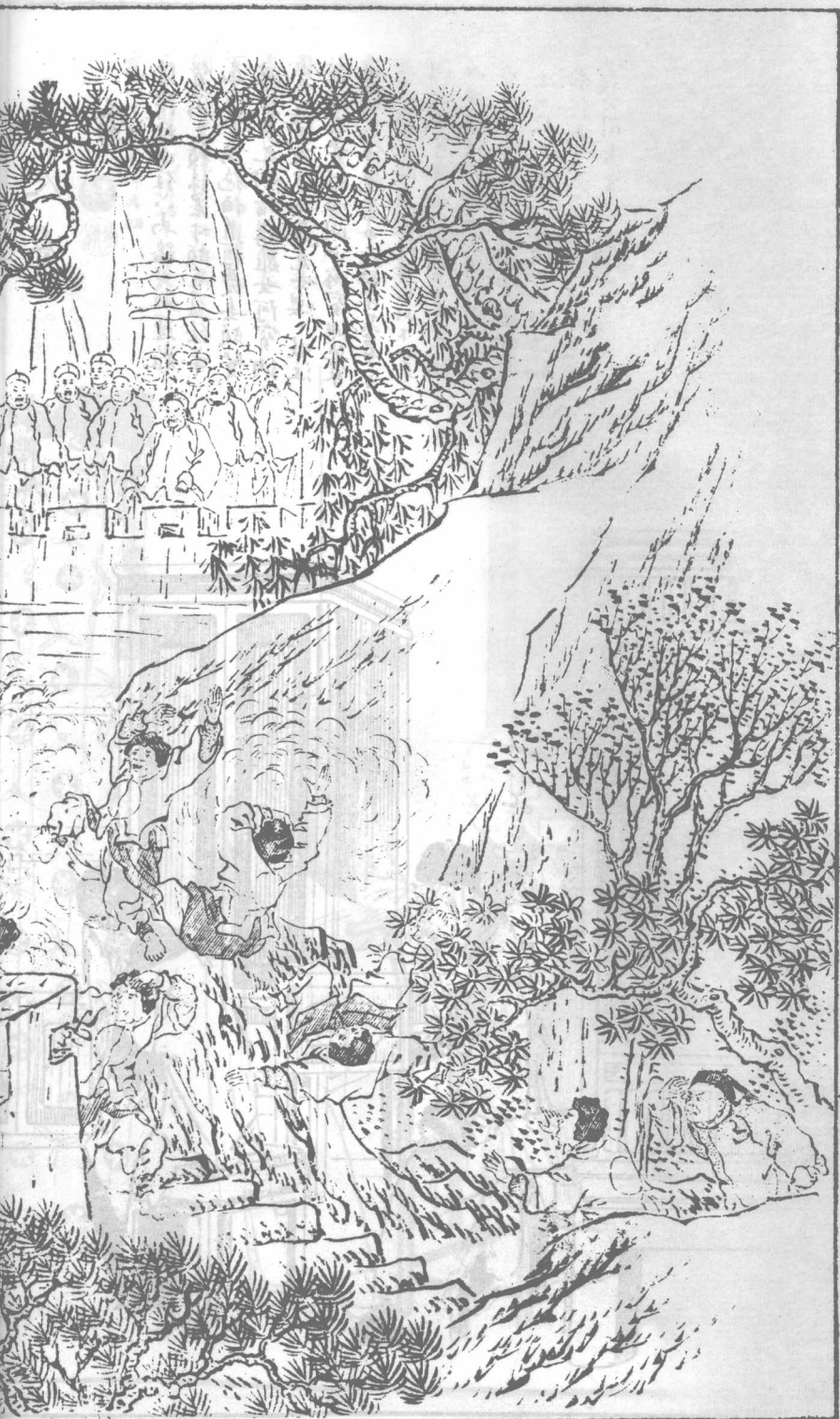
全人卷

屬

陳得挂向任六馬路以販運雜
 貨為生積錄累寸頗有盈餘幸
 在夜中尚抱伯道之憂妻頗賢
 泔慮夫之嗣暗購雛女阿寶納
 置道室及陳入房見女嚶嚶泣
 玩嫌已老慰而問之何寶港述家
 世謂父係蓮幕中人幼字某第
 子今因父故無依故母出此下策
 明彼小兒實命不猶言之不覺傷
 心再陳復詳詢女原夫籍貫喟然
 曰吾年老矣復何忍離人婚姻哉
 遂函招夫夫來泥領回且助以妝
 奩俾成眷屬女感激涕零拜陳為
 義父同者多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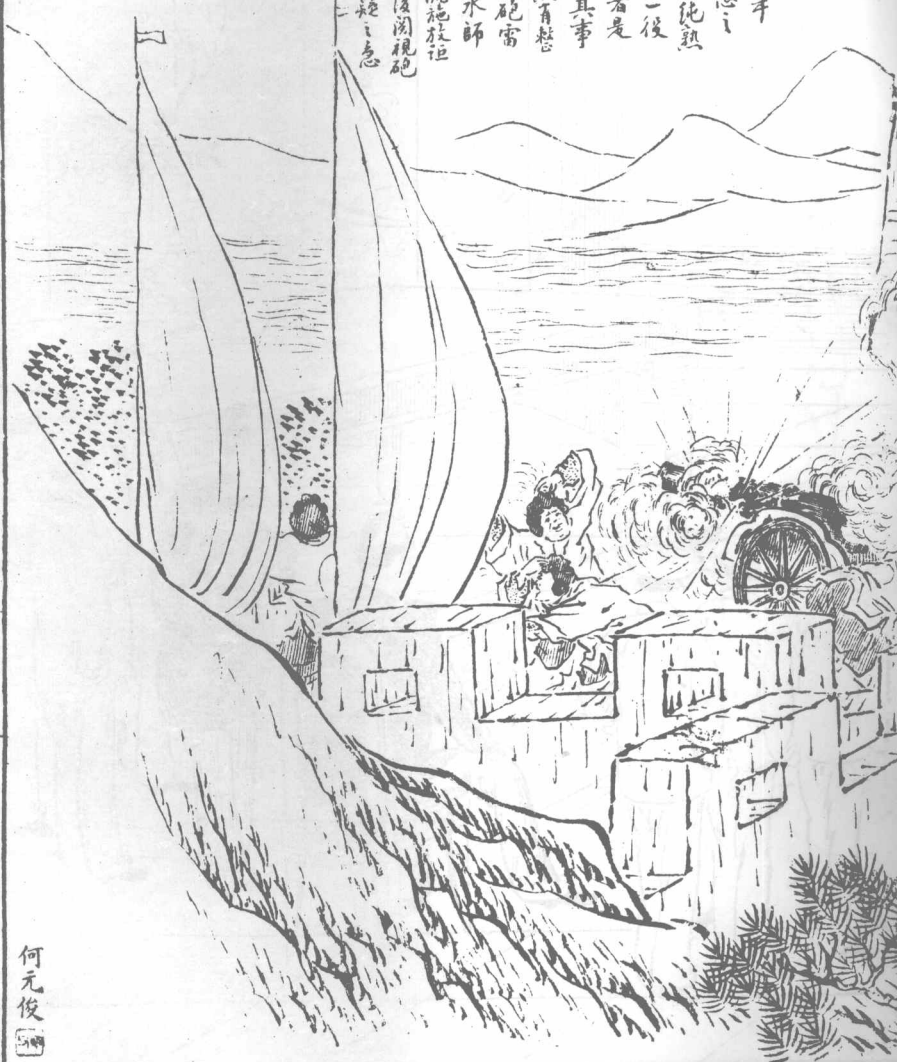
所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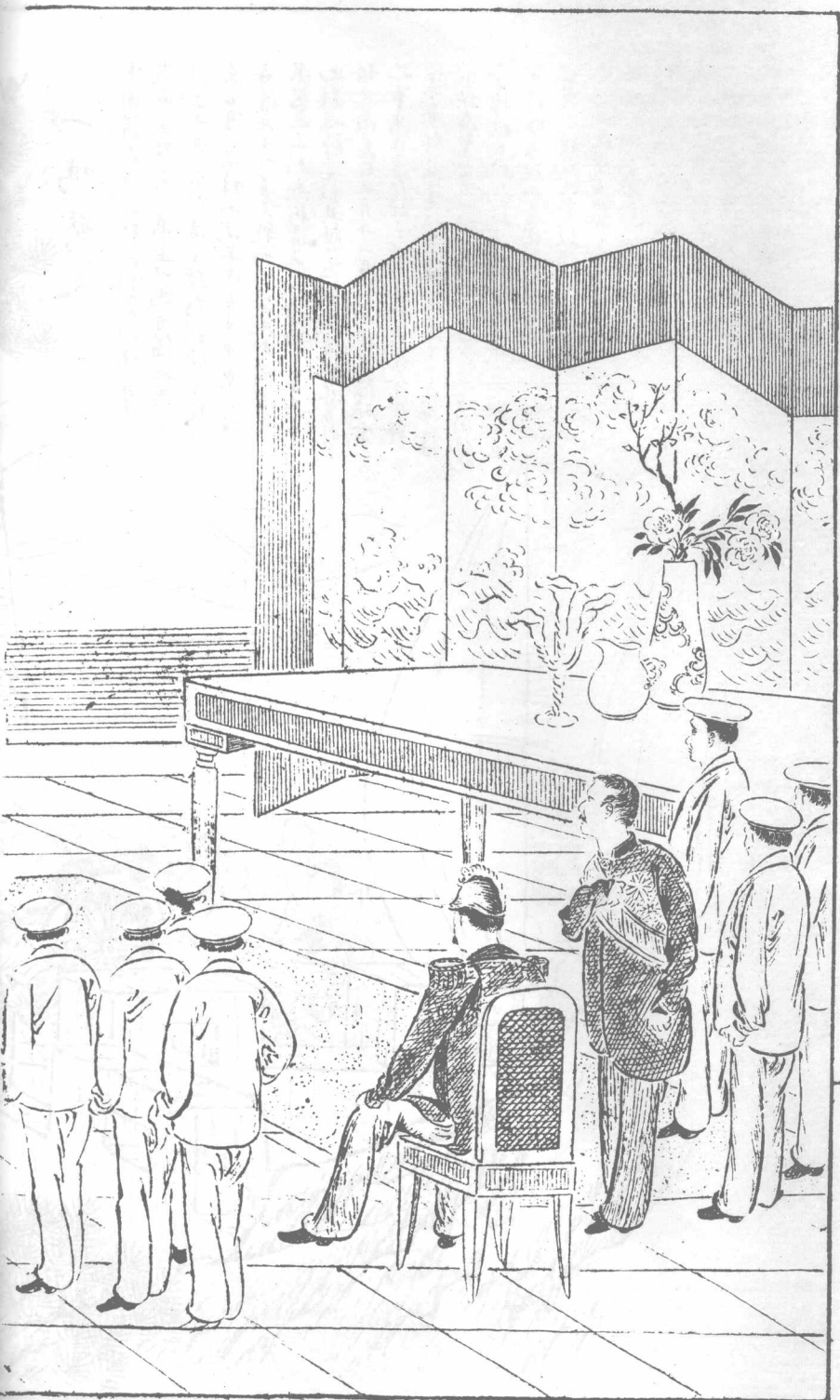




一鳴驚人

中國講承軍政聖兵利器訓練百年
 歲糜巨帑數百萬金以為有備無患
 計二十年未製造之精勤訓練之純熟
 當亦可以及鋒而試矣而去年中東一役
 各營兵士克去不戰而逃望風即潰者是
 果器之不利歟抑亦無人焉為之善其事
 也劉峴帥深知其弊德宗前發慨然有整
 頓之志爰於十月十二日有閱視水陸砲雷
 之事是日由弟錄王江口草鞋夫先令水師
 學堂中教習學生携帶魚雷多具在中流施放詎
 電機屢擊雷不一鳴峴帥深滋不悅迨後閱視砲
 臺操演巨砲連發五再砲亦不震勇丁疑之急
 詢後膛審視兩子藥均已燃着一
 鳴驚人彈皆反擊致傷弁勇十四
 人主事既帶官恐失憲卷飾辭解京
 板峴帥默之而退不知將以何辦理
 也聞此說係官場中傳述中國兵
 事承平時猶如此若遇有事時若
 之何杞人憂曷其有極





衆志成城

臺灣義民不靖本埠新聞報常載其事茲悉該報又得倭信謂日本總督願以義民為患因託某僑漢婉示求和之意並准其義民立約從長計議云云衆義兵因知甘肅社訂期往見日督是日為首者共五十名各穿戎裝親赴會宴席間衆義士起而言曰臺民自歸化中朝以來咸情土產樟腦茶葉金沙煤木等物為活今爾國果欲求和我等亦無不可惟不啻髮不改裝且一切民間權利仍應悉聽民間自便爾國不得致我無辜奪民之利至於征收地丁錢糧一項臺產向有上中下三等之分應聽鄉社重軍先議減征一半然後再由總重復核收交貴德督存案按冊科心庶幾不失而家和好居則諸朝相見恐將於貴國不利也日督聞言猶豫未決衆義民乃一哄而散活曰衆志成城彼日督且將奈之何哉



靈竹符活

人

辰州符術能治各種疾病

每有奇驗近世多江湖冒託

之流故多不效非真符水之不靈

也聞及今辰州府人尚有擅此術者

其得滿庭相遇應手而起化回生者治

亦佛氏所謂有緣者歟漢皇之前有某姓

沈水坊主被野伴毆傷婦人昇至郡閩府

高王筆祭我雷求驗時已面色全灰度

以有不可救日之勢適有辰州婦某氏乘

輿而過聞喧嚷投詢悉其故遂命停輿啟帷

而不按視其身書符治之頃淚水切立即能

起立病已霍然若失再三向氏叩謝祭我神

其術叩婦姓氏里居亦不吐實遂從容乘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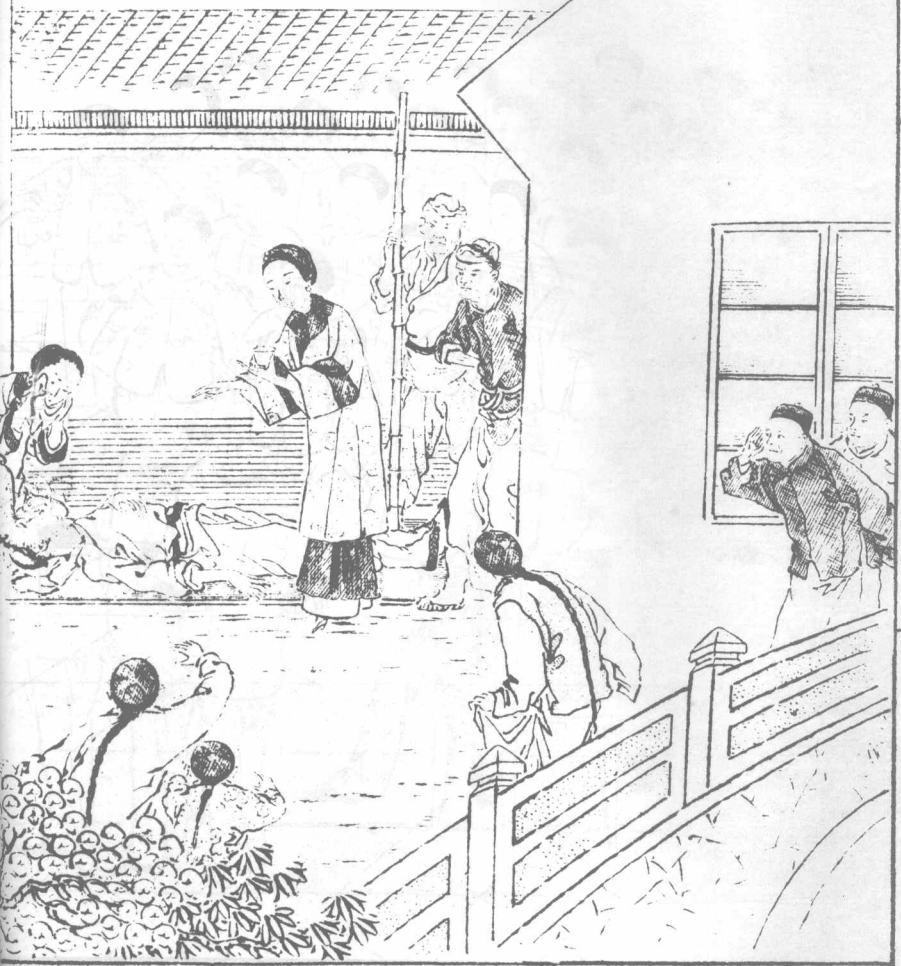
而去巾幙中有此能手偶者測意立起沈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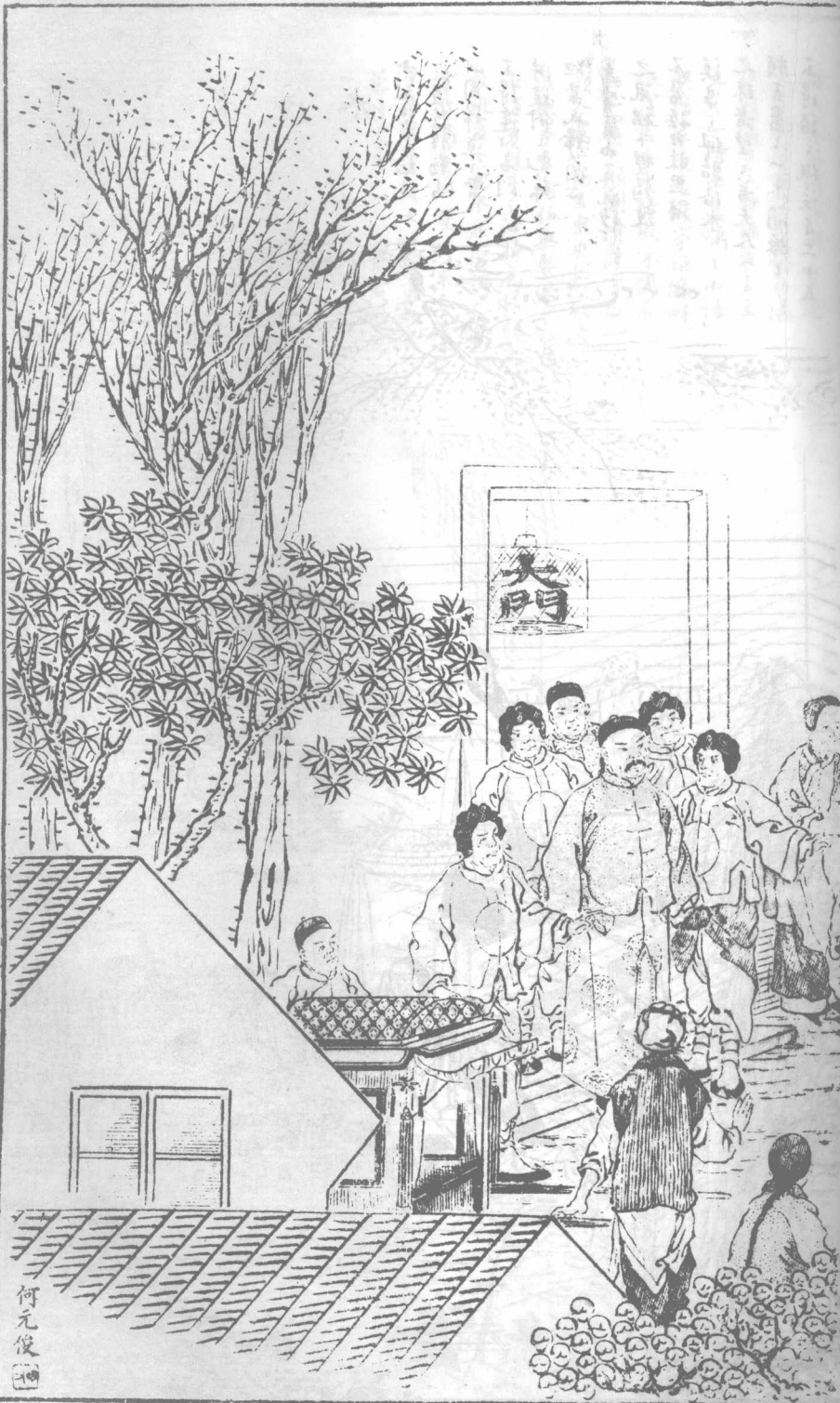
翩然而來飄然而去不求名亦不求利不可

謂非奇人也彼術士嘗得皮毛毫無補緝

取夫言不漸多方物索其何賢不月之相去

縣誌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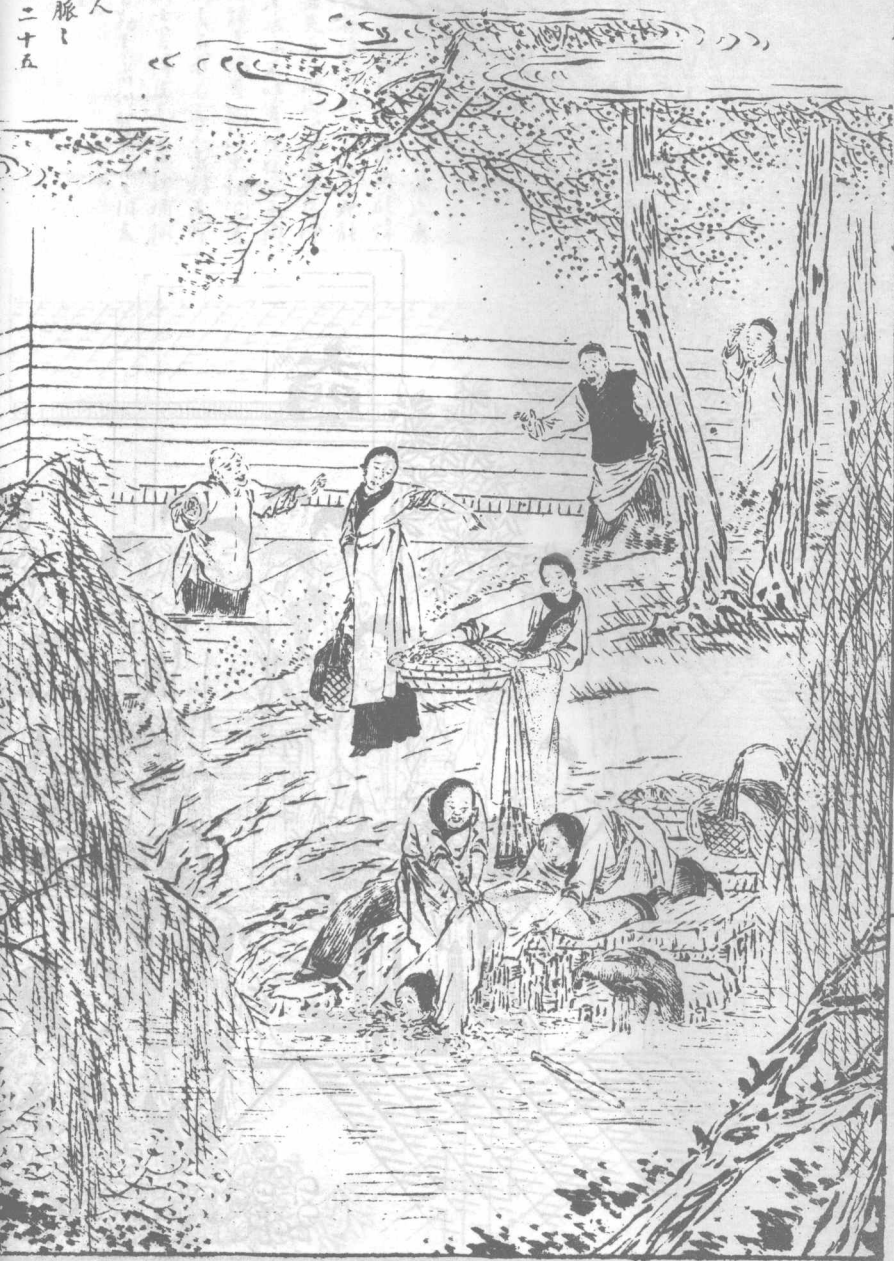




大門

洛花流水

小家碧玉臨流
 浣濯操作勤
 此固婦道之常
 不得遽以名門
 洪媛例之也蘇
 坦某氏婦蘭心
 蕙質有西子浣紗
 之風裙下雙鉤瘦
 不盈掬以故思解
 漢事之佩昭洛水
 之珠者望之若天人
 頗有盈一水間脈
 不得語之概段月二十五



日天寒風峭婦媵未遑
 又在新學前河畔提籃洗
 菜時適三姊妹夜至玉
 亭一時畢集喁喁小語
 共話家庭瑣事詎離畔
 低窪雲水結成冰偶不
 任心畧一頓側滑墮已
 顛入波心宛在中央氣飄凌
 波微步幸河伯無娶婦一智
 女俯看援手之心持危扶顛免
 致桃夭之逐水遂折腰一柳已
 書淋漓蓮瓣雙移半多錯落
 少年選事遂大呼為出水芙蓉
 答怪思秀色之可餐不願芳
 心之欲碎輕薄人折何忍心
 乃不競脫飛也



火

會成園

救火之政自古有之而

莫務於今日尤莫精於今

日之西人而人自其我中國

通商口岸先至滬上閩粵凡相界中遇有

失慎情事無不立加洋龍皮帶車及乘水手

馳往撲救大會中人衣諸衣戴銅帽常思倉不

顧身以趨利若居人之急治所謂欲善其事先利其

器也誠深博也言救此等事莫法莫三

果皆然而法亦獨有映照之舉事至

十一月初九日法國官龍西人招工部

向石徑前時龍及車掛到齊整

各水夫均穿衣戴帽一以救火

時裝束為三兩旁近後用照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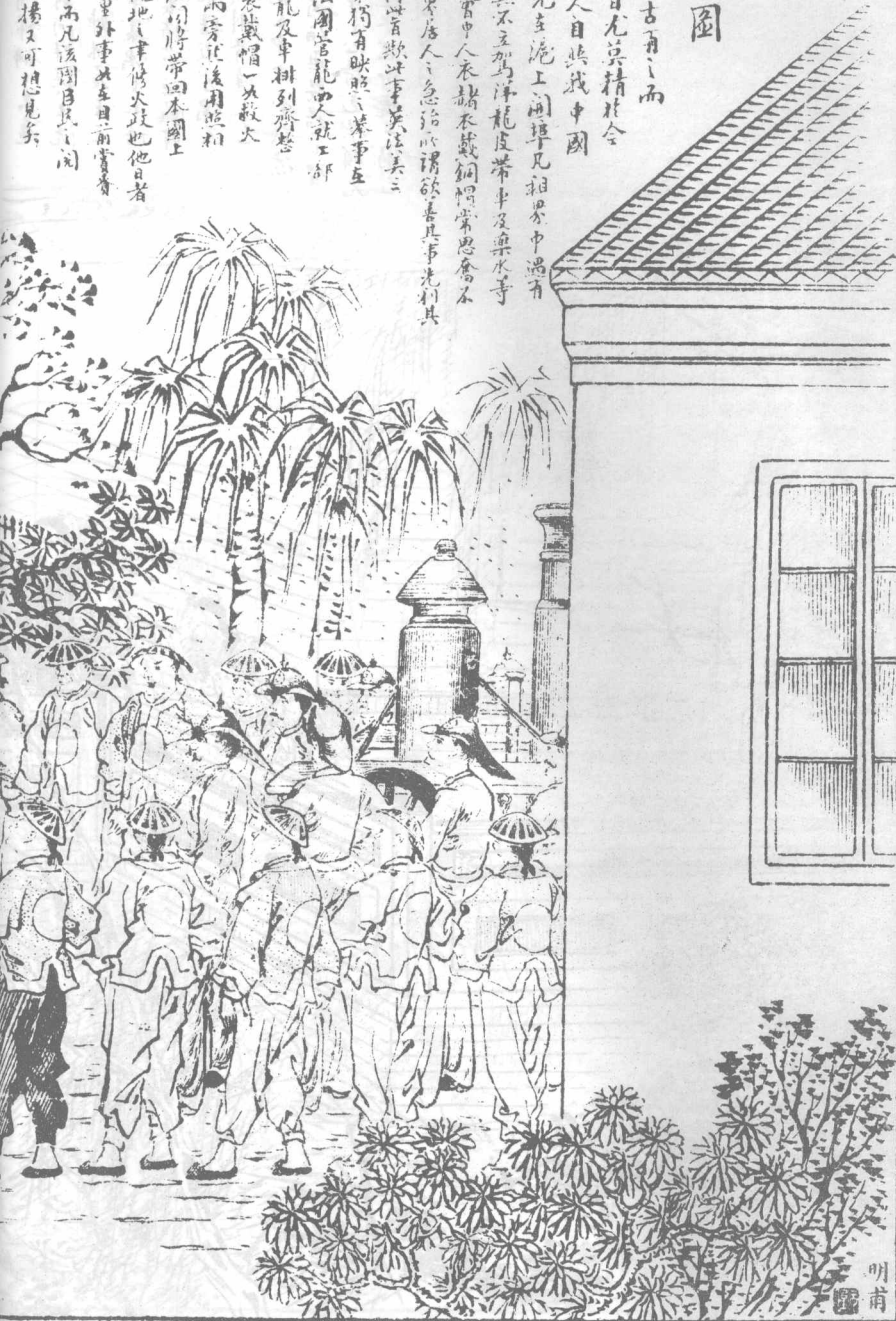
機器映成一照則將帶回本園上

獻國皇也亦港地之事修火政也他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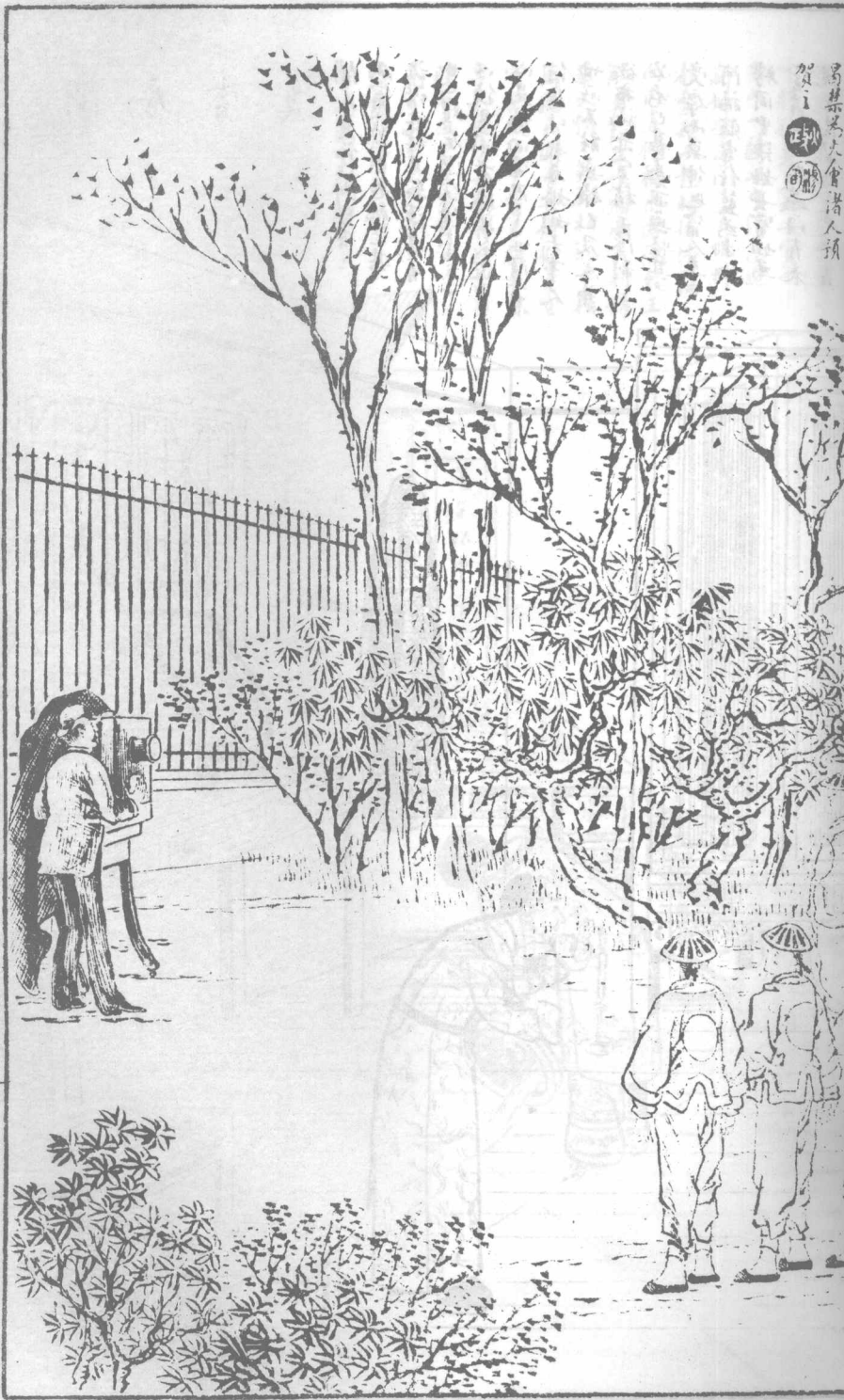
園陳設歷萬里外事其在目前當者

之預當可預卜而凡該園自具之閱

是園者其頌揚又可想見矣



高林... 會... 人...
加...
正...
冊...



閨房嘗糞

閨房惡俗江浙皆有
 不富波為尤甚既恣其
 詆諧又肆其輕薄甚有
 甘心踐屐潛伏陽臺之下
 以偵見聞者淫浪笑傲申
 心是悼回首思之亦復有
 何趣味哉且婚姻大事人
 世所不能無推己及人弗
 欲弗施亦宜稍示限制
 必為已甚焉亦無怪其
 受辱而莫伸也甯人李
 阿福販賣竹籃為生幼
 聘同里張姓女寶姐為
 室前日迎娶過門有表
 親王某開房之興風者



霞翠未人不備樽伏床
 下將待楚襄神女雲雨
 巫山一聽此中消息迨
 新婦登床問下有嗔忤
 般雲疑而起暗捧淨桶
 向內直傾穢水淋漓致王
 簡鼻難忍滿闔而去新婦
 舉火痛之矣臉相親也稱
 萬福且謝曰長短妙手空
 空兒故使一膏未辨香味
 早知君子為敢為此王日
 瞪口呆一言不替
 飛步而逸次日孝
 恐傷親痛因持
 香燭為之服禮
 按此舉雖曰孟浪
 然亦可為好事者
 作當頭棒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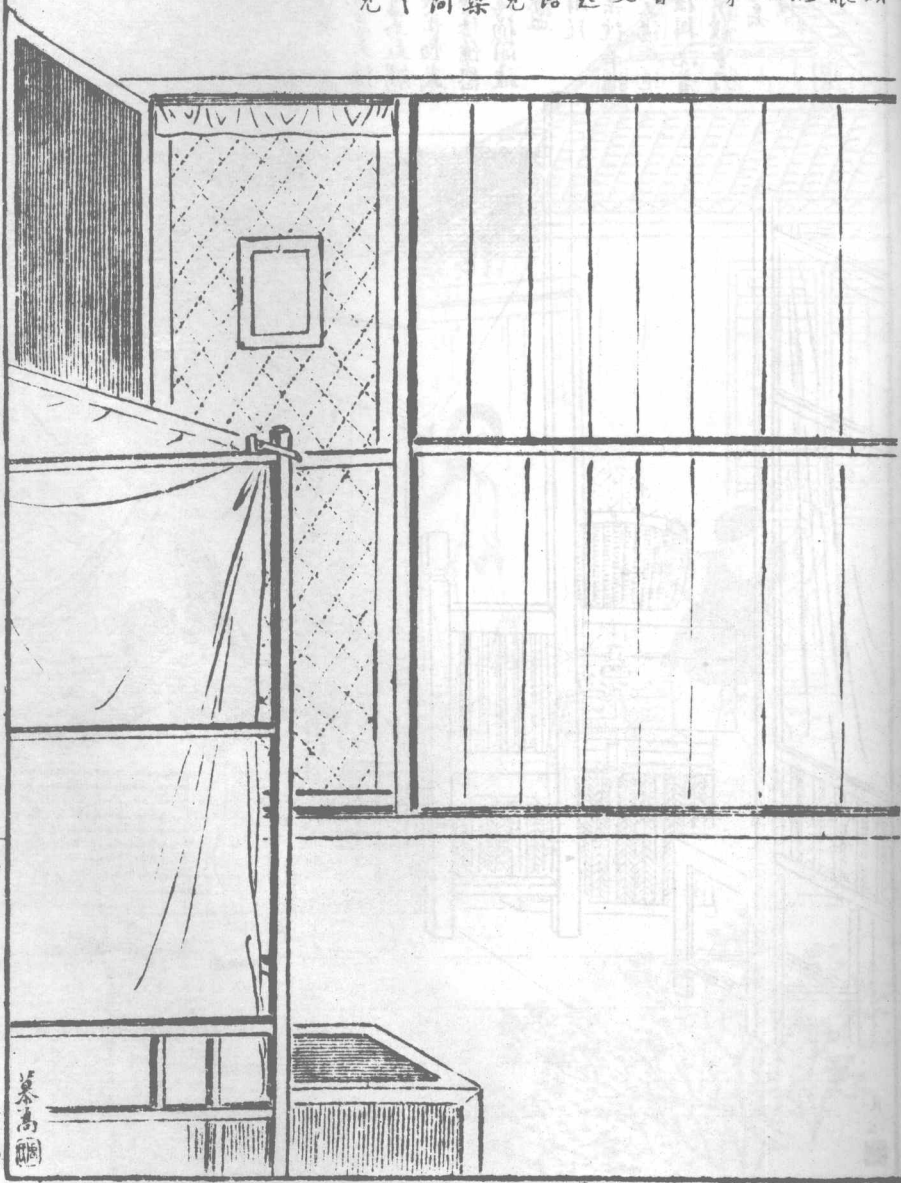
頭 上 生 頭

甚佳曰在漢南宮見一壯漢
服飾甚麗所戴之帽甚高
異而歸之或曰此武秀



才也其帽之高者係其頭
 上生一小頭髮清眉秀眼
 有珠而口有舌日則倦睡
 夕候生熟寐而小頭乃醒
 與之言則解答過強梁穿
 窬而入則能喊且該生小
 頭之靈不庸於去頭也曾
 有人留之宿而偵觀之更
 深歎武當睡須更斬殺起
 而林中童音作自言自語
 揭帳而視果小頭醒也見
 人而喊告之曰予非強梁
 也則止問之不答次早問
 武生茫然不知也天地之
 大無奇不有又何必少見
 多怪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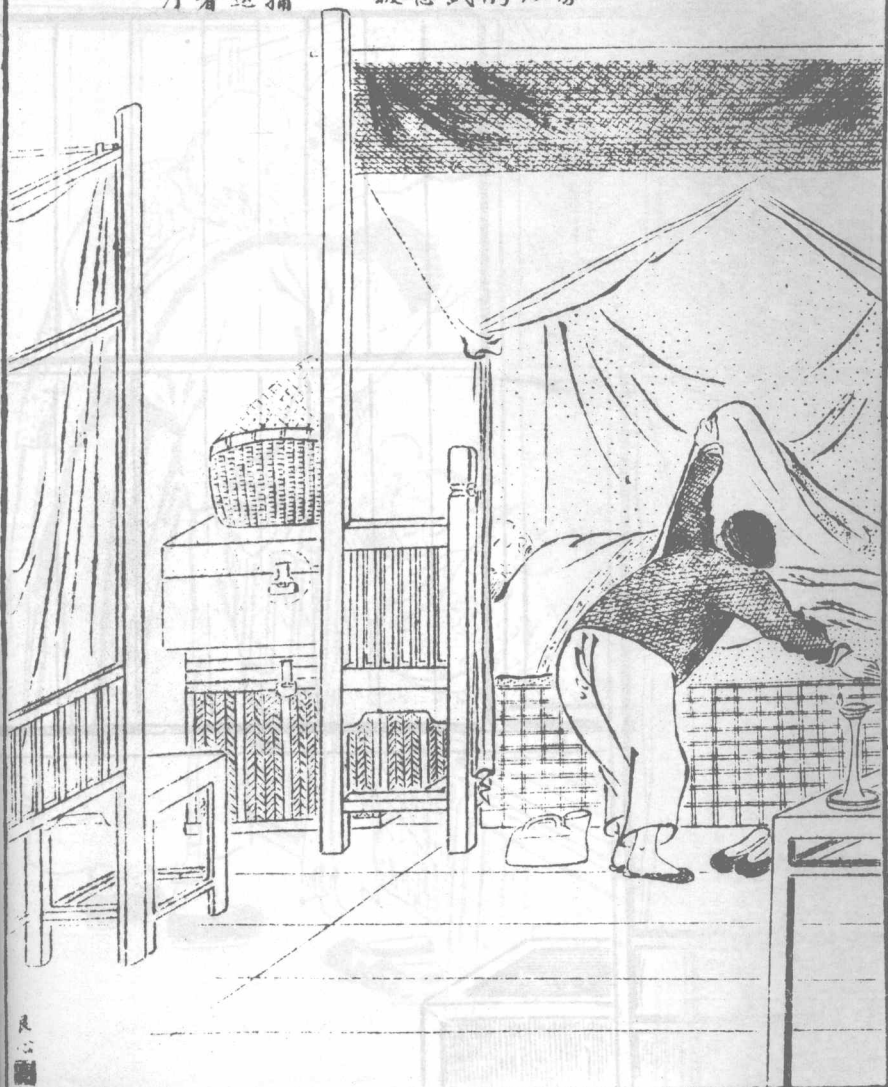
卷一
 第...



啞 勢 奇 聞

挑渡夫陳長法越唐也借居某界
 天潼該老街某官棧前晚忽失係
 帶一條褲尋無着肆口辱罵致觸
 同寓江北大張阿星之怒發乎動武
 當由旁人勸息旋又安睡詎陳餘怒
 未平乘陳睡熟奔去床邊揭開被
 窩猛啣其執陳痛極狂呼血
 殷淋漓棧主聞之趕為解救
 而陳已受傷甚重因喚某院率捕
 將張拘入捕房一面將受傷人送
 同仁醫院求治俟傷痊核辦說者
 謂該二人口舌之爭無其下禮事乃
 忍而為此謂之何求吁奇矣

拾遺
 一



頑

童

惡

劇

兒童游戲事不一端

淘氣何事不可為樂然偶一

不慎損且取易滋事况漫別開生

面半途未松野風俗有頑童裝雙

動以備針紮難毛於尾的竹筒中口吹

之針如箭鋒利莫匹有心人方切隱憂

謂誤或傷人事將若何一日有華亭縣署

前某姓谷匠之子某甲與鄰孩某乙同玩

街頭乙孩吹針為戲適中甲孩之目登時

痛極仆地幸其父聞啼趕至急為拔出而

睛已受傷匪淺恐不免獨具隻眼矣噫

紫卷之正果誰責哉



何元俊

北極難尋

北極風氣本報前已錄登
茲聞西報洋人那仙往
尋北極歷十餘年迄高未
到自是而後從未有能造
其極者聞昔有船艘至極
冷之海為冰雪膠粘固守
不能移是實

寒氣侵人水

亦成冰萬不可飲蓋恐寒
冷之物入口即凝腸胃被其
割裂故所飲者油酒而已

即火禁亦不能燃該船

主知不能免遂吃筆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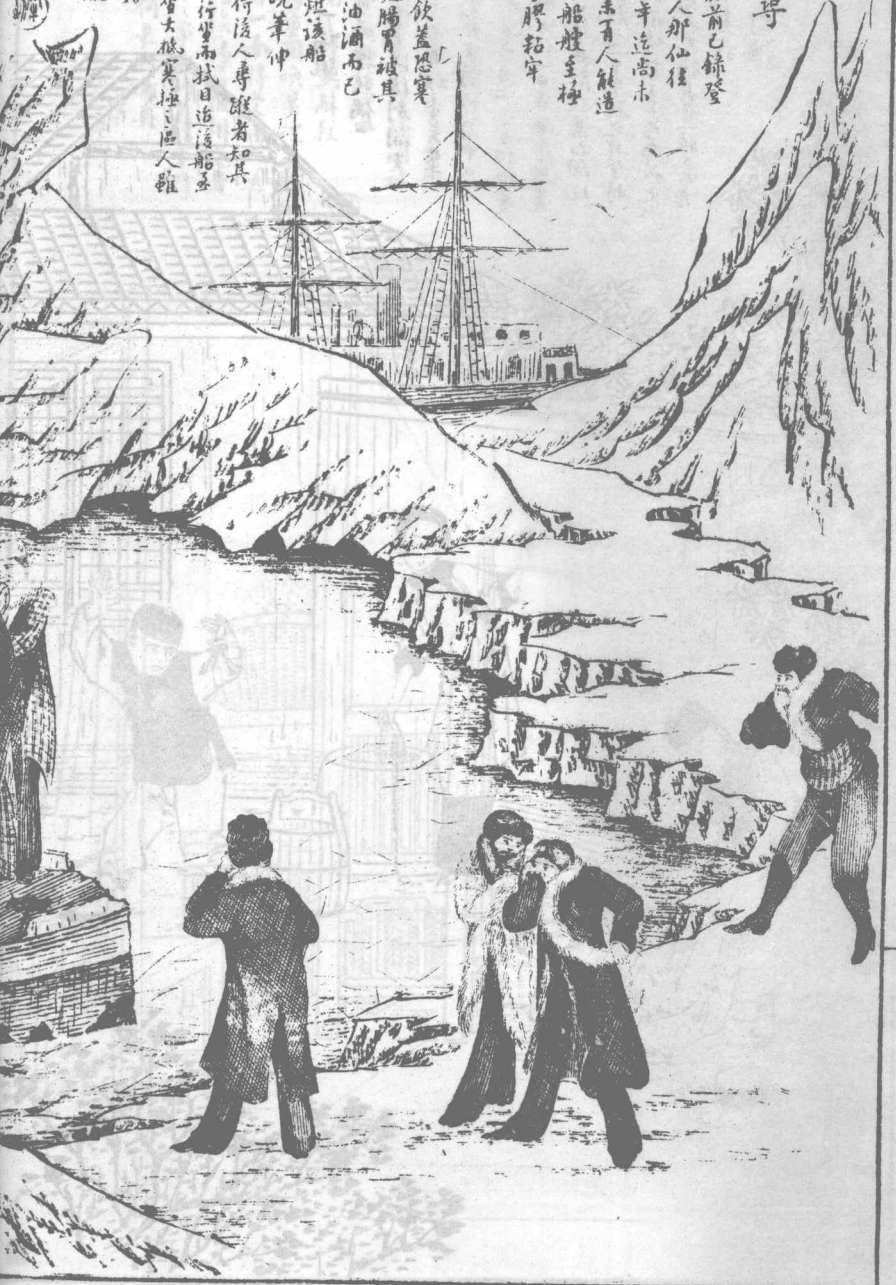
紙欲送一函留待後人尋蹤者知其

情形奈書未發行雪而拭目追後船至
見其人尚搖毫兩皆大搖寒極區人難
止而身不化也而人好

奇後先相映不更難

不逾速一至於此誠

加人一等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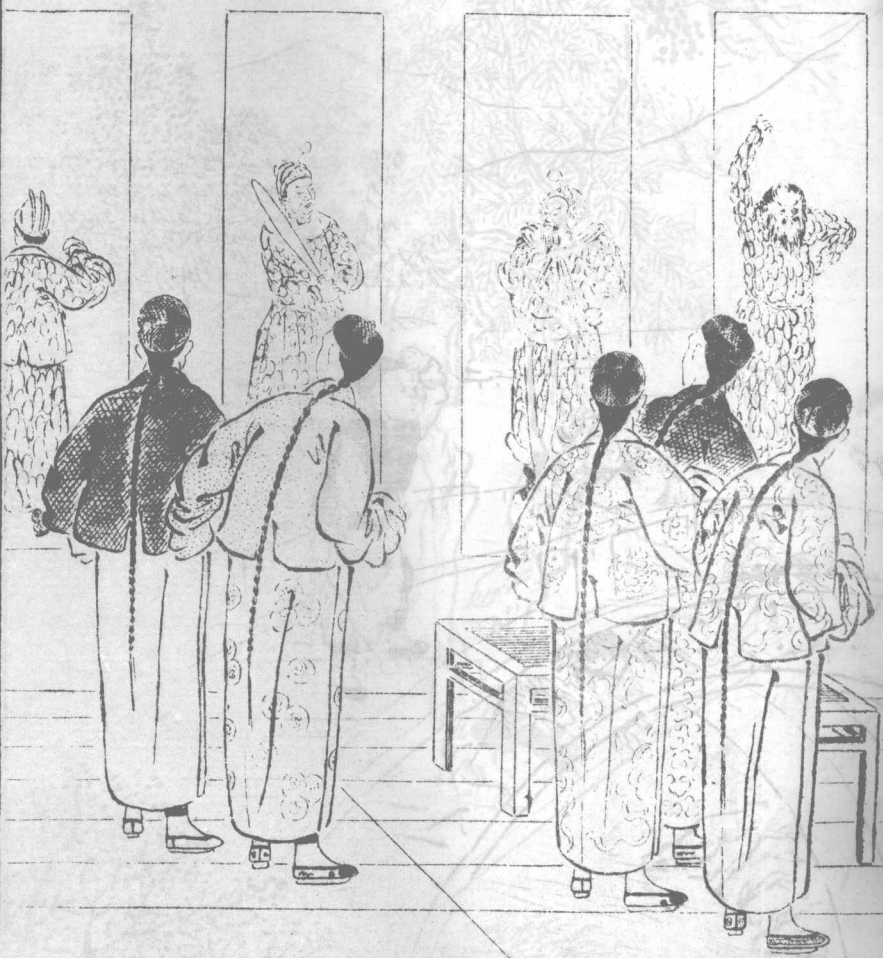


畫師奪魄

湖中畫師馬依善工筆好
 繪秘戲圖所景生情曲盡
 其妙般色精甚求畫者踵
 相接馬日夜寫寫物苦不
 久一兩日漸盲醫治不效與
 可為計乃朝夕禱於神前齊
 戒沐浴指壇扶乩一紙責其
 穢筆一海淫合受雙首一罰
 馬乃誓改前非亦勸同業
 戒求赦乩又批令七一靜
 修可許光明一此馬乃設壇
 靜坐亦學扶乩朝夕運煉坐
 三十四九日漸微明不懸手
 舉筆一自能動初則滿紙
 畫花復閱月餘一日懸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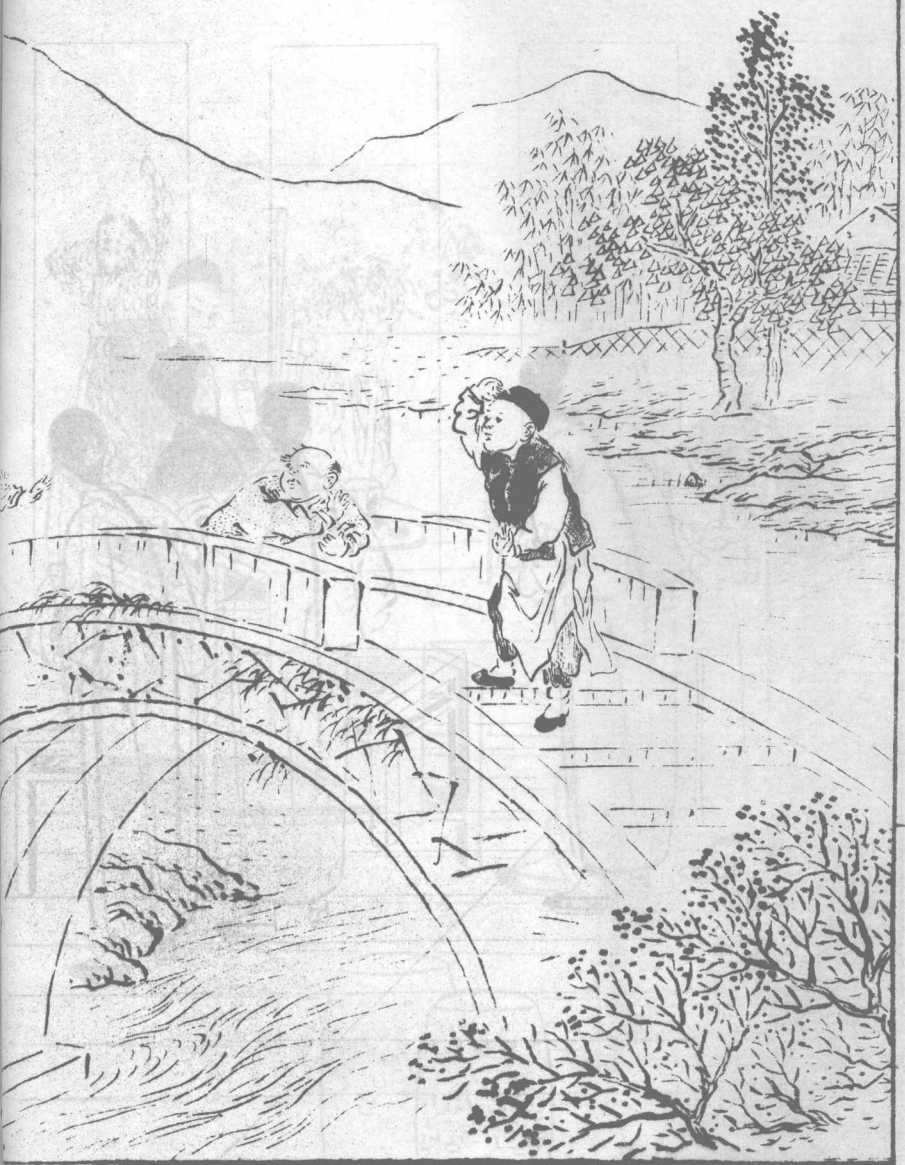


試之見羊倭、飛羊作
 園一箋、燕千園乃已次日
 又試之、又復作園、燕千
 連試十八日、竟明視之
 乃天祥大將之像也、其肩
 日頭、面手、足、身體、皆是
 園成、而且一筆到底、並無
 粗細、真鐵筆也、即曰描名
 手、亦不造於此、極是蓋
 神、譽其悔過、誠而特降
 其壇、以園之伎、深乎不
 敢再犯、彼畫家喜繪秘
 戲、固若其戒、



童子化虎

廣州東莞瑞有某姓者，其子名阿三，父性依道，既得一日，覺睡時家諸童相語曰：「村野頗惡，聞阿三曰：何難之有，我能致。」遂於神前炷香叩首而去。遂時為死猶，至任意誦唸，清童喜悅，聞半載師，又拜出童曰：先生歸，玉尚有數日，若能再清，生腥何妨，肉食子益為我致。」三曰：為此館近山中，常有土地祠，三連焚香，請宮前，地脫衣，化為斑虎咆哮，而出。諸童方欲入祠觀，其所為，忽見一虎，騰躍奔走，皆大駭而走。或曰：脫形化虎，右有人見，不能復從，原形，諸童連喜，其家大相，智異其父。次夜見虎，蹲路門外，不至亦不。潘人眾曰：「是斑虎，理宜遠去。」右是阿三，但虎應入深山。虎乃曳尾而走，由是朝來暮去，歲以為常。鄉人見之，呼名，即避。廣州人有見之者，皆為之責，稱異云。





土地司

大 襪 計

說文襪曰屨也

唐六典王公一

品朱襪六品五

九品白襪一一

制由未久矣其

大小稱是為一與

不啻蓋天下之是問

也然則大襪何為而作

乎曰大襪之作乃為婦

拒也一計也婦拒姦何

為而用大襪曰京師而單脚樓

茶葉店夥某甲少手輕薄某鄰

店某真婦有卓文君之風約而思為

拔琴之挑不得其間心生一計因購標布一

疋踵門求製素襪一雙意固不在襪也婦見

布俾有餘裕因問表裏精粗皆取裁於此乎

折另用粗布乎甲誤會其意適又購本色粗布二

疋予之婦問欲作若干雙甲以一雙對婦乃



大 汪
茶 舖

武 夷

送去該鋪補上甲展視之下其計不行不
 覺伊使夫已同當工價若于婦索一百二十
 布中嫌其貴婦曰價夫手工亦大非此不辦毋
 多言也甲無可置辦以委給之蓋嫌其性
 難之喜佔便宜故甲多有餘能之後取
 洞場其好竟能裝作痴龍其言截却老
 年使也身大機頭主於不庭廣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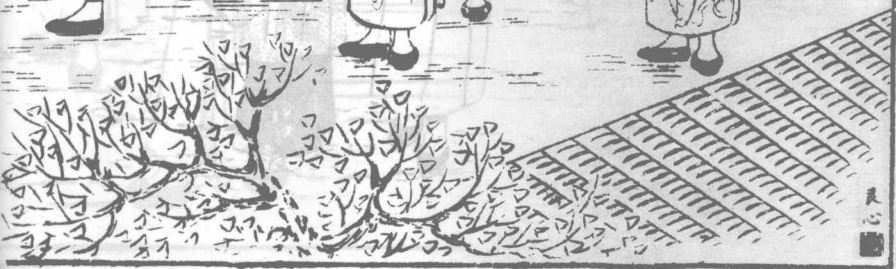
之前後其計不言而自

破同一計也婦亦喜其
 機就計也哉



賊膽如天

蘇垣訟鶴板場李姓巨
 室也前日為子娶婦壯
 奩之盛炫耀一時有梁上
 君子見高堂心乘月黑風高
 夜施其飛檐走壁之能淺室而下
 直入臥房時新婦好夢方圓聞鼓噪



起意欲偵察忽被洞者覺倒王展始醒
 則見房門洞開衣裳墜地查檢之下知失
 首飾盒一只旋見東墻下遺有竹竿一根
 且飾盒及銀器皆在惟珠翠珍寶已皆不
 翼而飛約計千金一語問單報官雖經復
 勘勒緝而該賊毫不畏懼當晚又至其時
 人皆未睡洞窗遙望見賊踞坐擔端揭瓦
 飛擊衆人不敢捕捉任其騷擾後宵而去
 自是無夜不至或詳口惡罵或擲瓦狂矢
 作種種惡劇而卒皆付之無可奈何吁賊
 胆若斯之大是尚威何世界耶

中
 日
 不
 麻



海外奇談

西人格致

學精夫備

矣暨其年

造其極矣而西人

猶思其數日新月

異進而益上有務淺

天地之奇窮造化

變者輪船之行於水

也火車之行於陸也

練之時於天也涉險屢

高風馳電掣華人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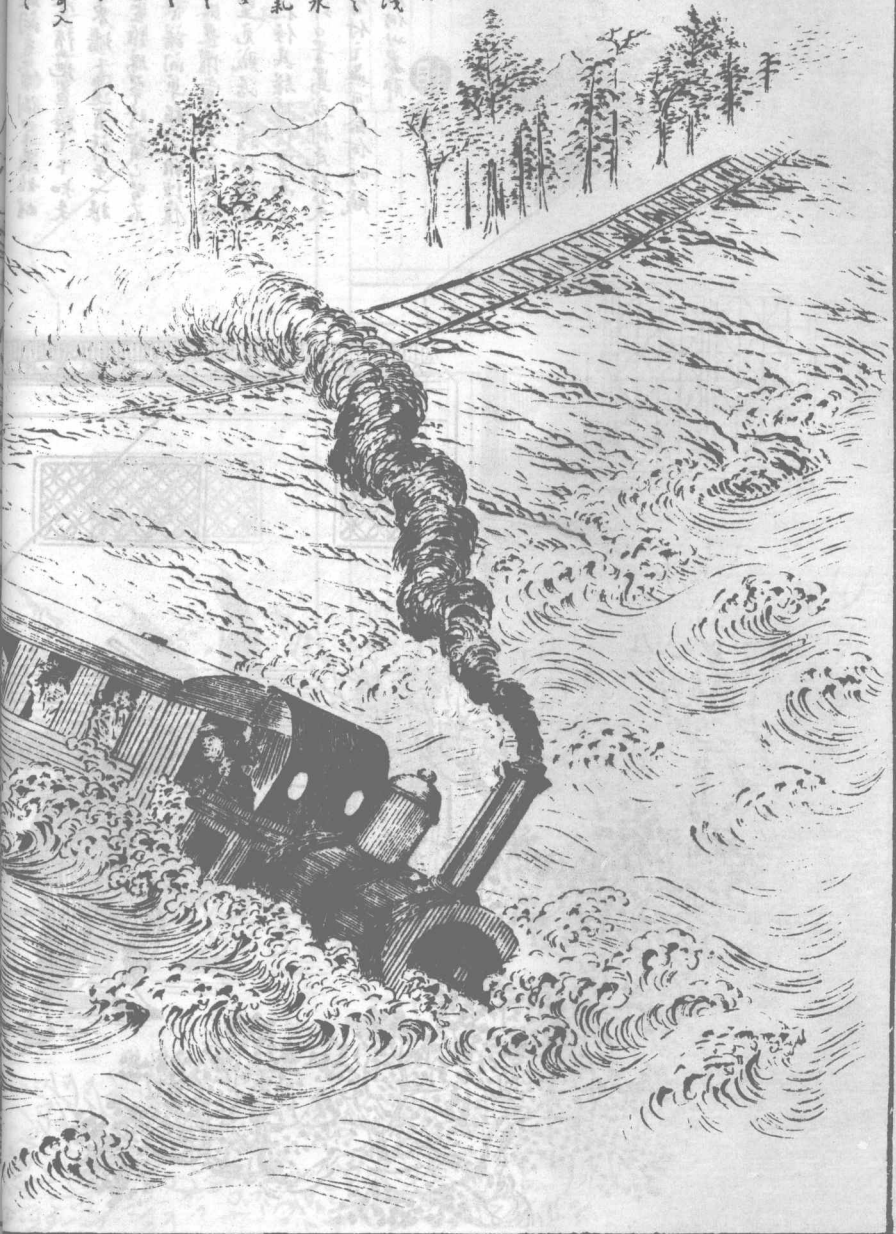
固已奇矣而西人視

猶不甚奇乃於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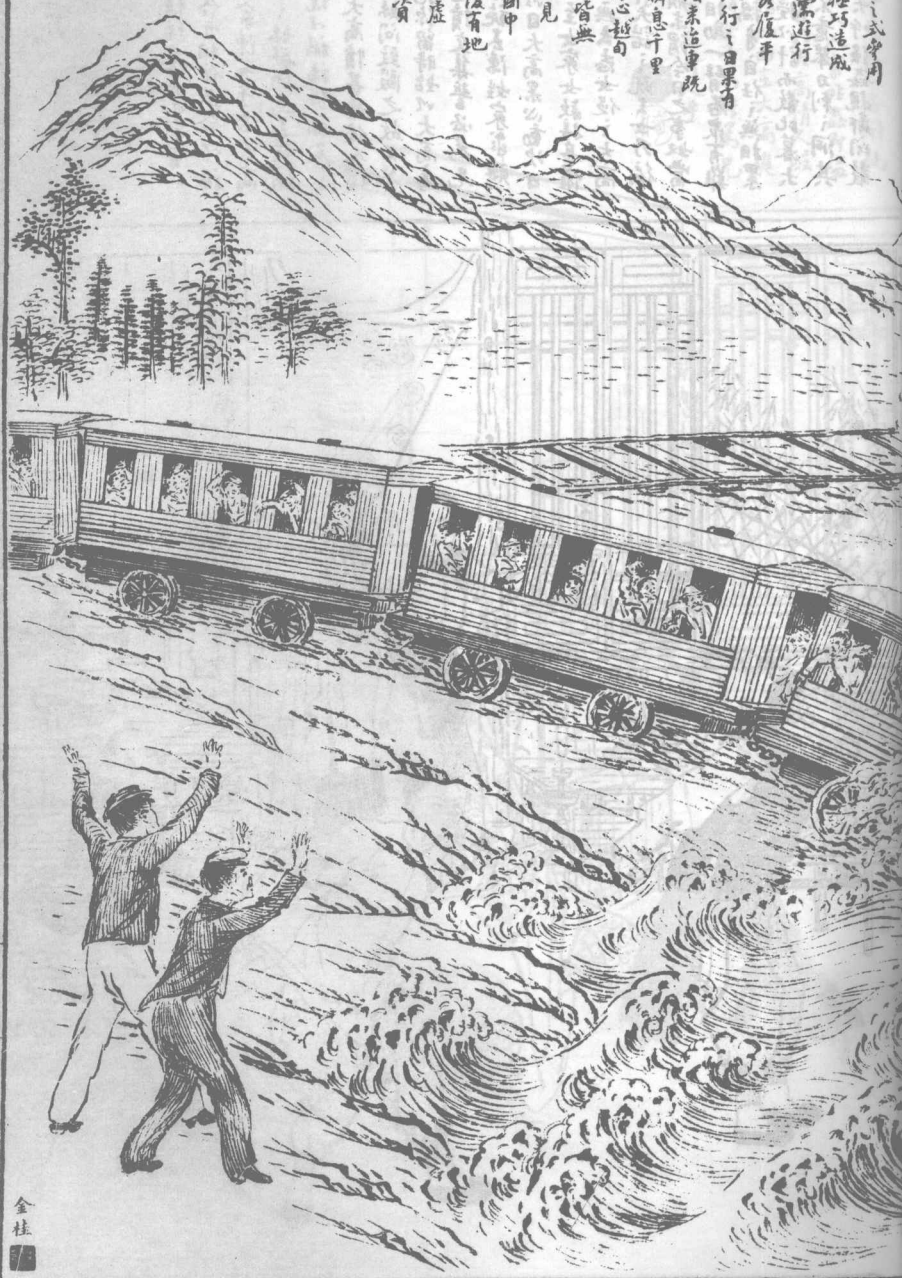
之外思製一遊海

車謂夫可於而海不可入

不足為奇人官抽曲



便也片是行火車之式曾用
 輪船之製器工極巧造成
 一車能入水不濕遊行
 自在諸客樂以為履平
 地別有洞天當試行之日果有
 好奇之士將袂偕來追車既
 開所破浪乘風瞬息千里
 見者咸為之寒心越旬
 日而車復駛回客館自無
 恙且歷述沿途所見
 禽獸草木一一圖中
 然則地球之外復有地
 球之說果未盡虛
 怪歎姑錄之以決
 談助 可意



妹報兄

遊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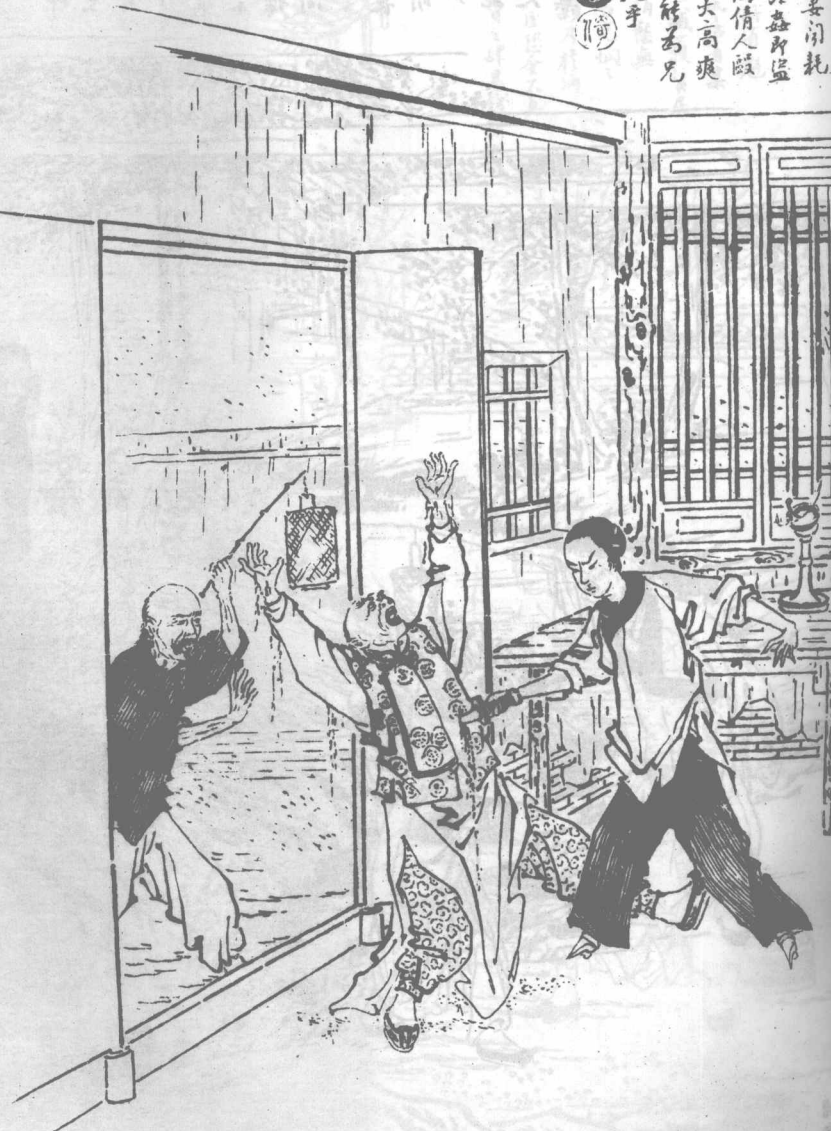
廣東龍門康恆福農夫也家有一妹名媛年僅及笄相依為命恆福備耕於村陳姓家陳有子名大高性輕浮恃恆福之妹欲納為妾恆福拒之大高使人說以禍福恆福不聽遂辭工而去大高憤甚陰使人攢毆之隣傷而逃妹問致毆之故不答未幾傷重而斃妹留時始以大高毒計告妹聞之悲憤交集誓必為兄報讐隱忍未嘗詆毀陳姓家求賻見大高而挑之以目大高果心動次日託為吊唁持物至女家女款接甚懼大高興甚流連無去志女侵以大高以黃昏為約女笑諾之既去女乃徧訴親鄰詳述顯未謂今日之事奴當手刃仇人衆能相助一臂者衆有難色女曰脫有後禍身自任之無相累也衆諾之女復授以計而散比暮大高果至女出其不意舉刀刺之洞其腹痛極仆地女大呼強姦親鄰聞救



畢集通時頭命其父及妻閉耗
 奔至中夜白晝夜入人家非盜即盜
 殺之何害且有告以大高情人既
 死但福之故者姑知曲在大高痰
 然而返夫以一弱女子而能為兄
 漢猶不減巾幗中之奇人乎



此圖之奇人乎
 漢猶不減巾幗中之奇人乎
 畢集通時頭命其父及妻閉耗
 奔至中夜白晝夜入人家非盜即盜
 殺之何害且有告以大高情人既
 死但福之故者姑知曲在大高痰
 然而返夫以一弱女子而能為兄



羽士遇鬼

羽士誦經控訣有驅遣鬼神
 之能故人樂供其衣食不用豈
 有及身遇鬼而反畏避不敢前
 乎松郡東郭有甲乙二羽士於
 某日更魚三躍時道徑隱隱
 見河東一人植立不動呀之不
 應舉燈遠視則見形容閃爍
 面目離奇頭其色皆白而中間
 似甚踟躕不辨誰何去聲吧
 儘主及故旋投以磚石亦不畏
 避甲頓憶雷語可以驅鬼乃朗
 誦一過見其形漸縮小心知
 為鬼不敢前行相共携手飛
 奔叩某姓門而暫避焉鄉人
 詳述曰王道士捉妖有髮無
 注吾於甲乙亦云



天賜金豆

貴州黔西縣東鄉荒僻，所有魁

星閣一所，歸其獨立，四無民居，有某

生，性情淳古，愛其清靜，携一藏，獲貨居

焉，無何，天文四夜，不報生消，愁無

計，恐窗偷視，見層酒滴，露白先烟，

潛用什念桃，一得金豆，其類乃枝滴

溜，露珠次桃，一合得金豆，一巨，堅金不具

因窺之，二十朝，命僕進一城，就寶肆，易錢購餅

用物，及僕在，前鋪，夥

估者，問曰：子欲當銀若干

答曰：一金，十銀，夥曰：生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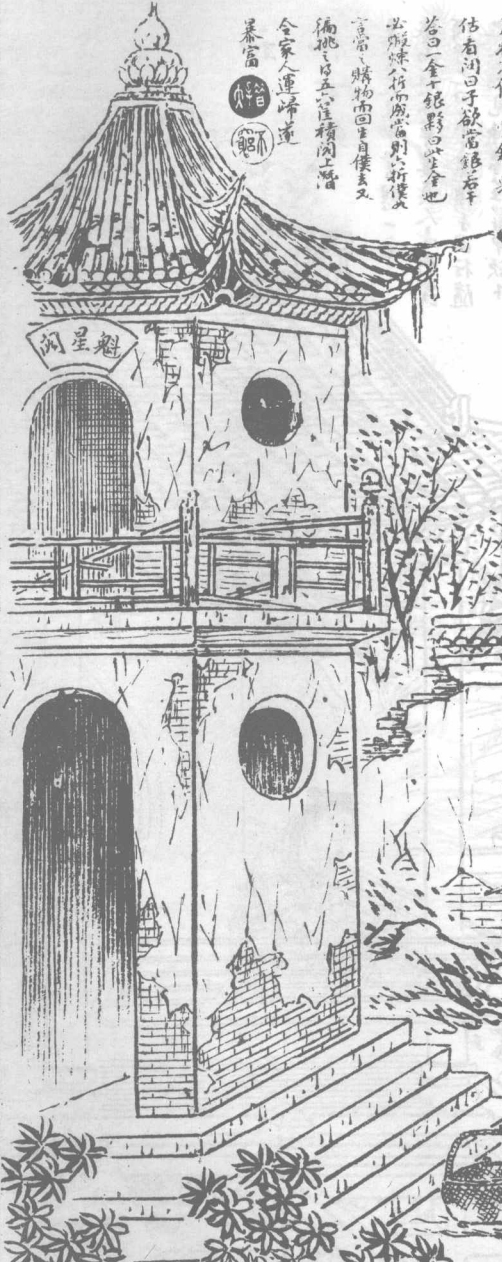
必解鍊，一折，而當，則六折，僕大

言當，一購物，而回，生自，僕去，又

徧挑，之，日，在，空，注，積，閣，上，潛

全家，人，連，婦，逆

暴富



神
仙可致

嘉善人某甲嘗認一亭

係而假寐夢裏真人赤脚露

頂呼之曰來遂携手同行隨

之入廟見神像性嚴甲欲下

拜真人振以袖拂牆而閉

自窗躍入客不能過接

起以履半地四面空洞棟梁

屋宇表裏通明以行鏡中

須臾引至一處啟扉而入書厨

主如倉舍光輝人多雲香氣

人拱手厨自開有童子捧盤出

內貯五色果七枝皆鮮荔枝真

人瓶一枝恰如香吞之頓覺心境

空濶氣爽神清借入法院高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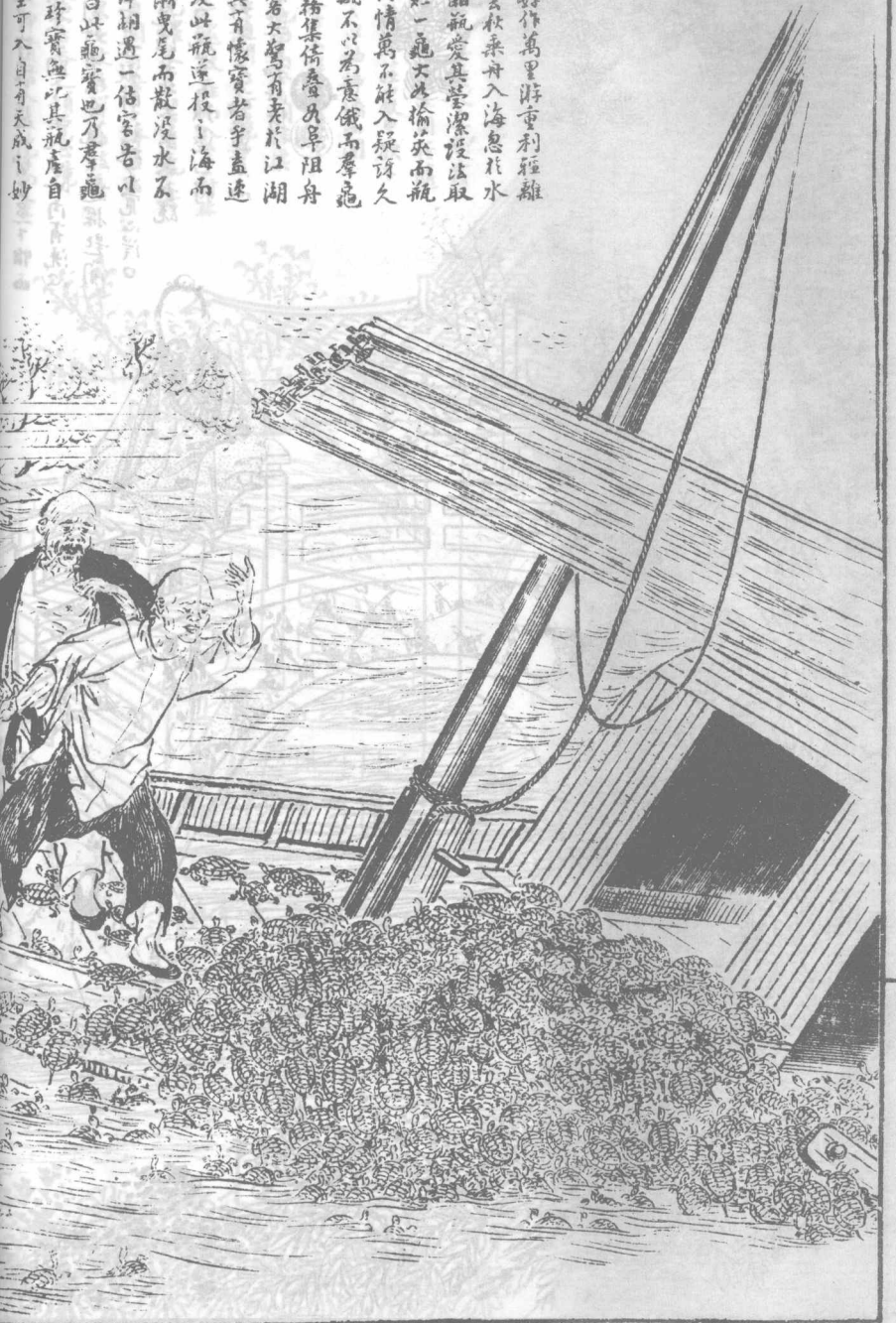
後時攀援可上遂望塵世皆在足下惟
 宙封鎖嚴密客問之真人曰此內有洗心
 池江塵人能到此者當令洗之遂探匙開
 鑰推窗同望客才凝眸注視不覺心汽口
 出躍入池中洗濯灰次大驚異長跪
 請還真人笑曰洗盡不須還已將
 一片冰心換却去客大悟遂然而
 醒蓮葉雲遊不知所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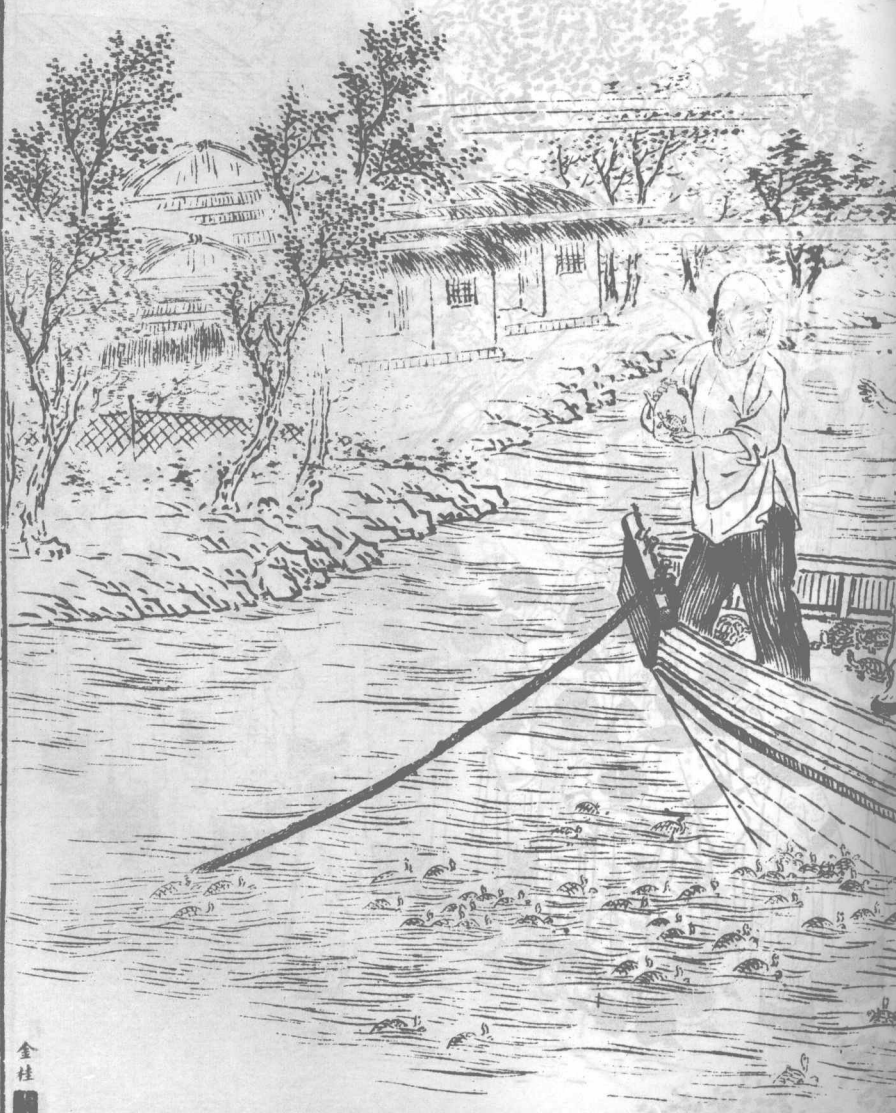
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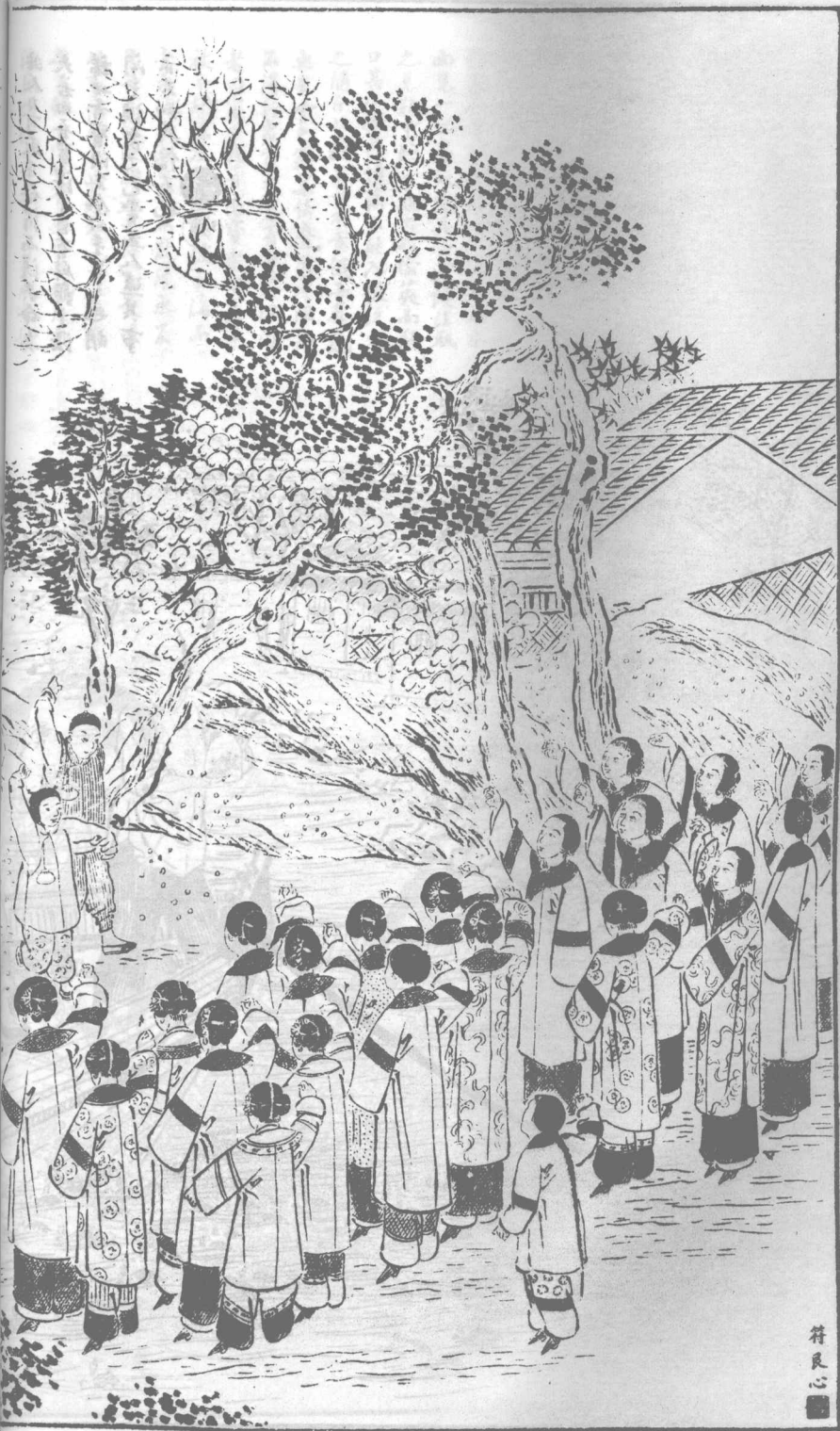
寶

楚商胡某好作萬里游重利徑離
 視為常事去秋乘舟入海忽於水
 面見一水晶瓶愛其瑩潔設法取
 之見瓶中貯一龜大如榆莢而瓶
 口甚小攢其情萬不能入疑訝久
 之隨中收瓶不以為意俄而羣龜
 無算雲屯霧集倚壘及早阻舟
 不得行眾皆大驚乃有老於江湖
 者曰古中其有懷寶者乎蓋遂
 放之胡德及此瓶遂投之海而
 老元緒果漸曳尾而散沒水不
 見舟至外洋相遇一僧告以此
 此事信否曰此龜寶也乃尋龜
 之王雖小而珍寶無此其瓶產自
 海底惟龜王可入自有天成之妙



非人力可取子舍河而復失命夫
夫若由吾輩得之自有解鮑之法
稀世奇寶決不令以手失之也胡
謂之漁長不已嘗為人述其事
亦不知其信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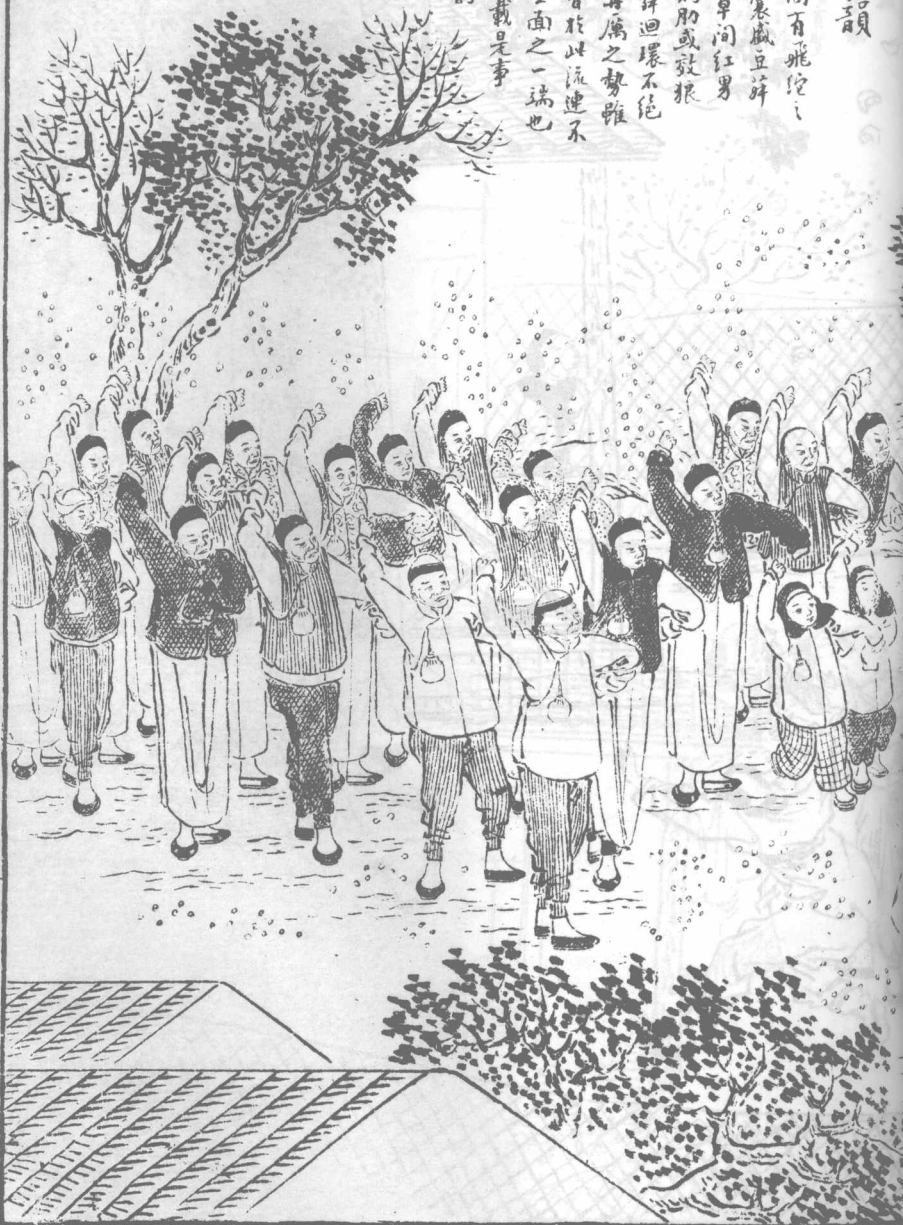




飛蛇餘韻

荆溪之俗每屆春日向有飛蛇之戲飛蛇者用五色彩囊盛豆碎若干各携至平原芳草間紅男綠女分列兩行或奮鷄肋或鼓狼奔此拋彼接往來飛舞迴環不絕大有十盪十決再接再厲之勢雖吳犒越飽踏青而素皆於此流連不置誠游戲場中別開生面之一端也或曰法變毬毬笑中當載是事該處土人特追其餘韻耳是耶非耶

蘇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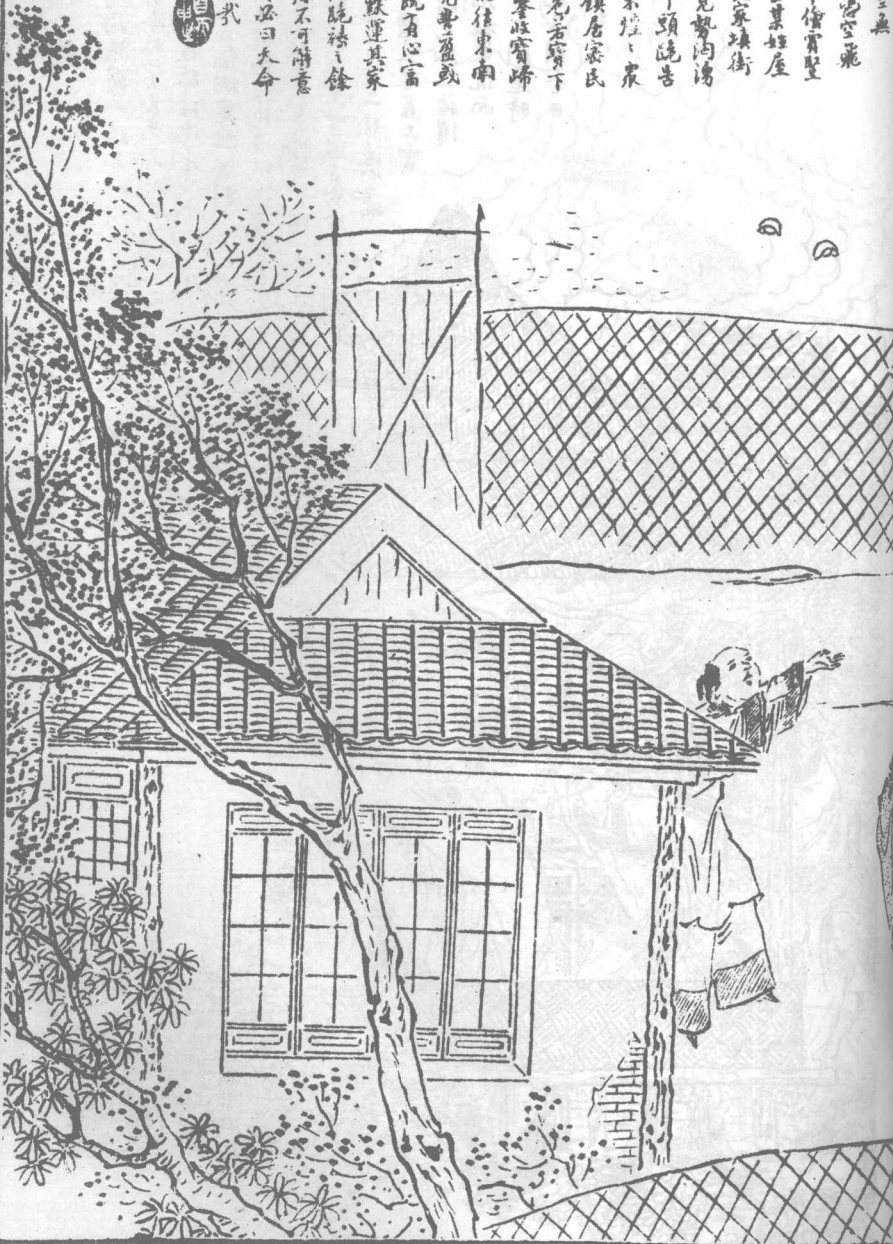


元寶飛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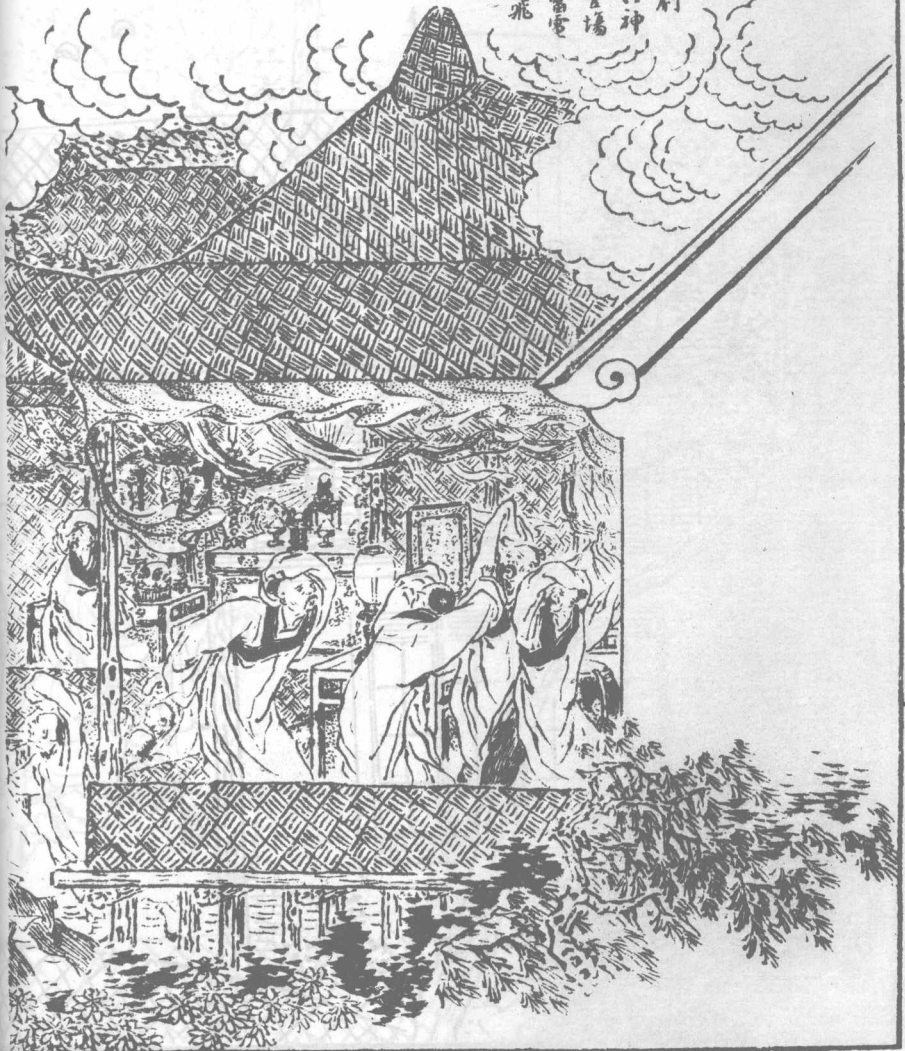
周慕存
印

粵東仙鎮某日晴空無
 雲忽有元寶雲五百對湯空飛
 舞雲步漸瑤不絕市僧寶聖
 引領摩喧須臾飛至某姓屋
 欲下不下飛皆中趨其家填街
 塞巷聲碎大門某姓見勢洶湯
 恐殘民命急燃香燭叩頭跪告
 曰天祐寒家驟賜金未堪一衆
 目攫取難禁況在繁鎮居民
 稠庾院擁擠蹂躪可危若寶下
 地命也有殃乞神昭鑒收寶歸
 藏禧畢寶漸一高飛往東南
 而去無何而其家漸見豐盈或
 謂是得寶之效然天既有心富
 之何不莊宜深人靜時默運其家
 而必待衆目昭彰之後既結之餘
 多此一畜週折其理殊不可解意
 者其為狐仙所戲弄耶必曰天命
 天下之善人其可勝富哉



鑽又 龍 搶 珠

花津人李某在山麓間拾得一珠大
 如鷄卵光耀奪目能令暗室生光不
 用燈火洵奇珍也李自獲珠後連年
 獲利以為神助去秋某日編棚建醮演劇
 咸設供奉并用雕鏤玉盤貯珠於內於神
 前派令十人守之醮事已畢心在祀勿登場
 之際天色澄清四無雲翳忽覺靈光閃爍
 交加急雨滂沱雲中有青黃二龍凌空飛
 舞俄而青龍直入神壇吸珠直上雲
 霄黃龍亦飛入神壇見珠已被攫
 急轉頭飛去但聞風聲怒號而
 勢狂猛兩龍在空中互鬥逾時
 始散蓋即龍搶珠也不圖今日
 果有其事





全塘香

巨電求救

湖南醴陵縣

有漁人獲一巨電

重千餘兩以十六人昇之

至市議宰割今售有某巨

紳聞而異之令昇至第前蹲

伏不動見巨紳出則昂首曳

尾若求救狀紳欲以銀易而

放之漁人鼓昂其值伸不

可令昇出前十六人盡

力舉之不能移寸步眾

皆駭蓋乃受伸值當

電斬置第前時兒

童有登背押之者

有敲首曳尾者電

皆若無所知及家人雇

舟備設神鑄一鐵牌誌



年月日家於電扇乃
 載赴大洋放鳥時風
 浪大作波濤鼓盪悠
 然而逝倏忽逆潮
 昂首如謝恩狀
 乃沒水不見去殺
 蟻中狀元之遺埋
 蛇墓宰相之根古
 人言：驚，其伸
 此舉其食相當未
 可量也





喜得牛眠

浙鄞某翁慈祥悃惓嘗拾得一手中巾包
 中藏白銀百兩納糧單一紙也既返曰此必
 地保承饋錢糧者彼何堪受此賄累我遂
 自詣縣代為完納遂按都圖訪知名姓至
 其家惟聞某官喧嘩聲則因失銀畏累
 地保畏遠圖盡方解殺得生翁忿告曰
 失銀幸至吾家已代完納請母慮舉家
 大喜叩謝而去閱十餘年翁思竟牛眠
 吉地為身後計延堪輿相陰陽至
 某山下謂翁曰此佳城也時旁有耕作
 者流翁隨往問訊有一老農謂之曰長
 者得莊某翁年步吾所前遺銀之地保
 某也今已歿後頗堪自給因邀遷家
 而吾曰翁愛是地即吾庄也願以奉
 酬翁德翁不可索看原契價銀十六
 兩與翁共之遂翁葬其地子孫昌熾
 庶則欲求福地不當先培心地乎



偷嫁觀音

越人某甲富有家財者而無子思納一妾室為嗣陳計託人物色久而無當意者有媿媒某氏聞之慨然以撮合山自任隨於十里外覓一佳麗贈其父白銀十兩備作觀瞻移藏他室邀甲過視中大喜適以五百金要券約期迎娶至期前二日忽稱女病瘧求復期中允之為是者一兩再媿媒極勸甲就近營一室居為感媿之時已則率健僕心劫之甲遂其意及媒其僕抱食捧人而未安臥室中馮甲小心伺應而去甲靜候良久不聞疑急用手撫之面冷於冰疑其已死取火灼之乃一白面木觀音也勃然曰彼敢以觀音指我為妾慢神極矣急尋媒婆已不知所往矣後查知果庵所望觀音被人竊去遂以香燭送還是真天下所稀聞者也



劍

肉

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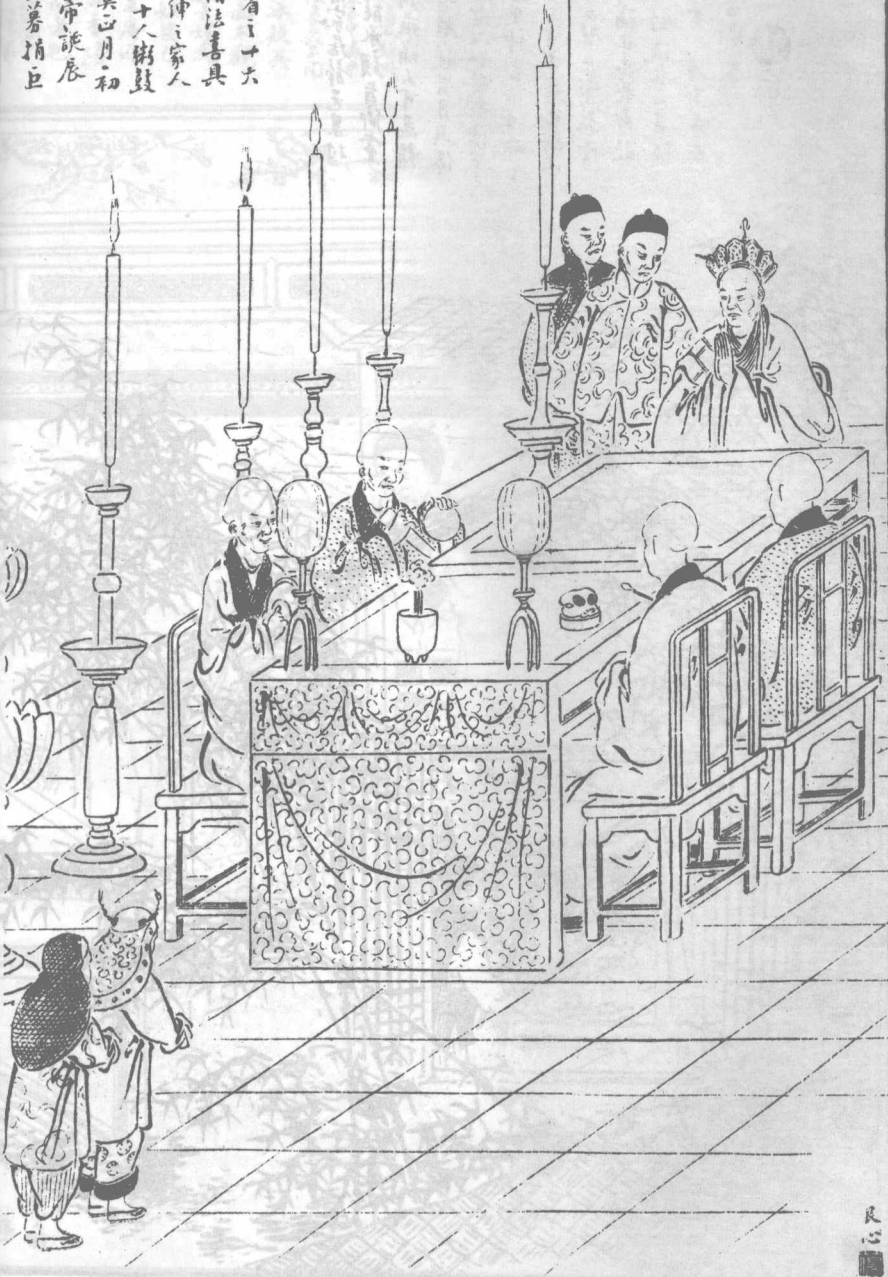
瘡

洋人趙順亭者家居靜邑某村
 性至孝事老母能承顏旨御堂
 無間言去秋母病疽痛不可忍趙
 料量醫藥忘餐廢寢晝月無倦
 容而創益甚趙憂心如焚形諸夢
 寐忽一夕見一金甲神告曰汝母之
 疾當用人膏塗之可立瘳也醒而
 異之遂以利刃剖左臂一瘡熬膏
 敷母患處通時痛止未幾即收
 口而愈而趙受創後亦不甚痛
 楚旋即平復其常人謂是孝感
 所致鬼神之未嘗也宜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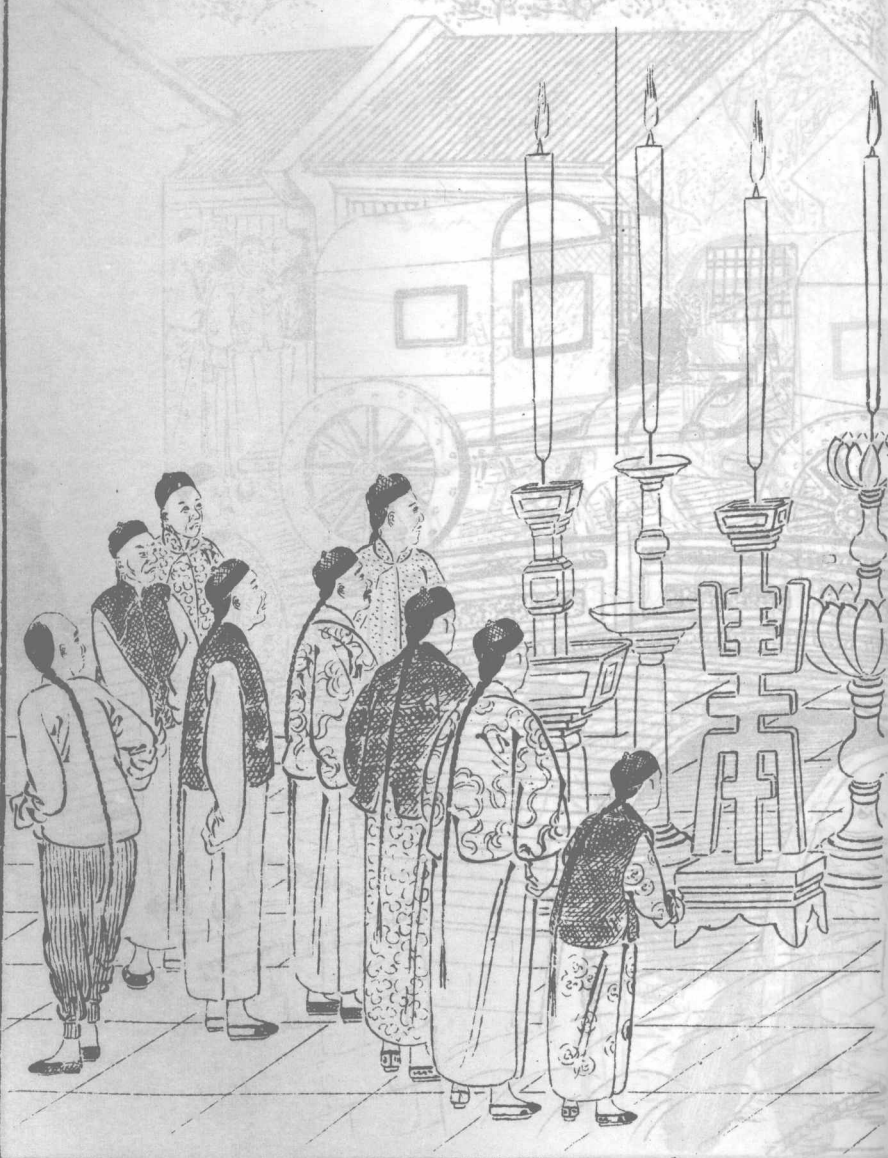


千 炬 圍

甯郡某寺浙省二十六
叢林也住持僧法喜具
有神通出入插紳之家
多信服僧徒數十人
齋魚願不穿冥正月初
九日相傳為玉帝誕辰
法喜預向大千著捐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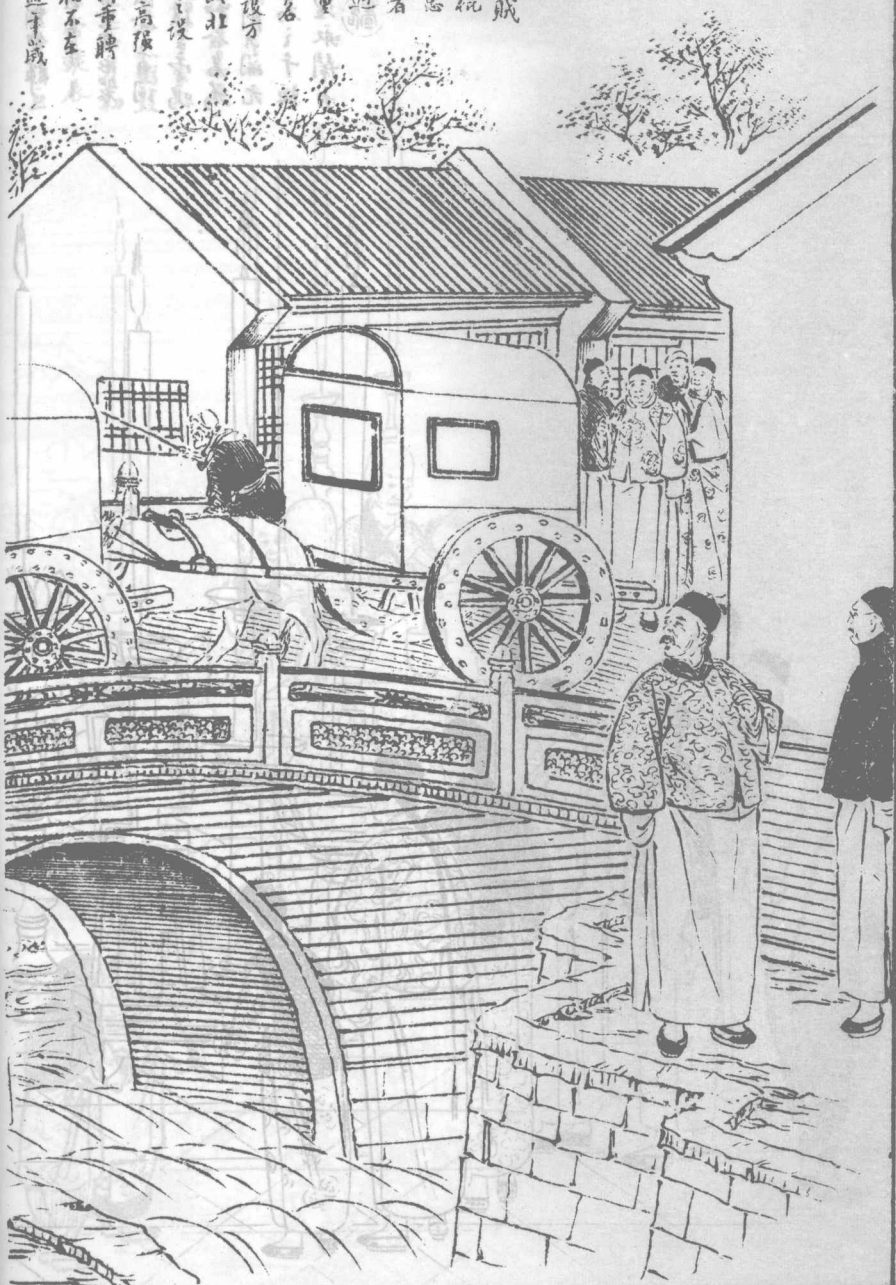


燭若干枝，待彌伽文輝
 明同星月，列於香案。一
 四圍玉疏，冠冕塵衣，聚
 裳發誓，作法念，有詞
 其後，十餘輩，復主旁，鳴
 鐘擊磬，互相和答，名為
 恭祝佛誕，實則以開元
 中楊國忠所為，二千煙
 圍也。和尚無理，取鬧大
 都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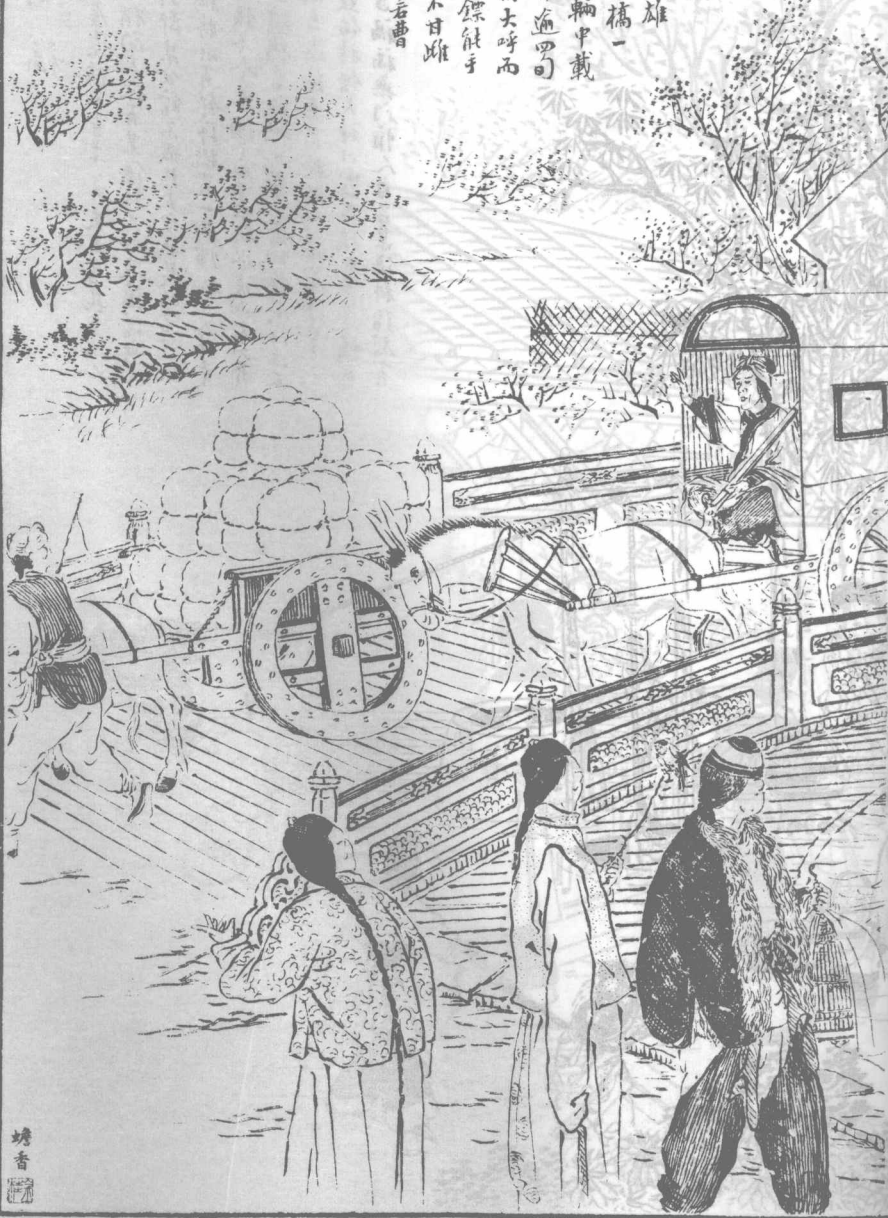


婦女保標

北路素多馬賊
 難以游匪先視
 沿途搶劫為患
 行旅出其途者
 咸有戒心設遇
 行囊充裕輜重
 繁多必雇著名
 鏢師為之保護方
 可平安無事此北
 地所以有鏢局之設
 也然亦有身手高強
 不入鏢局非得重聘
 不肯輕出者初不在
 男女老少刑迹年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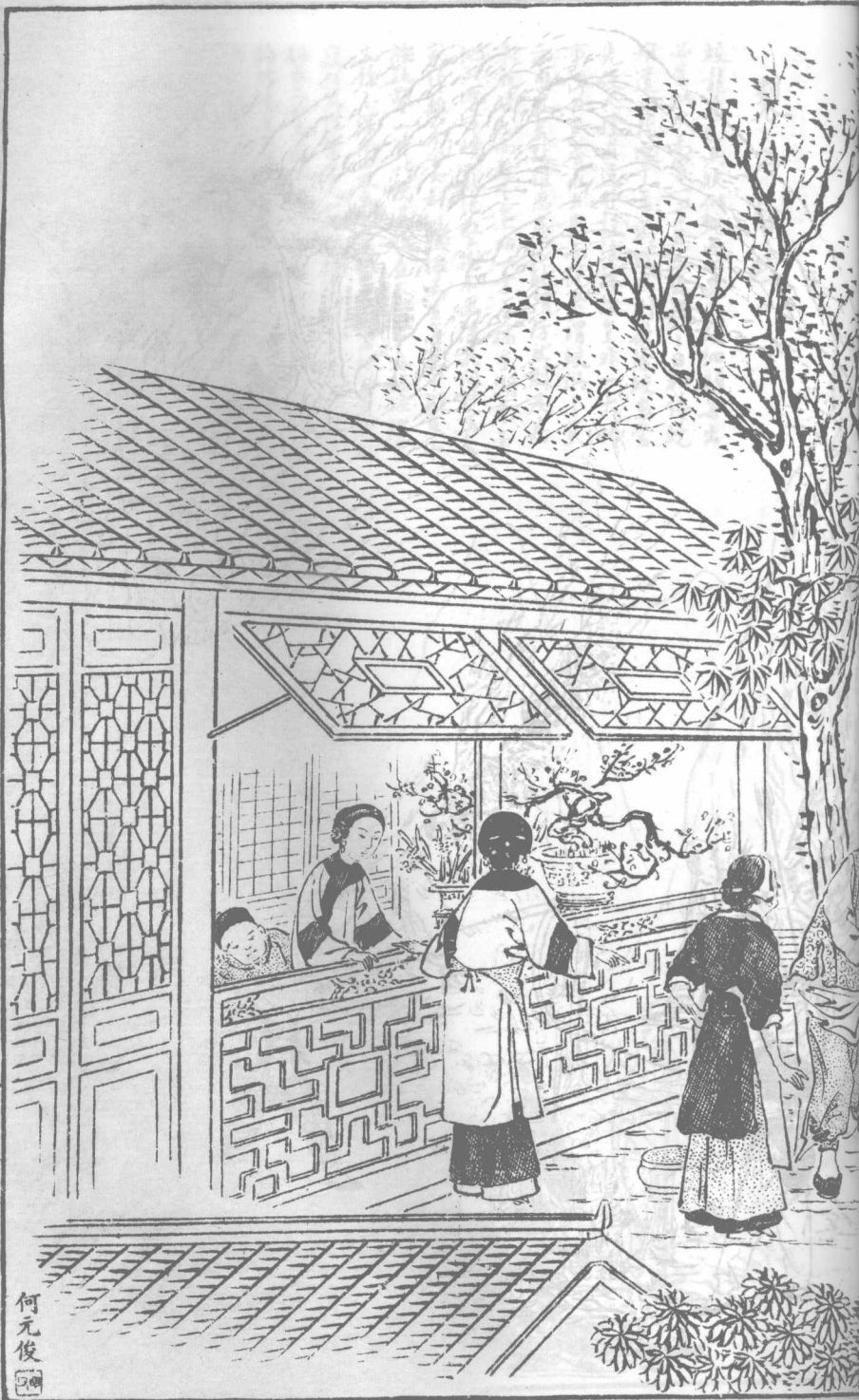
之間也其有以婦女
 而能挺身以出者皆
 由其父手法相傳
 獨得衣鉢決非漫
 無本領者故強梁
 見之每不敢輕行嘗
 試誰謂巾幗中無英雄
 乳去臆某日天津浮橋一
 帶有某姓鏢車四五輛中載
 貴重貨物一婦人年逾四十
 身信火鎗踞坐車前大呼而
 過觀者聚其曰此保鏢能手
 也不聞釵澤中見之不甘雖
 伏而致雄飛亦足為若輩
 生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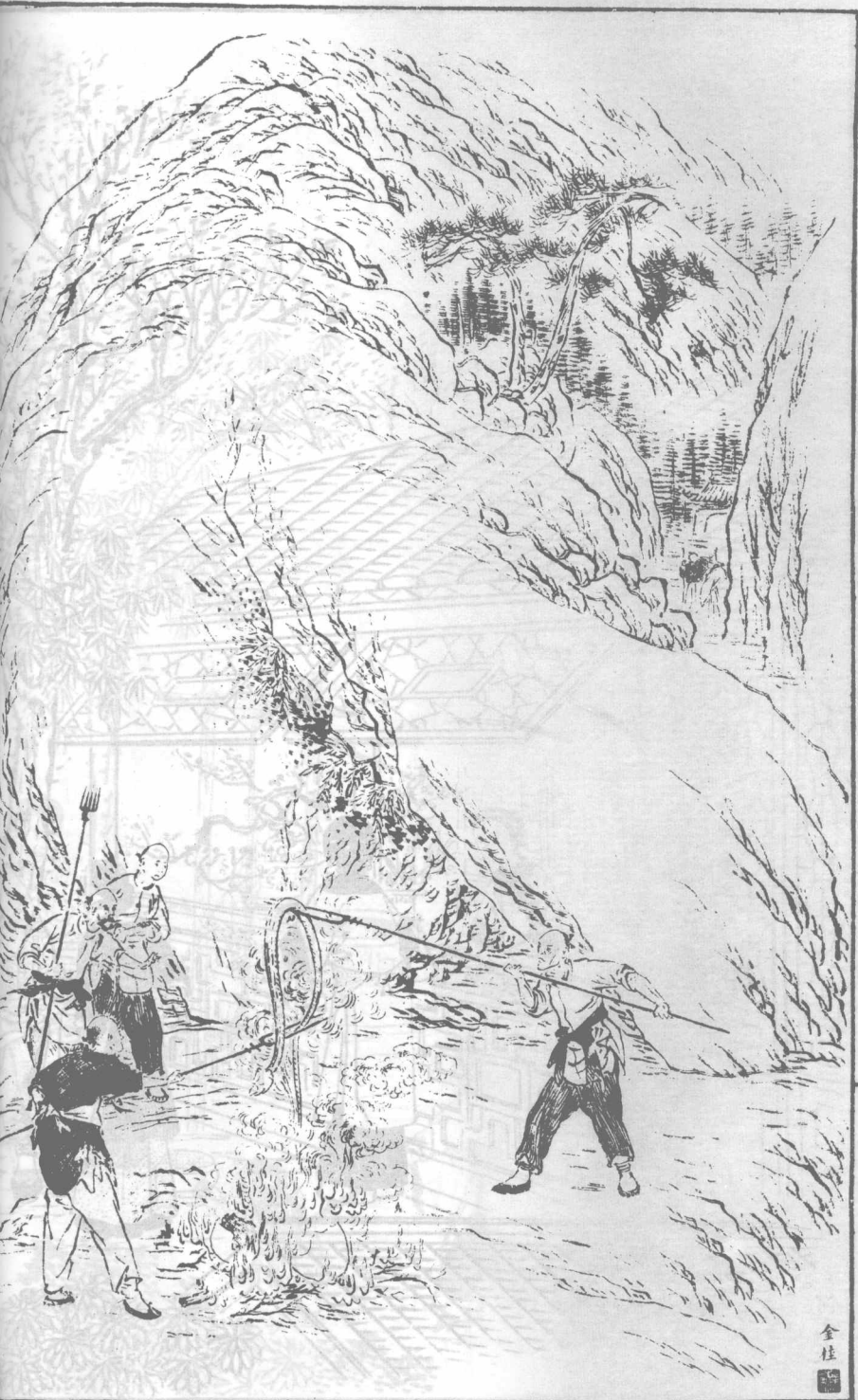


因禍為福

蘇垣思婆巷某姓房屋素稱不吉三十年來未見其出也
 迭見以致賃居者無人願向去秋有某傷科不知底編漢白塔
 港連居於此無何而對鄰某公館不戒於火突兆焚改當起天
 時該傷科想未能免禍將所有銀洋概置一脚爐拋之入井幸
 火未延燒得免殃及乃俟冬令水涸之際雇泥水匠兩名入井
 撈取一爐之外又獲四爐揭蓋細視見票之者均係本洋亦不
 明言其故重賞匠人而去迨後悉數檢點共得本洋五千元
 欣喜過望以為財神默佑特借火神以露其端也運度備香
 楮牲醴敬謹祀謝語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某傷科殆別有
 陰騭歟







裂石除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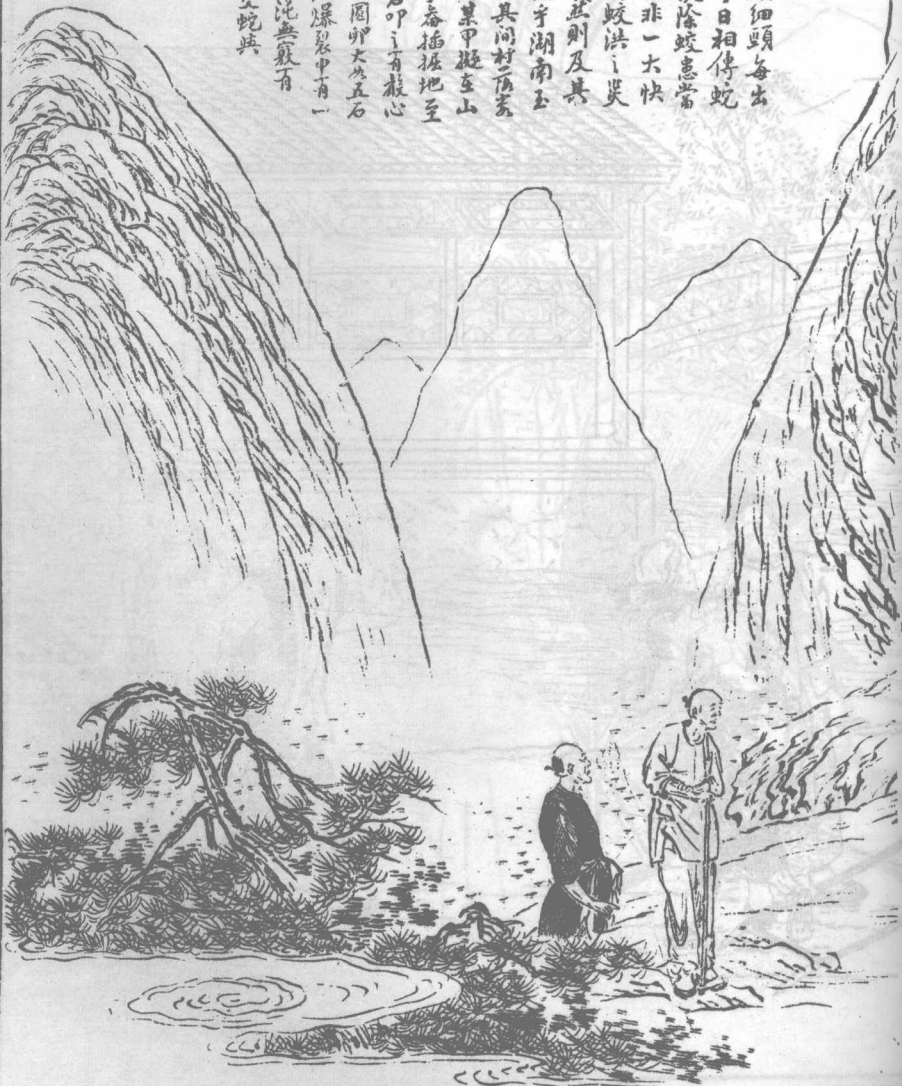
蛟龍屬也其狀似蛇而四足小頭細頭每出必着洪水為害一方其未出殼之日相傳蛟類遺卵於地千年為蛟則欲除蛟患當先使人搜求遺卵設法誅除豈非一大快事俾不至養成巨患而說者謂蛟之災亦由氣蒸故雖惡患不能預防然則及其未成蛟也而除之豈非一方之福乎湖南玉池山地方峻巖絕壑樹木幽深其間村居人家比鄰多舍大都以椎樑為室有某甲擬在山腰疏鑿一井以便汲飲在人從事春插掘地至丈餘深尚不及泉忽覺墜及鐵石叩之有聲心竊疑異隨集多人穴底探得一圈卵大如五石卵亦不知其為何物以火焚之轟然爆裂中有一物蟠繞成兩餅甲宛然惟首尾混泯無數有獅父共見之曰此蛟卵也當春夏之交蛇蟄蟄堵固而得卵一徑雷震即縮入地

中其久漸成此物若再掘數十百

年全形畢具破土而出此方

人其為魚乎言畢為之顛

手稱慶者再



父子陌路

金陵狀元境一帶街道孝不
 究濶自創行車輻米撞人損
 物之事時有所聞去臘某日
 宿雨初晴泥塗滑澀突一東
 洋車轉而過有某少年衣
 服麗都不及避讓致被輪上
 泥泥擦汚衣袖少年憤甚主
 將輿夫扭住責令賠償輿夫
 長語請命旁觀後為乞憐少
 年無可如何遷怒於車中人適
 車前青康高挂莫辨誰何
 遂謾罵曰何物小子擦汚乃
 翁衣服尚不下車服罪耶車
 中人聞言即掀康而出一斑
 白老叟也少年見之色怔神
 喪不若一言主時趨避叟亦
 不置一辭卅中而去觀者咸
 不解少年之前係誰恭究因
 何故嗣有識之者曰叟係某
 署書史少年即其子也聞者
 咸為之鼓掌

信
 譚





娘子軍威

粵東南海縣境
內仙人嶺之九洞村

等處山深菁密徑

僻人稀久為匪徒出沒

之數婦女行走必雇強

有力者為之護符否則

未有不遭劫奪者去腦

有某少婦由母家携銀

歸閉門任某氏婦藉力

過人邀之作伴以衣包

託之已則扶僕婦以行

至半途山坳路狹有無

賴甲乙二人自林中出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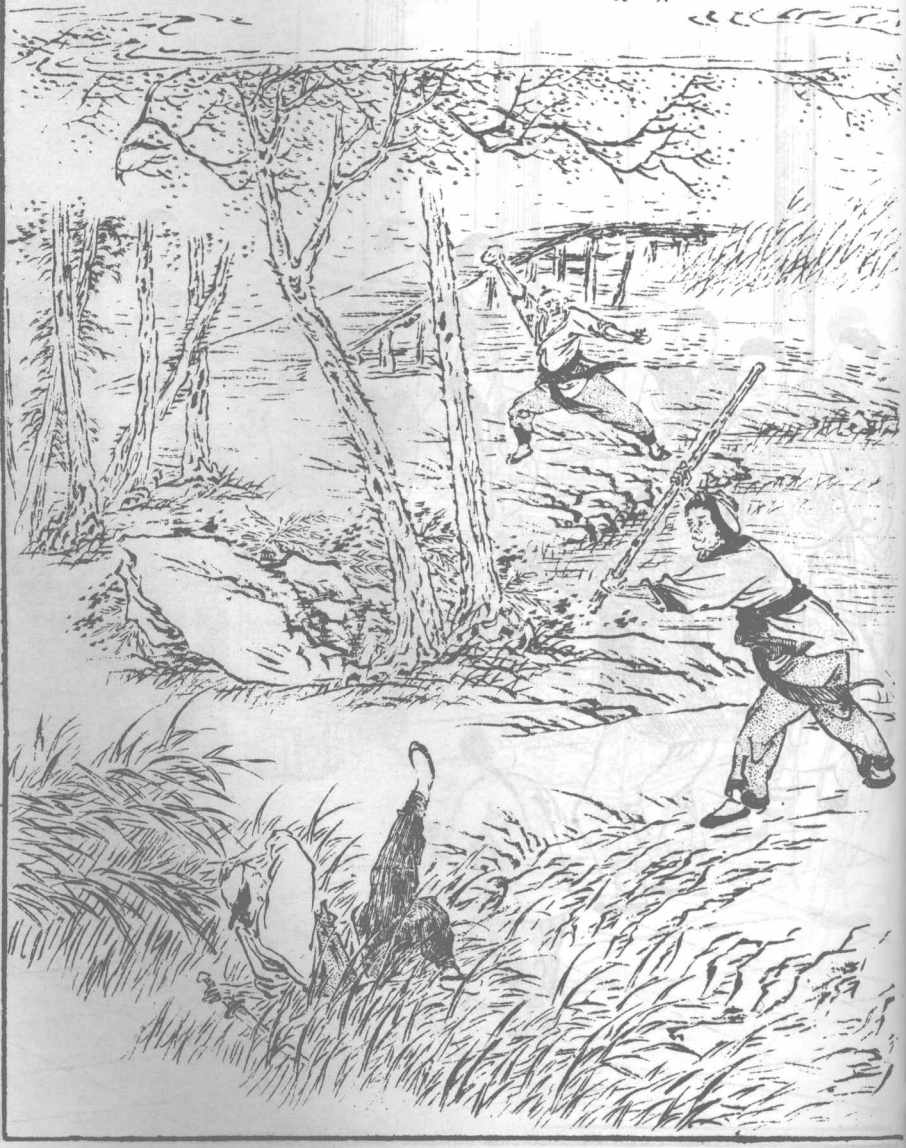
刃大呼曰留錢買命某

氏婦淫容將衣包置



地使僕婦守守手持
 挑竿顧謂無賴曰尔等
 近在鄉里非姻親所故
 爾若欲若財當寬遠去
 何必在咫尺間作此不法耶
 無賴怒揮刃相向某氏婦
 啜之以鼻即持挑竿當頭
 一擊甲不能當抱頭鼠去
 乙復上前逞強婦力運挑
 竿將其頭顱打破傷及手
 腕雙刀落地乙亦逃去詎
 前走者不知利害猶礮石
 拉人搥追及奪其刀刺其
 股至仆地不能行婦乃送某
 少婦同端靖家詳告
 故其婿使人往探之地
 上血漬猶殷然也娘子
 軍威亦壯矣哉

(附圖)
 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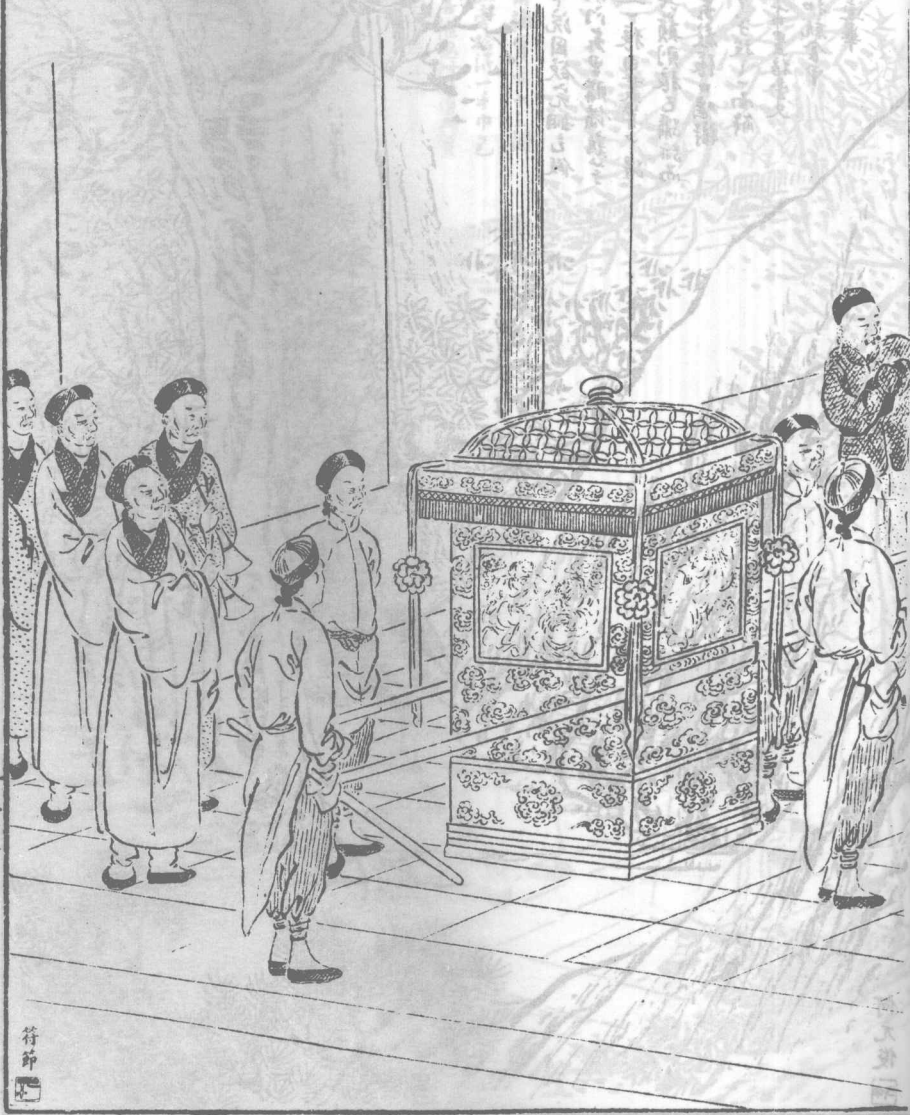


瘋父阻嫁

男婚女嫁禮之大經也
 故生男而願為之求婚
 生女而樂為之贈嫁人情
 之常父母之所樂聞也亦
 有逆而阻之者而要不可
 以語瘋人江莊人梁福生倚
 居滬上已歷有年向有忠狂
 之恚時者時愈至子女各一
 均已長成去臘上浣為其女
 嫁吉期梁料理妝奩初
 高井不料近親以梁愈



發舊病見彩輿臨門阻不
 使進謂其女曰生有恩吳
 天國極汝忍一朝捨我而去
 耶嗣後親至誘以甘言梁始
 釋手其女乃折與而去証梁
 天從後窗跳去飛奔至老闈
 適遇某姓家迎娶事梁誤為
 其女翻輿扭住從人訝其為倫
 大鼓喝阻梁深以為羞遂復
 身躍入河中幸該客泊有
 別船立時救起扶送回家
 然此不特迎親者所稀聞折
 亦天下所未有也聞其事者莫
 不為掩口葫蘆



急
智斃狼



金陵人某甲貨銅為業其腸下浼因欲完姻乞假
 歸家有負雜物以行道途通濟門外里購備熟食
 以作餽禮至半途人烟絕少突遇一狼由叢草中躍
 出甲無可善遁急趨大樹株并其顛則狼已踴躍而
 至見樹上有人欲噬不得長嗥黃牙裂口噉樹
 枝柯枝撼甲大驚情急計出懷中子投之一面解
 腰際布帶繞樹活扣自樹抄後垂下布置狼登又
 投以子狼投在帶扣中狼果俯首入扣就食甲
 急引布去用力收緊狼不能脫遂畢
 命甲乃獲死狼以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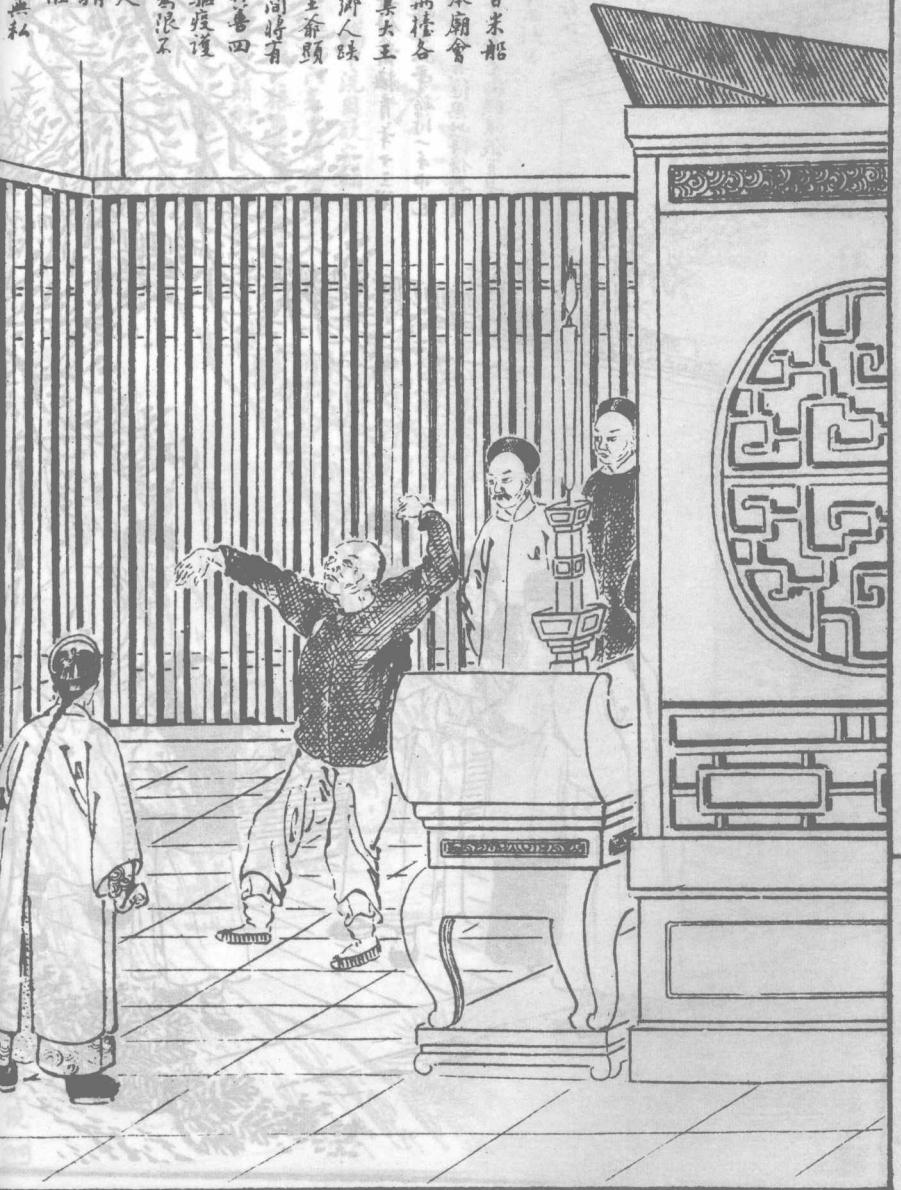
童有善心

杭有童姓童子
 住居三橋其父嘗入
 邑序童五齡失怙賴母針黹撫育年十三潛
 製漆書去其某日散學歸至路旁拾得一手中已
 內儲洋三元而無票一紙初而狂喜繼思此洋係典質
 而來人必窮苦因恐有性命之憂至街鶴候俄有失
 婦啼哭而求面觀望詢其所以則云
 我在某完幫傭主人因有意索命入
 市典質中途將洋及票去去云帝
 叩問其狀一一相答乃將原物付
 婦稱謝而去婦喜入次日三人
 命到洋一元童母亦受鄰有
 某親師聞以此童居心介
 厚拉之到官授讀焉



大王顯靈

新開大王廟於元宵日米船
 封演戲後十六日由本廟會
 首雇天福茶園演演而後各
 會首或上燈後均齊集大王
 神座前拈香息有某鄉人跌
 扑而起口宣神諭謂王爺顯
 聖大衆靜聽今年春間將有
 瘟疫亦諸民等切須預備四
 月十六日奉神巡行驅疫謹
 民週圍只准以二十里為限不
 得越界并諭米業中人
 謂同治年間曾集廟捐
 何得至今尚未報銷惟
 廟首懼某淫某報事無私



深堪嘉獎云云言畢即為

將神船管理當夜撤赴

黃河迎察一切該御卷

所豁然而醒聞者固不

味然

謝云云

辭云云

味然

謝云云

辭云云

味然

謝云云

辭云云

味然

謝云云

辭云云

味然

謝云云

辭云云

味然

謝云云

辭云云

味然

謝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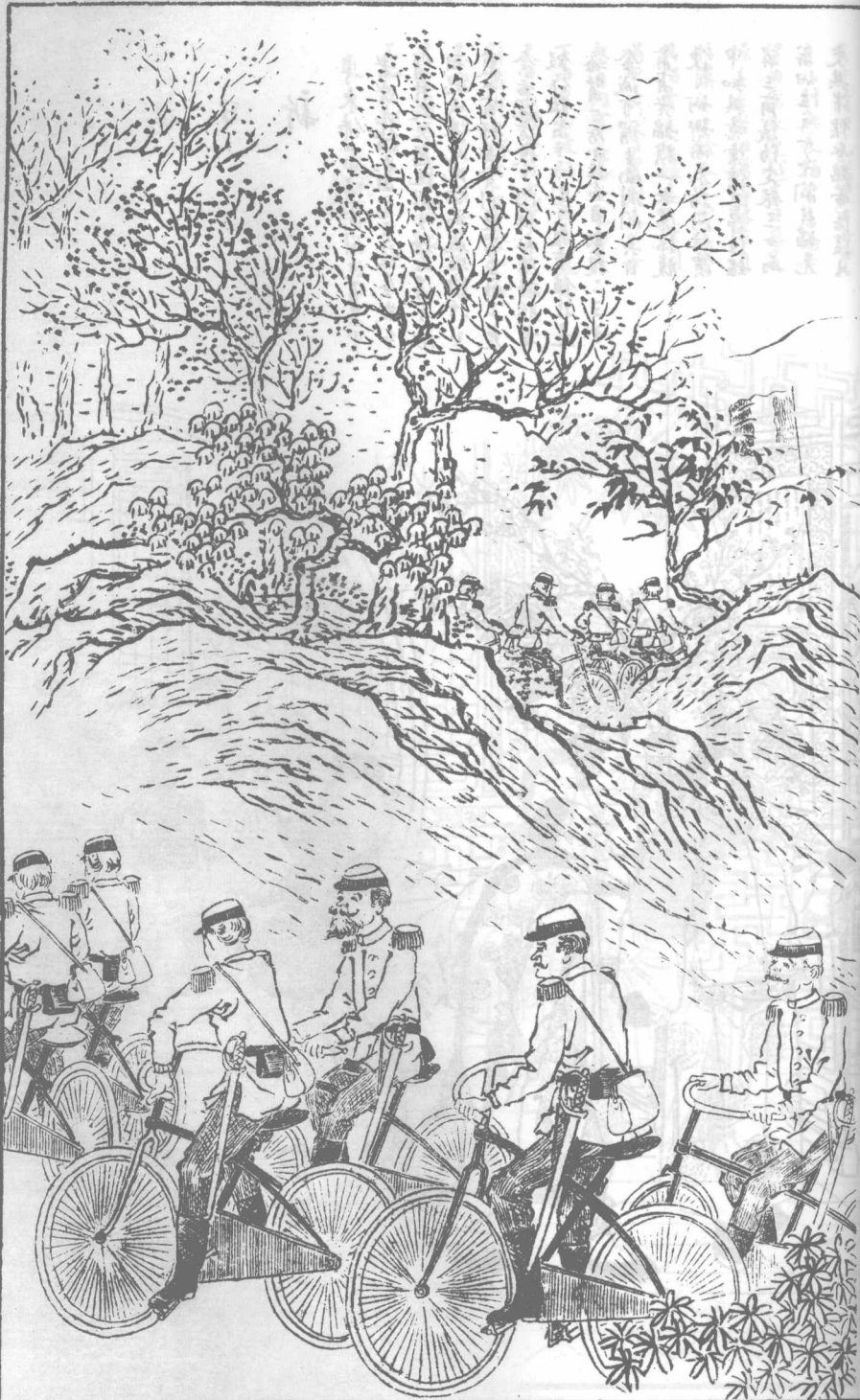


踏車軍隊

足踏車旋轉自如其迅捷猶勝於馬車法
 人以此車利於行軍特命第二軍團演
 習行駛編成一中隊按一中隊兵卒
 六十人兩中尉各領其半指揮四小
 隊每一小隊軍曹一人伍長二人足
 踏車制度與尋常稍異可以拆疊
 不用則負之而行甚輕便兵卒服色與打
 獵兵相似紅色衣褲儀帶青色帽子靴亦
 輕靈適於踏車身上佩帶各具與步軍
 無異革帶懸刀短銃真真彈三盒每
 盒置彈四十粒腰挂儀囊內蓋竹
 銃器具飲具並該卒挂者負者未
 先過多唯恐本重礙於行走要
 知仍行軍便足見西人器具之
 精不可思議又聞此車能登高
 涉低毫無阻滯平之日可汽震
 倘是力已疲即將震汽柱出
 則車以飛而去誠巧不可
 階矣

（特）
 （手）





詐術新日

粵東佛山田邊街附近百某甲者老元緒也固宅有餘屋擬分賃於人又恐地僻生嫌所得有限因思夫基尾地方為藏垢納污之藪小家婦女貪利喪節在所不免念若開方便之門俾私法肆胎者假作臨盆之所則可獲重值於是每賃一房小住逾月動獲二三十金誠可謂生面別開矣日前有老嫗携一女滾抹腹使之婀娜而來詢問租價甲知其意索價甚昂淫嫗一月三商議約定銀三十兩并以此一分潤作嫗先交其半俟收熟茶湯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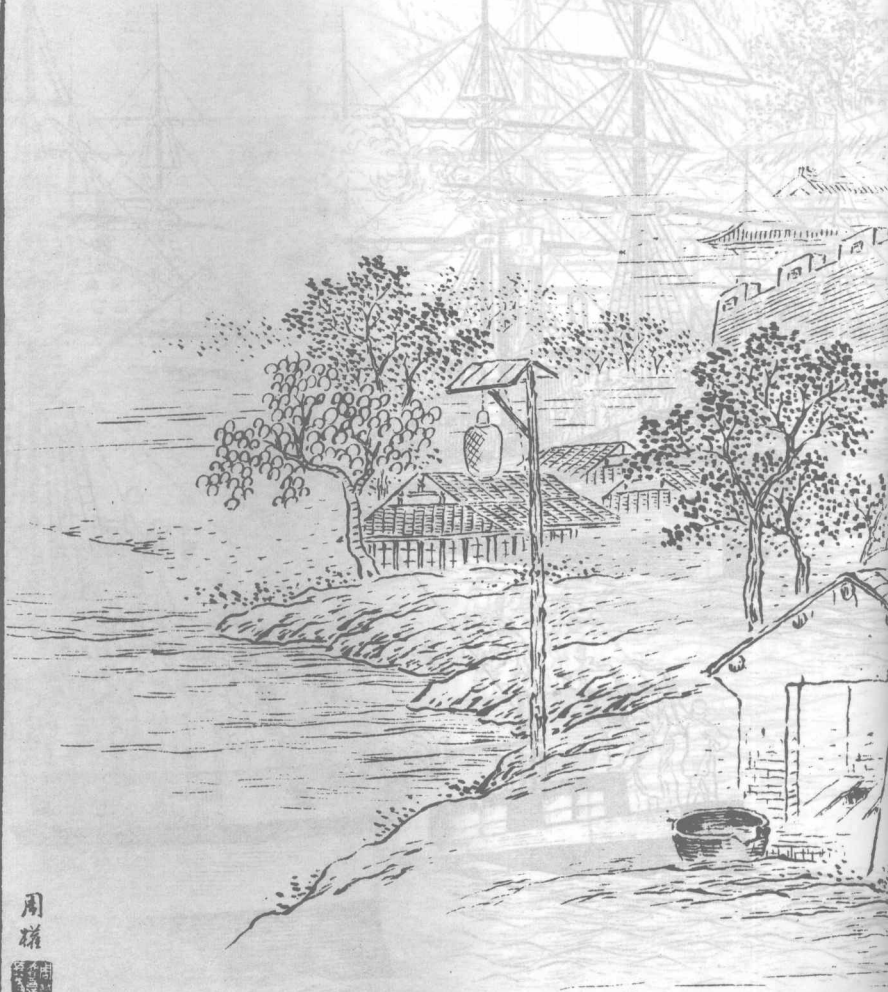
夫交清甲元端望日女
 身外別無長物甲居為奇
 借曲意承迎越日忽有
 孫弄音者排場煒赫帶同
 壯漢二十餘人至甲家責
 其拐賣良家姬妾大肆恫
 喝甲愕然以實對未幾女
 忽自內窺廉出一見即泣
 下曰自念被拐至此不復見
 天日矣願翁救我甲至是百
 辭莫辯日願以二百餘金為
 壽諸人始悻悻去事後
 甲尋緝追究則人面桃花已
 不知在何處矣

廉韻
 韻



吳儂說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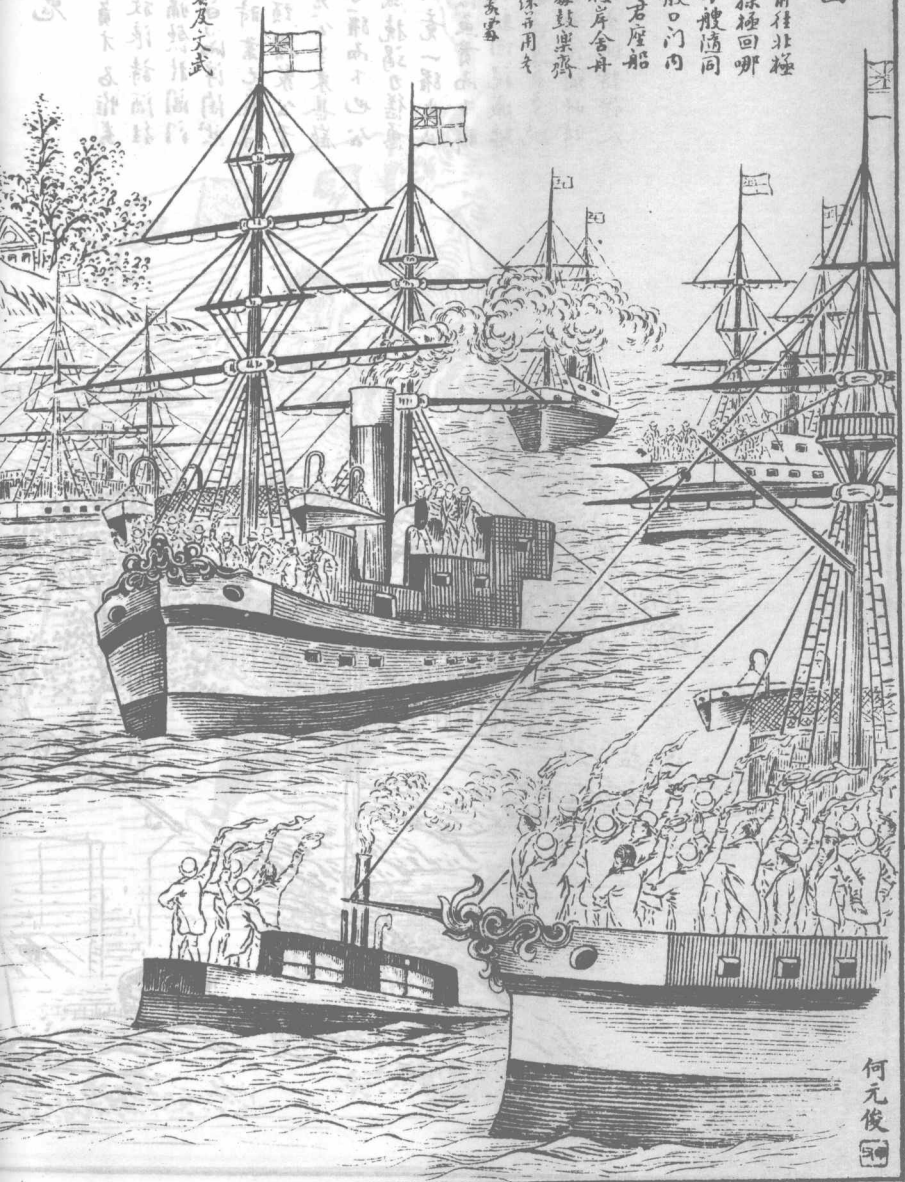
蘇垣有某公子者素負才名惟志
 奇不能獲一祿以故放浪詩酒往
 往醉眠市上日前又痛飲於閩門
 外方吉泰酒舖內大白酒浮陶然
 復醉壼逢過事諸卷時業已夜深
 忽見城上燈火熒然人頭攢聚公子
 異之信步登城諸人見公子來甚歡
 謂公子曰城牆甚低可一躍而下也公
 子未應而諸人或推或挽竭力慫恿
 之公子至此方乘酒興竟一躍出城
 其餘數十人各附其法以魚貫而下瞬
 息間忽又不見公子上駭回視城牆
 高可六七丈自問不能飛度且幸跳
 下時覺身體甚輕若無傷痛此時
 酒已驚醒始悟鬼歎出城特借人
 力以助之也



探極探回

哪威國名士南順新前往北極探視已歷有年近日自探極回哪京輪船往迎者共七十艘隨同南君進口者有兵艦廿艘口門內外居民皆歡呼迎進南君座船即由此泝流而上直抵彼岸舍舟而車馳赴王官中過一零鼓樂齊作沿途鋪戶均懸旗倍係市用者青等物祭成高祭約有英家同輩一歡迎者有一萬二千餘人抵宮時哪王與太子均降階相迎誠異恭也是日午刻哪王即設宴於跳舞廳中為南君洗塵席設一百座南君從者及文武官員皆與焉

（圖）



二十餘年
為天下第一
官長也其為



賃衣被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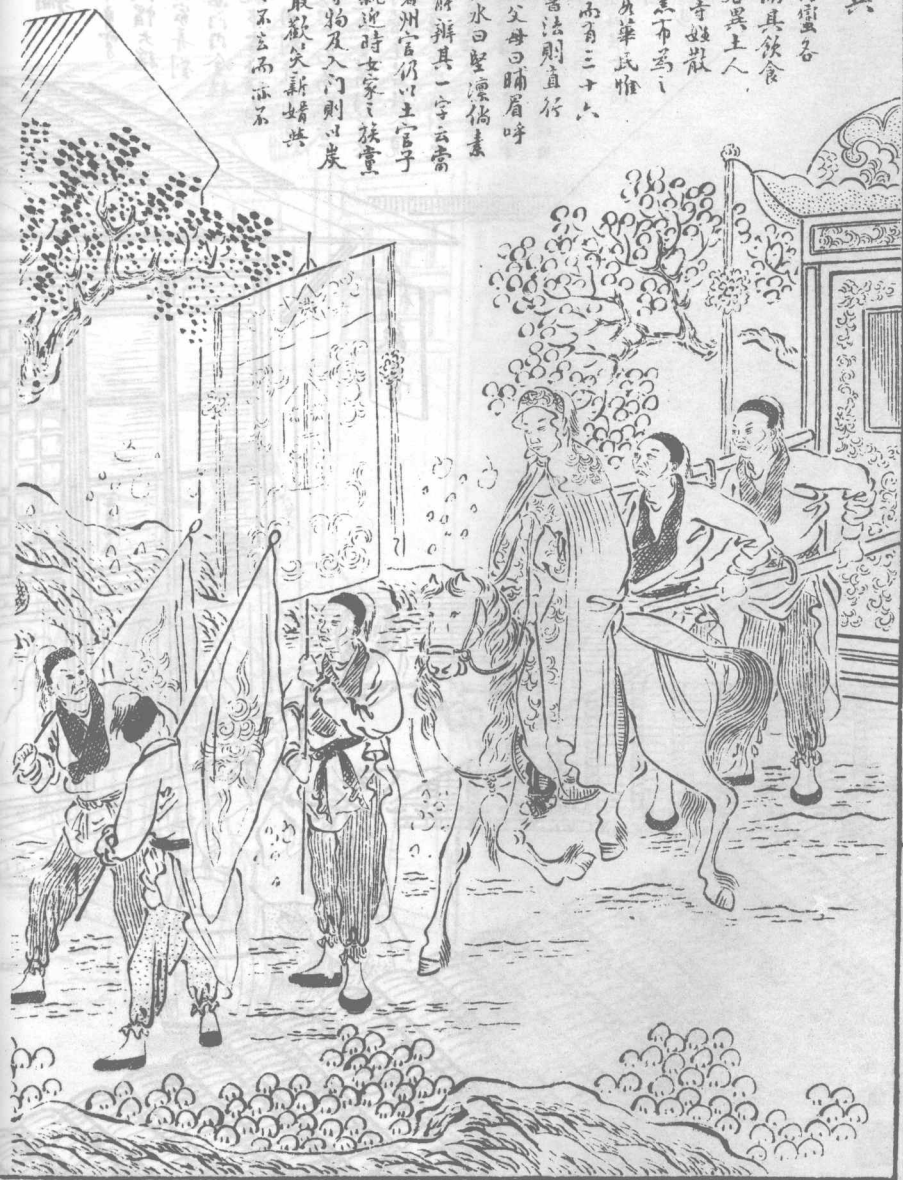
本月元宵日有某少年身穿藍富綢皮靴褂頭戴絨帽大搖大擺至流城安北門內討家弄劉鴻元和衣舖中自稱係西門內金姓醫生之子因明日欲往親事需作項馬貨借批皮套及皮靴靴一用劉許一言明賃資洋三元少年先給一元為定告辭而去翌日劉持衣包送至金醫門首忽見少年立待謂劉曰爾何稽遲若此令親戚已遣人屢求追請可速將衣交我劉遂以衣包授之某日未見履返當至金醫家俵取金大駭謂我子年尚幼稚安有此事余其遇騙乎劉目贈口呆良久猶曰我親自將衣送至門口未嘗錯誤余曰尔不將衣送入門內已自昧忽令將向誰索償乎劉始恍然悟悔之而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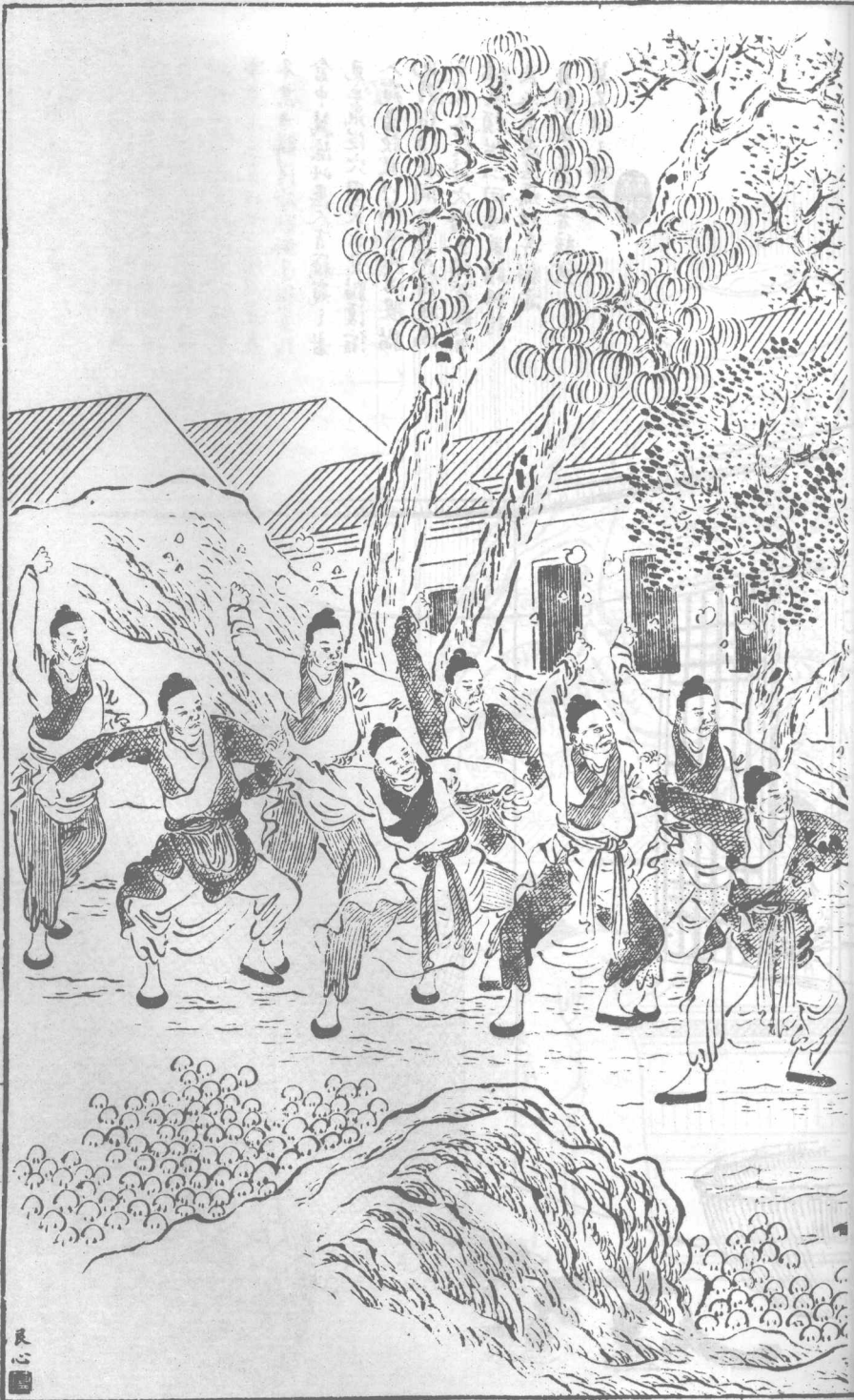


婚禮志異

越南山峒內有土芒儂蠻各
 族類均為越南所屬而其飲食
 居室嗜好語言迥然各異土人
 有琴字峇何刁黃白丁等姓散
 居於十六州衣服均以黑布為之
 冠婚一以祭飲食居家略仿華氏惟
 其字畫式樣類於法國而有三十六
 字母隨事轉音取義書法則直行
 其土語則鈞格碌稱父母曰瞞眉呼
 食飯曰堅扣聖得呼飲水曰堅漂倘素
 未相習即越南人亦不能辨其一字云當
 咸泰四年有改縣為州者州官仍以土官子
 孫為之婚禮則於男族親迎時女家之族黨
 沿途擲以果餅或泥土等物及入門則以炭
 屑和猪膏塗其面以取歡笑新婿與
 婿族遭此惡劇往往濯之不去而亦不
 以為嫌也

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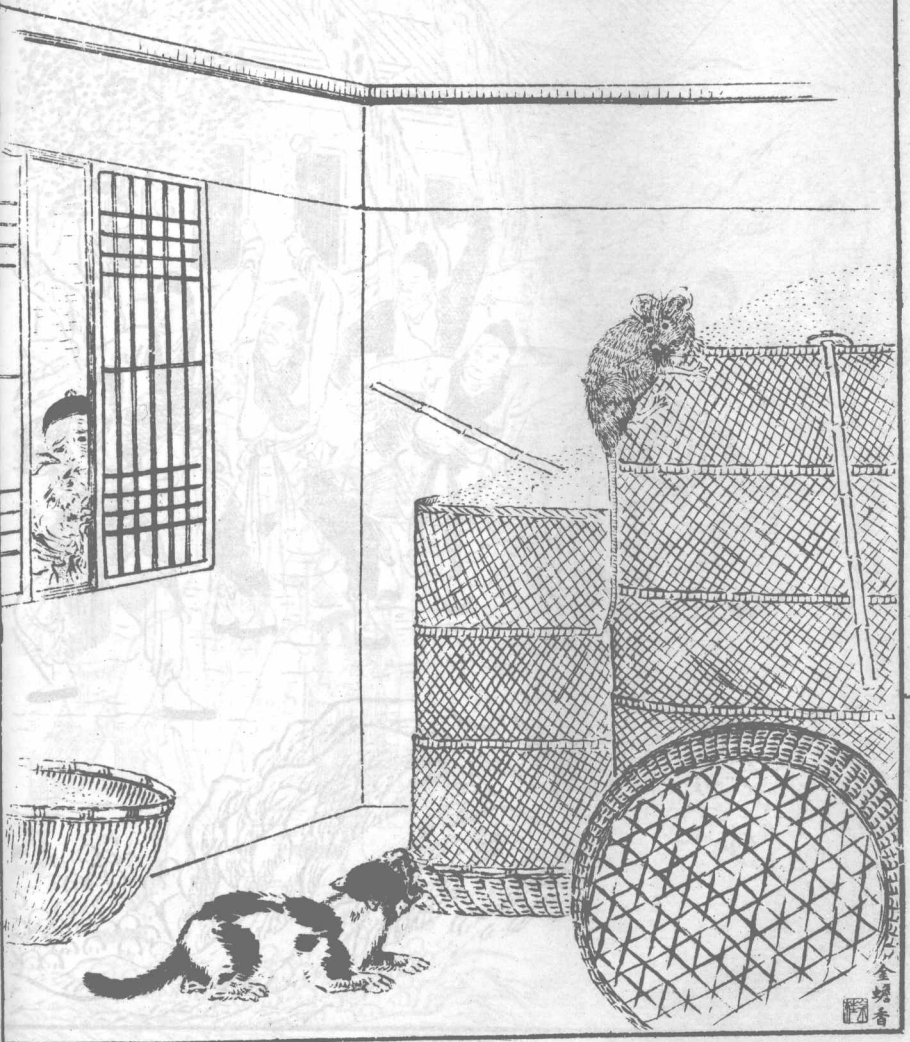




貓鼠併命

金陵城北復城官倉素患鼠耗日甚一日推原其故實有巨鼠身長一尺餘而眼灼灼色類丹砂齒露唇外寸許狀甚可怖執事患之急竟捏如以除此患去冬某日購得雄壯獅子貓置於倉中冀除此患人有竊窺之者見巨鼠從穴內突出見貓復縮入窺者欣慰以為巨鼠果畏貓也乃貓縛伏洞口目不傍視而巨鼠又從窺穴潛出躍登貓背啗其頭貓亦回嗜鼠頭相持良久鼠急思痛狂奔貓亦負創急窺穴視者駭然莫不吐舌稱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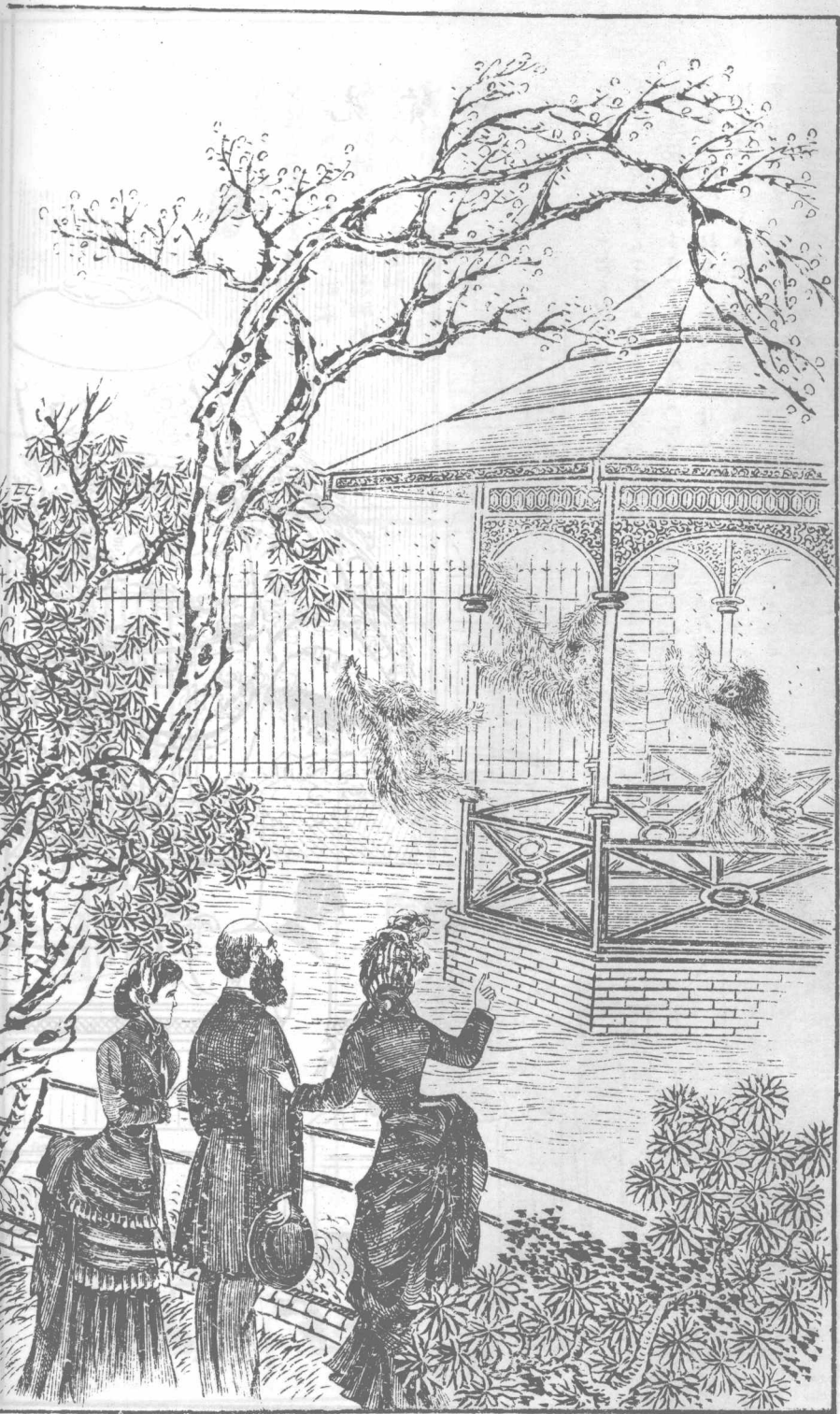
不
不
不



先賢何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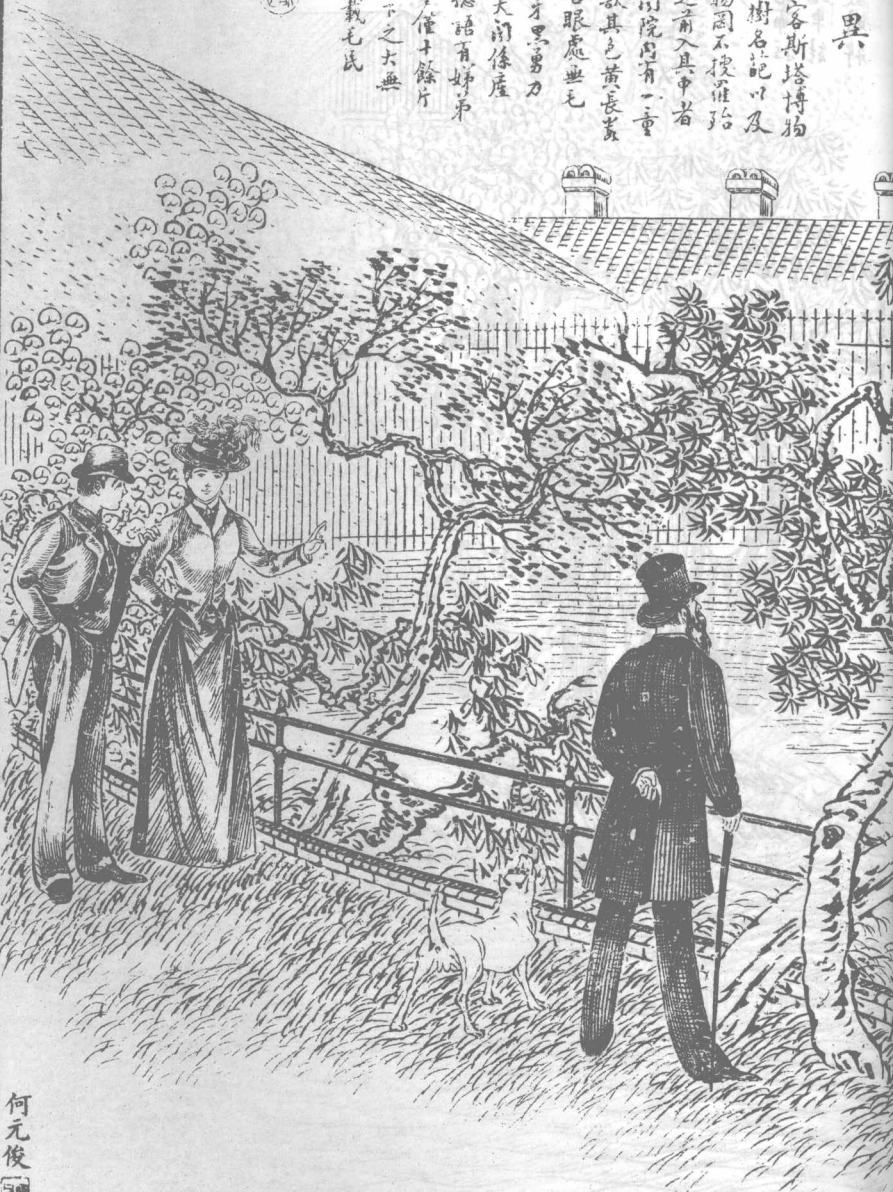
宋先賢范文正公嘉言懿行昭垂史冊為一代名臣而蘇野係公
 稟祥之御天平山下有公祠至馬祠中塑建公像高二丈有奇我
 歲道統初之欲生自來迄今漸遭兵燹而公祠與像跡或獨存詎
 前日看祠人早起忽見公之元首墜於地下大驚先色隨即飛
 祖訖往猶公之後裔相約詣祠細看痕跡係為人鋸解而下以
 牙屑非尋石欲張揚逆密嗚濟匠依樣裝塑其彼部人士已無
 不詳其矣誰為之孰令致之匪人之肉其足食乎





毛民志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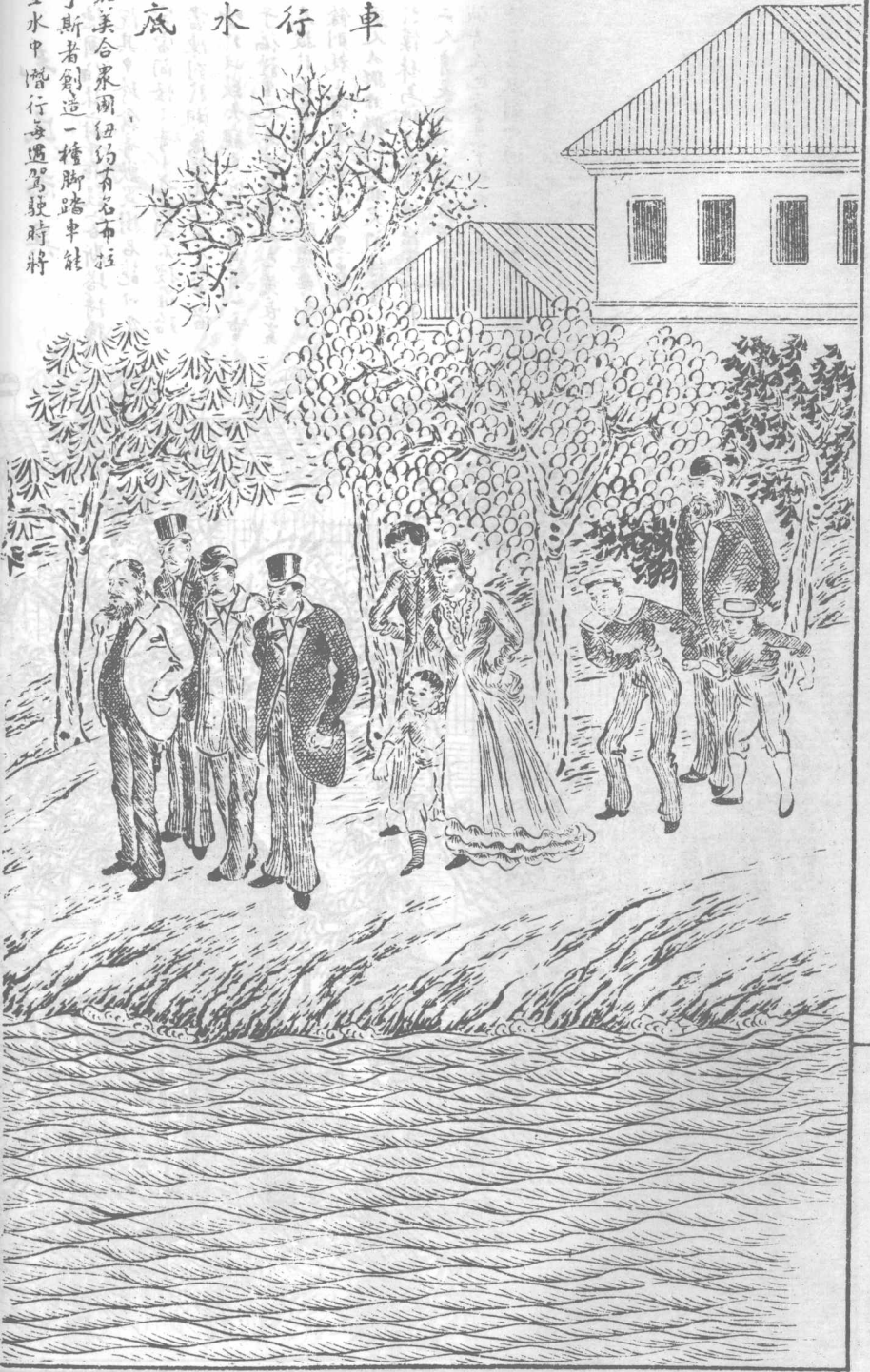
德國伯林府下所設客斯塔博物院
 院其中珍禽奇獸異樹名記以及
 宇宙間怪奇之物固不復能瑣
 盡陳列於湖廉樂凡之前入其中者
 皆於此歎大觀焉近聞院內有一童
 子偏體生毛茸其狀其色黃長數
 尺披於兩肩面上惟唇眼處無毛
 餘則純毛皆是口夫不才思勇力
 過人及獅獅何美哉夫固係塵
 外僕秣為地方兼通德語有姊弟
 二人身長不滿二尺重僅十餘斤
 誠奇人也亦奇事也天下之大無
 乎不有然則山海經所載毛民
 之族固未盡乎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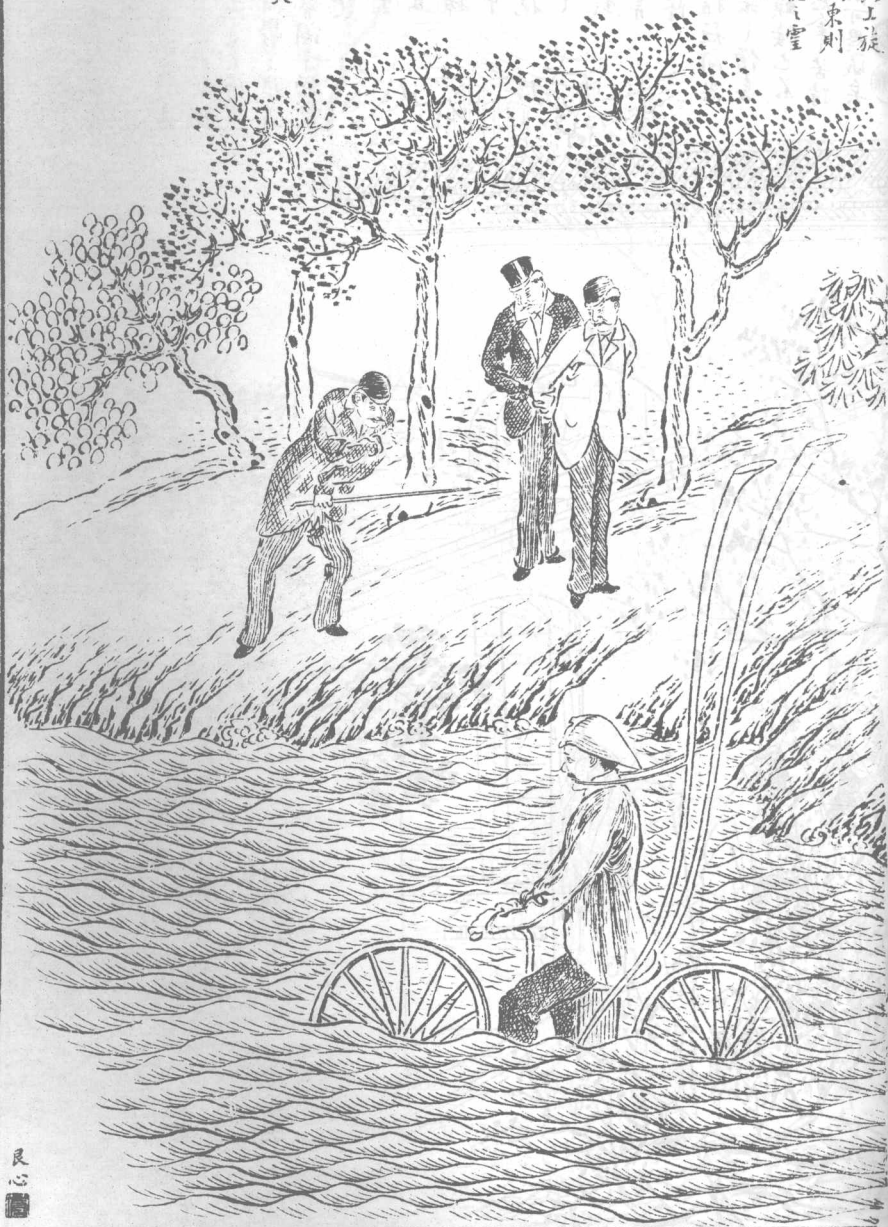
何元俊

車行水底

北美合眾國紐約有名布莊
于斯者創造一種腳踏車能
在水中潛行每遇駕駛時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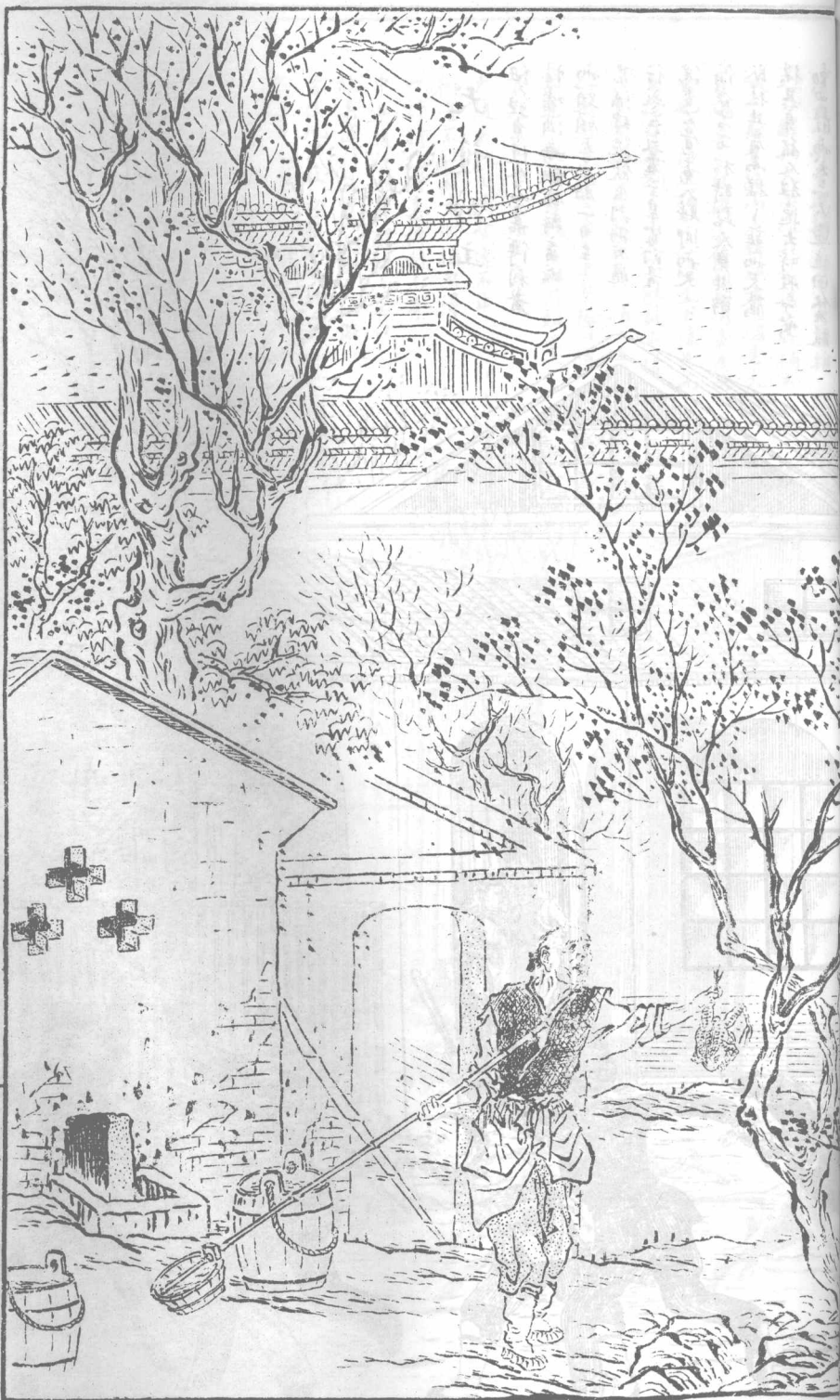
車放入水中人坐其上旋轉升降運動自如欲東則東欲西則西其機器之靈捷真有出人意料者聞其車式與尋常脚踏車無異但兩旁多空氣筒兩個坐車者須首戴頭盔使水不能入腦入氣筒以通人之呼吸座之前面有一機器按之則下沈放之則上浮俯仰之間怡然自得以視氣球之凌空而行尤覺靈心妙腕巧不可階誠天壤間一大奇製也



蝦蟆獻金

柏林寺某僧六根雖淨七德未除
 嗜喜阿堵物喜平鉢積寸累歷歲
 十年藏有白金十兩鎔成一錠盛
 以布囊什襲納諸胸前間時把玩
 不釋久之忽失所在遍覓不得冥
 想窮搜竟難尋返因此鬱之染成
 一疾顏然下不起之勢闍寺僧眾
 悉知其故皆為扼腕述
 其金寃不知失於何處
 也寺中有一溷廁深且
 潤積穢既多每值人掃
 除潔淨一日忽於廁中
 得一蝦蟆大如升緊抱
 一物不少鬆旋力磨之
 見一布囊內貯金一錠
 恰符十兩之數眾僧異
 之莫知所自且時際隆
 冬蝦蟆何以弱生正猜疑間忽
 憶某僧失金事持以示之僧喜
 甚以蹶然而起而蝦蟆候已不
 見豈我佛慈悲憐僧思金之苦特
 借蝦蟆以遂之耶然而不可思議矣





犬護醉主

紐約有洋人名嘉得利者
性嗜酒每飲輒醉畜犬
兩頭碩大無朋一日主

某酒肆泥飲出門兩犬隨
行或左或右至某家門首
偶坐不覺竟入睡脚兩犬

俯伏左右移時路人見其醉
臥扶其肩而搖之詎兩犬騰
撲其身行人狂逸大呼救命驚
動四鄰兩犬不遑追回依其故



後有人奔告巡捕，呼之不應，推
 之不醒，兩犬急躍起，前後夾攻，捕大
 喊一聲奪路而走，時觀者以堵見犬
 負隅莫之敢撻，嘉傅利仍鼻息如
 雷也。迨後巡捕六人踵至，犬復見而
 直撲，勢甚洶，六人不能敵，不得已
 已電達捕房，求救，旋有巡捕十五
 人乘馬車而至，甫下車，警隊以進
 犬逢人便噬，愈戰愈酣，乃相率
 退避，在馬車上策馬直前
 犬復夾攻之，馬驚逸不止
 御者不能制，幸巡捕思得一
 計，持物擲嘉傅利之身
 中其腹，旋即蘇醒，捕急告以
 故，嘉傅利乃呼兩犬回，犬始俯
 首伏地，不敢動，運拘至捕房
 罰洋十元了事。



善門難開

蘇垣王廢基樓沈公所內有美
業公所係專為無業游民而設
上月二十日突來一人口操浙音
面見司事謂去歲學春旋南船
徑黑水洋風波險惡息于婦生
產勢極危殆對天許願幸保平
安茲

特備

洋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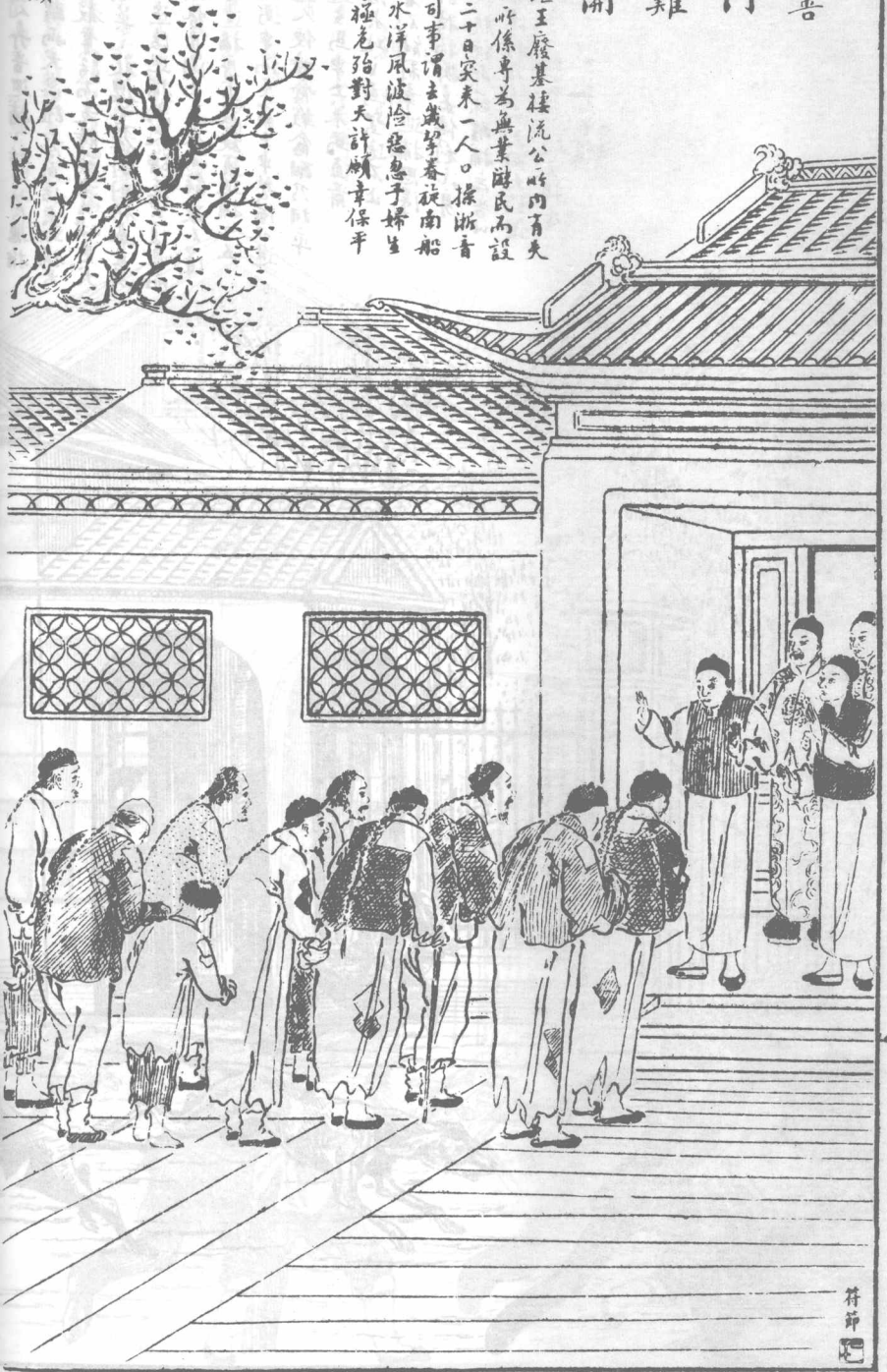
蘇

給

發

民了

此心願



煩將所
 內之人
 按名給
 洋司事
 奉令惟謹
 立列照冊
 點名當經
 未者親自給散每
 人一元計發去銀洋八
 十三元不留姓名脫然
 而去翌晨其人又至左
 樓流公所發給者大口一元小
 口五角又散洋三百餘元詎風粒
 流露城內窮民扶老携幼紛然
 至且百無賴流氓混雜其中約二
 三千人紛擾一警署湯湖司事
 知已肇事隨即赴縣請差到未
 彈壓其人始得飄然而去
 訪云苦門難開觀此番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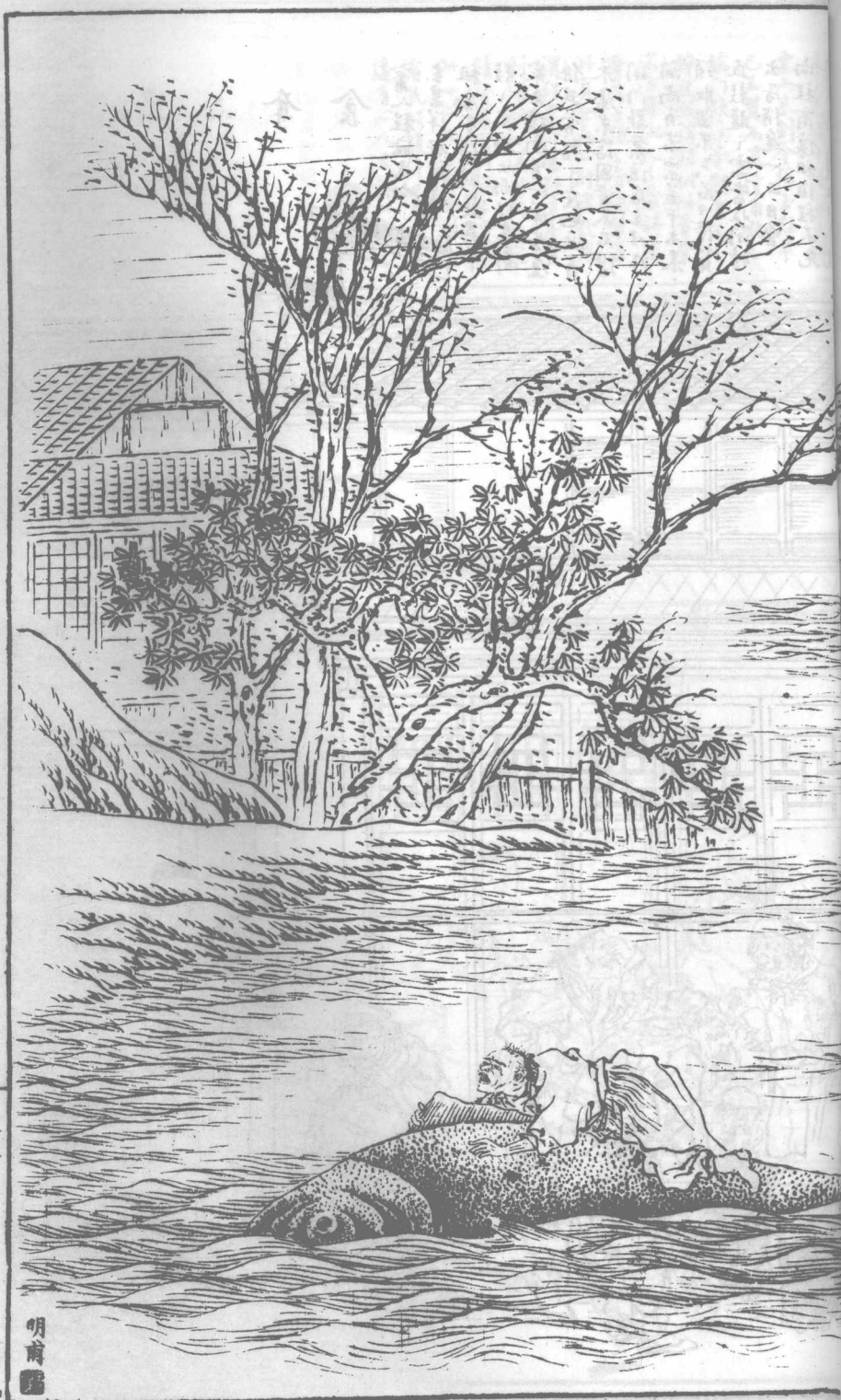


巨魚報德

閩人李德蘇乾而主臘同駕一小舟由
浮羅敏載物至叻道徑大加東李因
乘風轉帆天雨船滑以致失足墜水
蘇雖目擊不能救也迨抵叻岸向
海關申報適見李淋漓盡致由海灘
上岸慰問李言溺後雖語水性
力不自持幸有一巨魚以背乘我
腹遂得身浮水面時瞬已抵海岸
魚即棄而他適始悟水淺魚巨不能
再進蓋是魚固有意救我也急洵至無
水竄瑟縮而上其君重見天日亦一異事
回憶五年前曾在加東海捕獲巨魚一尾
形狀怪異目光閃爍情而釋之德然而逝
今茲救我者豈非當年所縱者耶語畢兩
人相對皆嗟逆歸舟而去



李德蘇
浮羅敏
海關申報
李言溺後
力不自持
幸有一巨
魚以背乘
我腹遂得
身浮水面
時瞬已抵
海岸魚即
棄而他適
始悟水淺
魚巨不能
再進蓋是
魚固有意
救我也急
洵至無水
竄瑟縮而
上其君重
見天日亦
一異事回
憶五年前
曾在加東
海捕獲巨
魚一尾形
狀怪異光
閃爍情而
釋之德然
而逝今茲
救我者豈
非當年所
縱者耶語
畢兩人相
對皆嗟逆
歸舟而去



忍 心 奪 食

富商程麻皮向
在某洋行經理

租屋事務刻最異常
往一不顧大局法界新

家木橋南首一帶房屋
係其管轄之度也近有

永康米店因資本不繼
閉門歇業該店主以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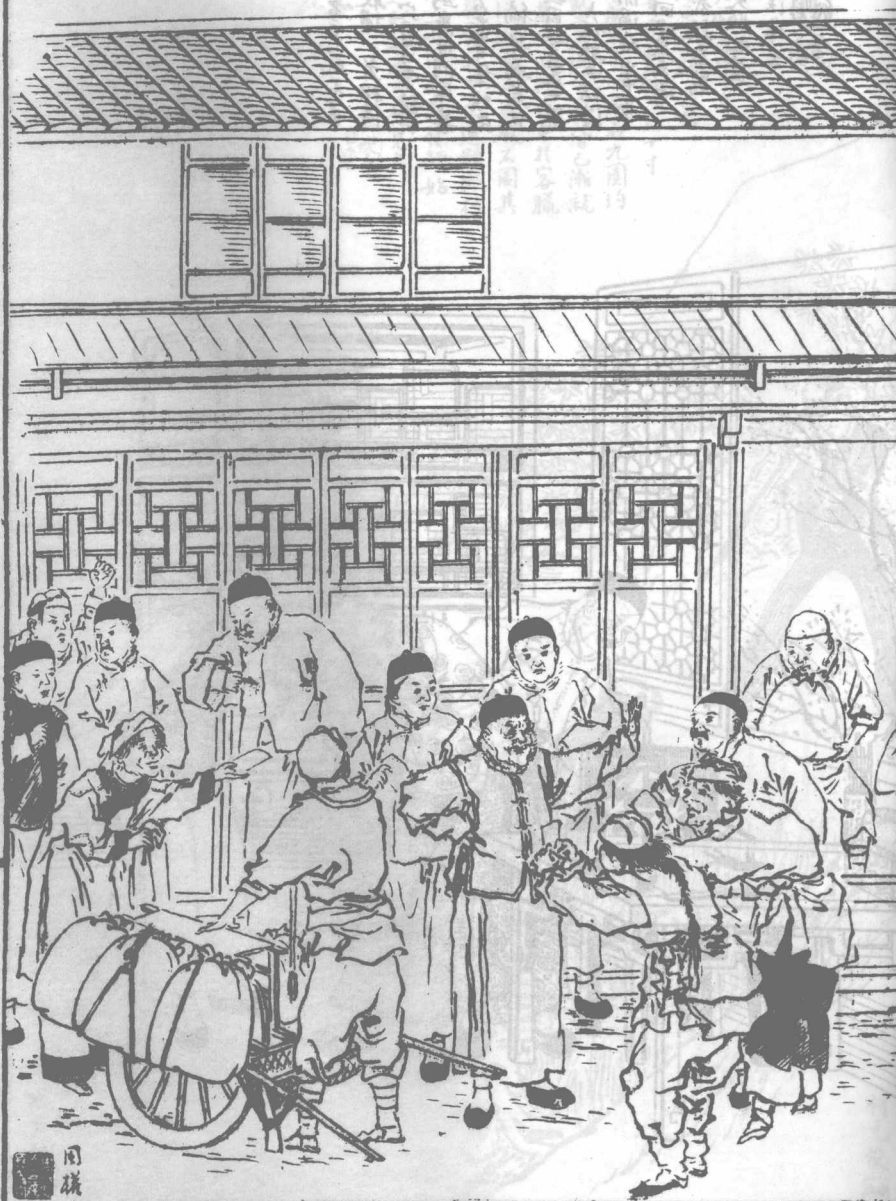
間尚有米票若干未
領取留米上石以待貧

民鼓腹之需當收閉時
出房稍遲一二日曾

向程商讓租值程不允
將米悉數攫取以中捷



足之先道平後貧民持
 粟而來則金糖玉粒早
 已不翼而飛待哺嘍嘍
 臨門飲江旁觀者為之
 慘然咸謂程似此奪食
 不止奪他人之食將盡
 奪其子孫之食造孽若
 此真金無心肝者也或
 謂程專以苞料造房首
 創增租之說割剝起家
 積資甚富乃猶不肯讓
 此一二日之房舍致令
 貧民枵腹餓日天道不
 遠乎心人且靜以觀之
 誠不若此
 誠不若此



同祺

鼠 語 律 法

湖南益陽縣署中素多巨鼠不若
 貓不設機爰才未無敢捕者相傳
 鼠能護庫內有一鼠穴月有常鼠以
 時伺晝夜障絕不為患近刑席某
 君以為妄誕就其一頭石炭日案頭失
 去狀紙一張顧爾緊要編尋無着焦
 灼甚深刑席之僕曰得無因鼠斃一鼠
 故有此惡作劇乎某君不信縣尹姑從
 其言飭隸到庫內焚香謝過旋以有事
 約某君到戴押房小坐比回書堂而
 案頭魚一死鼠在焉未焚隸在鼠
 穴首見一狀紙拾呈即失物也蓋
 係死鼠所竊斃之以昭法律云



鯪魚誌

巨

西曆二月十五號西蘭哥埠有
 武員名柯馬擊斃鯪魚一頭以英
 尺量之身長十六尺十寸圍徑六尺十寸
 剖其腹則有小鯪泥龜及魚一尾石丸約
 指二具人脊骨二塊暨魚鬃等物皆已漸就
 鎔消考驗約指知為某甲之物蓋甲於各臘
 亞杉板被鯪魚拖墜深淵適竟無蹤不聞其
 皆為鯪於此間然則脊骨亦中之遺體歟柯
 之擊鯪也共致鎗二十二响俾無害於鯪始
 轉轉就斃則其體之堅剛亦可想見矣

顏然
 自



何元俊

合歡橘

草木有忘憂之說樹
有長春之名名具

本心不相強也

合心楊郡

某巨紳府

第有木奴

一株上有

並蒂橘二十

餘枚舉室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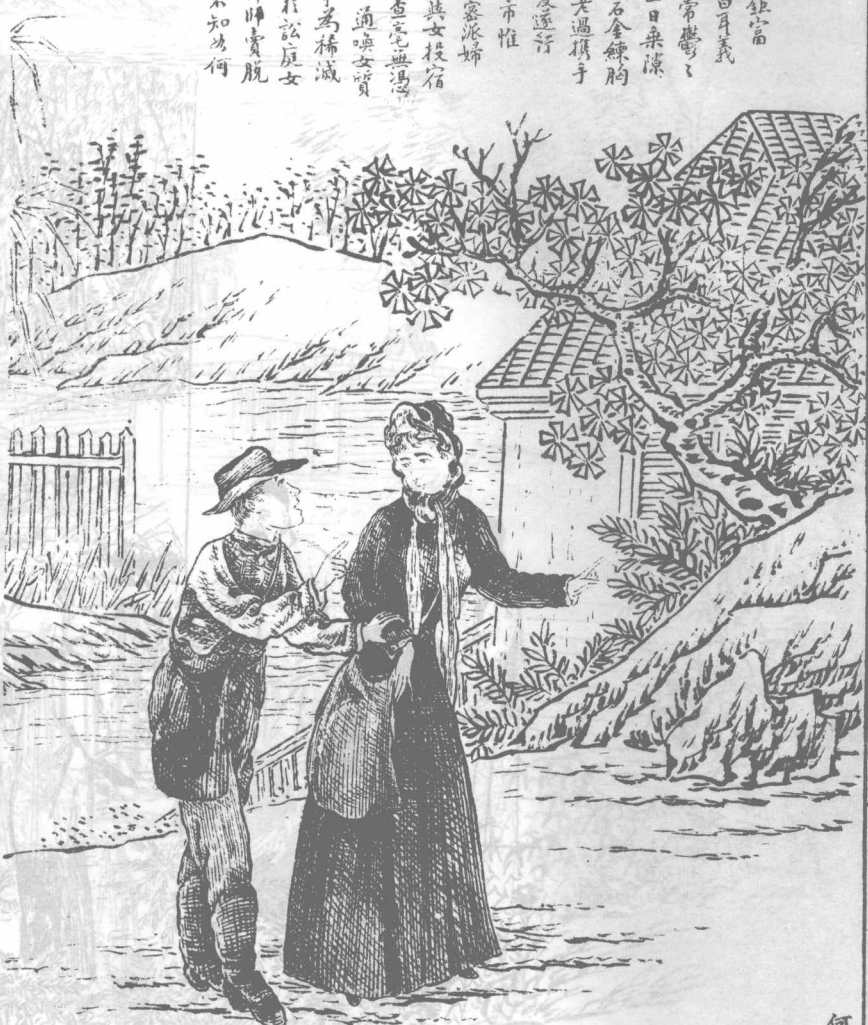
詳命以為異或謂蓮
 開並蒂韻事流傳不
 聞補亦有是弄告巨
 紳一固風雅士也流
 覽久之歎髯大笑曰
 是祥瑞也可命其名
 曰合歡補翌日大設
 倚筵拍集名流墨客
 飲酒賦詩為補賀為
 得補者賀也邗江人
 士遂喧傳為盛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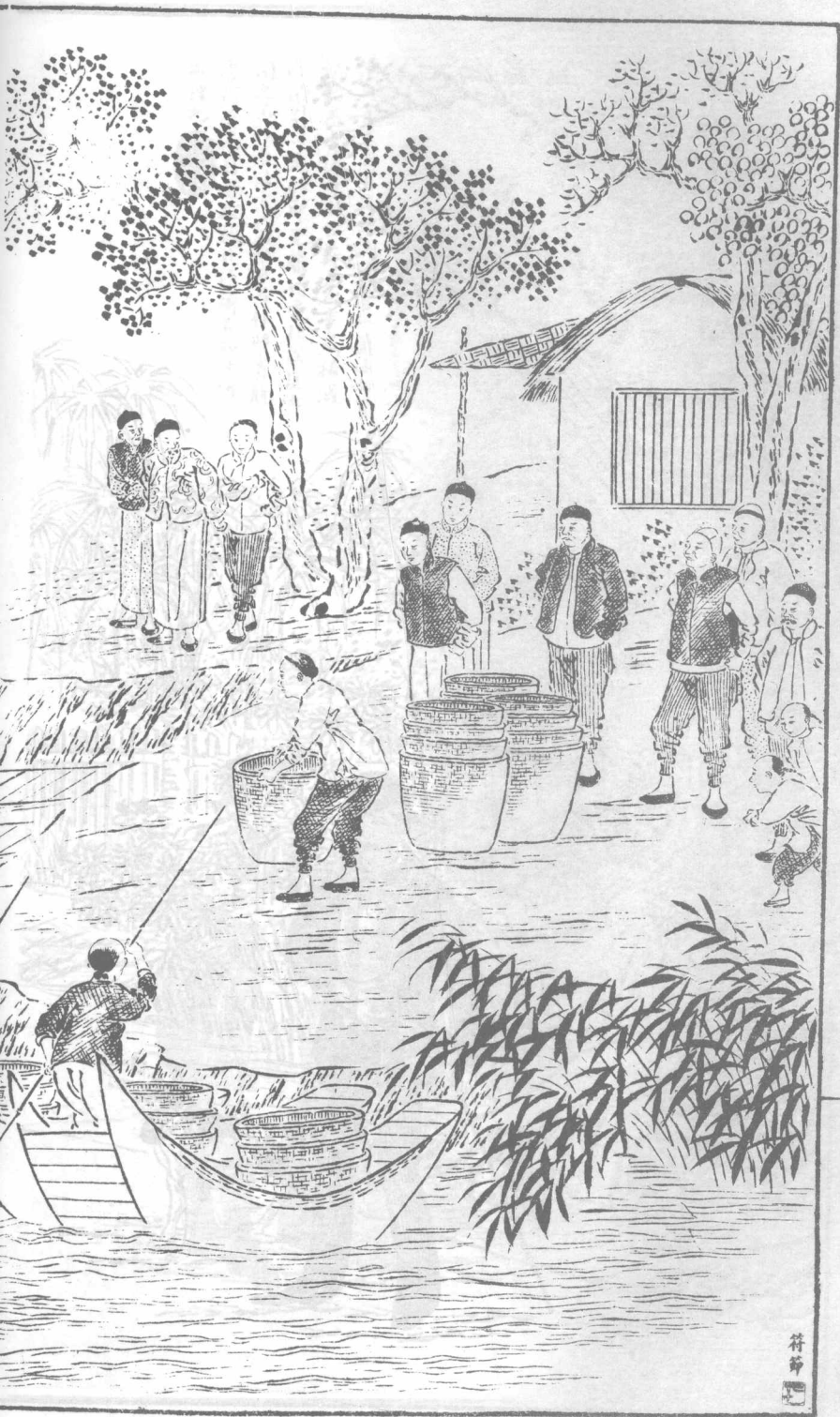
離婚奇談

美國星加坡州跌度曼依度市鉅富
 名刺度者有女美法容嫁英日耳義
 國赫威公爵高貴相持而女居常鬱
 偏居其於卑田院中名老過者一日乘涼
 竟其偕臨行時於頸插繫鑽石金鍊胸
 前挂一麻袋內貯乞食一具與老過携手
 同行樓口微滿笑容可掬去年夏遂行
 抵匈牙利國都府布達列斯度市惟
 時謠傳俄政府將不利於該國憲派婦
 人為間諜藉察基謹因見老過其女投宿
 旅店形跡可疑巡捕遂入室搜查竟無憑
 證只有某國王其女調情書一通喚女質
 訊始悉女係白國公爵夫人事為稀瀛
 所引引以為恥即呈離婚書於該國女
 間之不服雇法京巴黎有名律師賣脫
 書何曾影若控稀於法衙不知如何
 辦理也

不
可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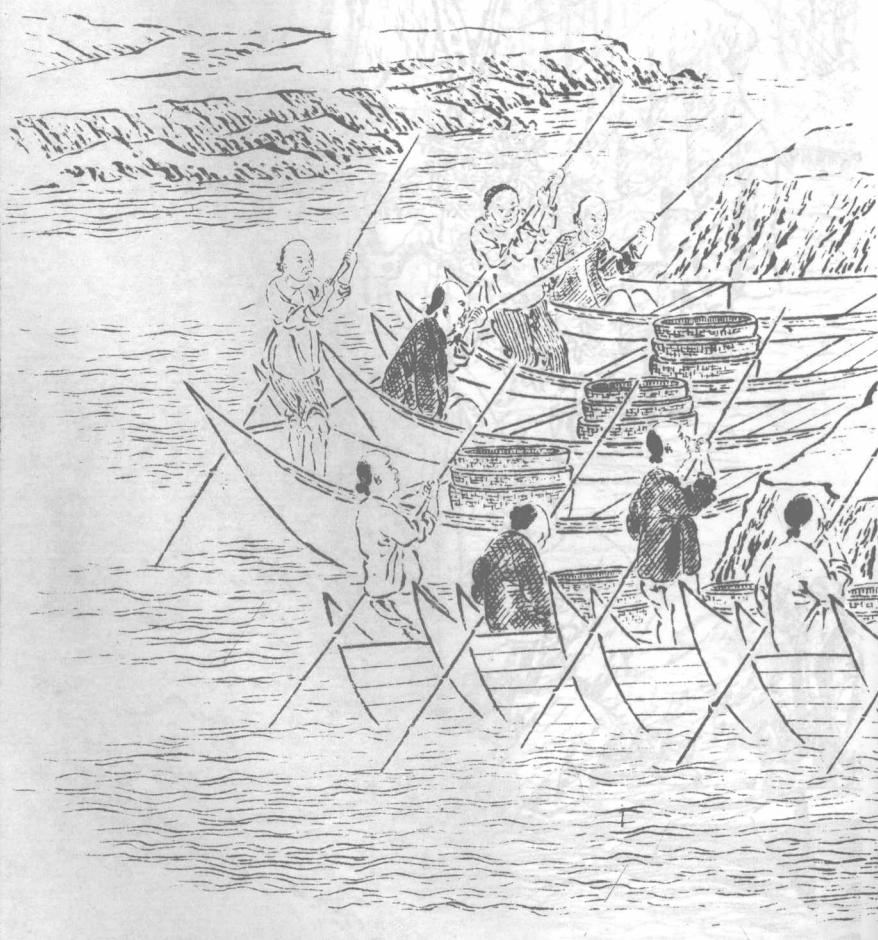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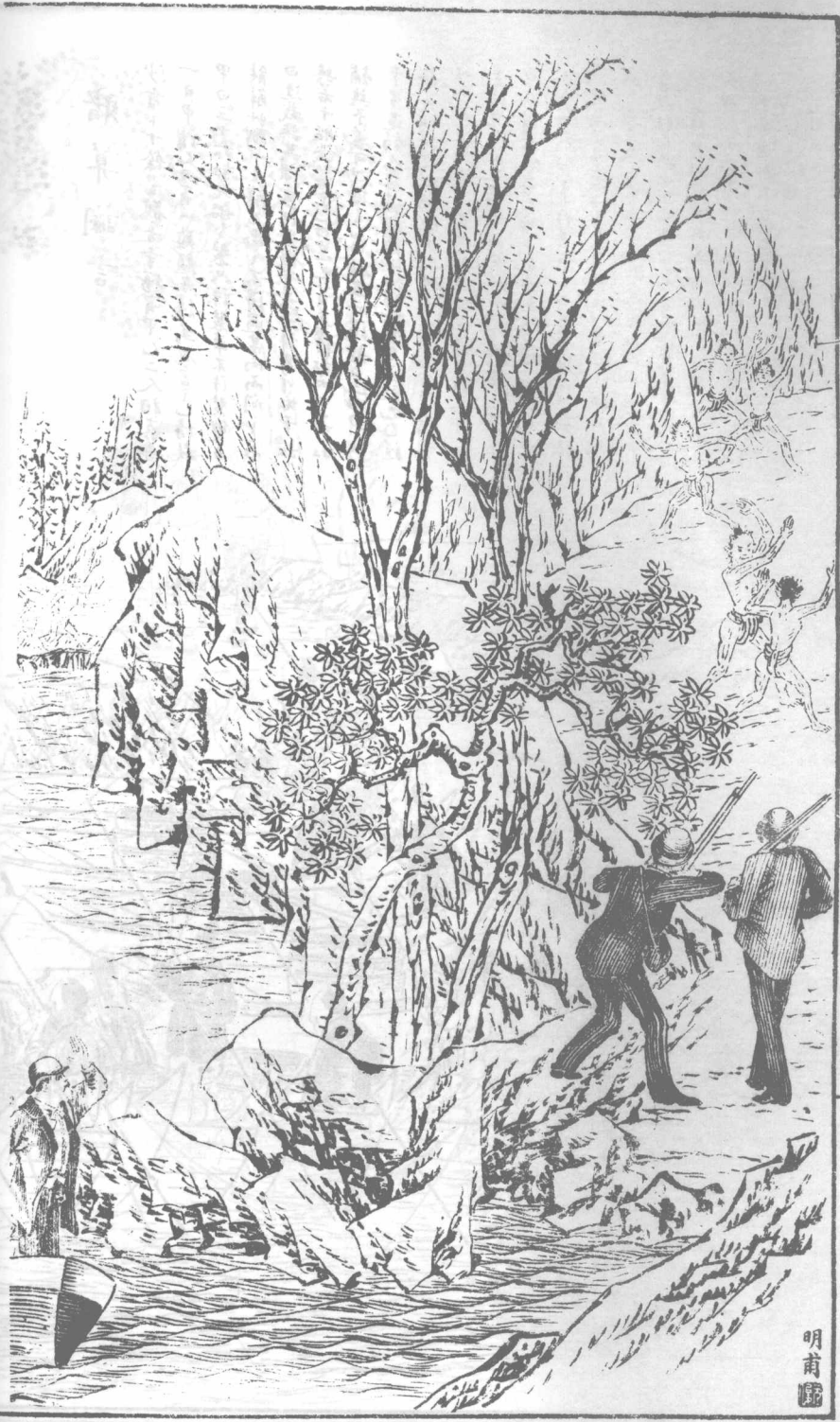


賭算調言

沙市下十餘日之觀音寺場有甲乙二人相交甚善
 一日甲謂乙曰有一難題子請為我言之請教
 甲曰三十六缸九船各裝若干許裝單不許裝雙有
 能解此酬以豆觴乙思之不得過某丙而問之丙
 曰逆哉其深究何者徵實為子許易若若干缸
 若若干船試思之乙曰某也必負焉得缸內曰某缸
 舖其子善可謀之乙曰願安所得船乎丙曰江
 干多是釣人石若問諸水濱九艇可立致也乙從
 其言借得九艇移近缸舖將三十六缸真之河干
 以一三五七九之數遞加遞減卒餘一缸莫可任
 置須史力倦乙與丙至茶肆小憩有好事之某丁
 忽欲借者代善卷轉立易不費次忽墜一缸於水
 丁大驚失色旁有踏者戲之曰以此結局甚妙不
 然彼無了日盍給乙焉丁然以告乙乙視其船
 或三或五或七或九而又不見餘缸不暇核數大
 喜欲拉乙與丙丁向甲索東道或推或挽竟得大
 嚼後驗其船果皆單裝而獨缺一缸甲問乙乙
 不知丁至此始吐其實且願賠缸乙始恍然大悟
 聞者皆嗤笑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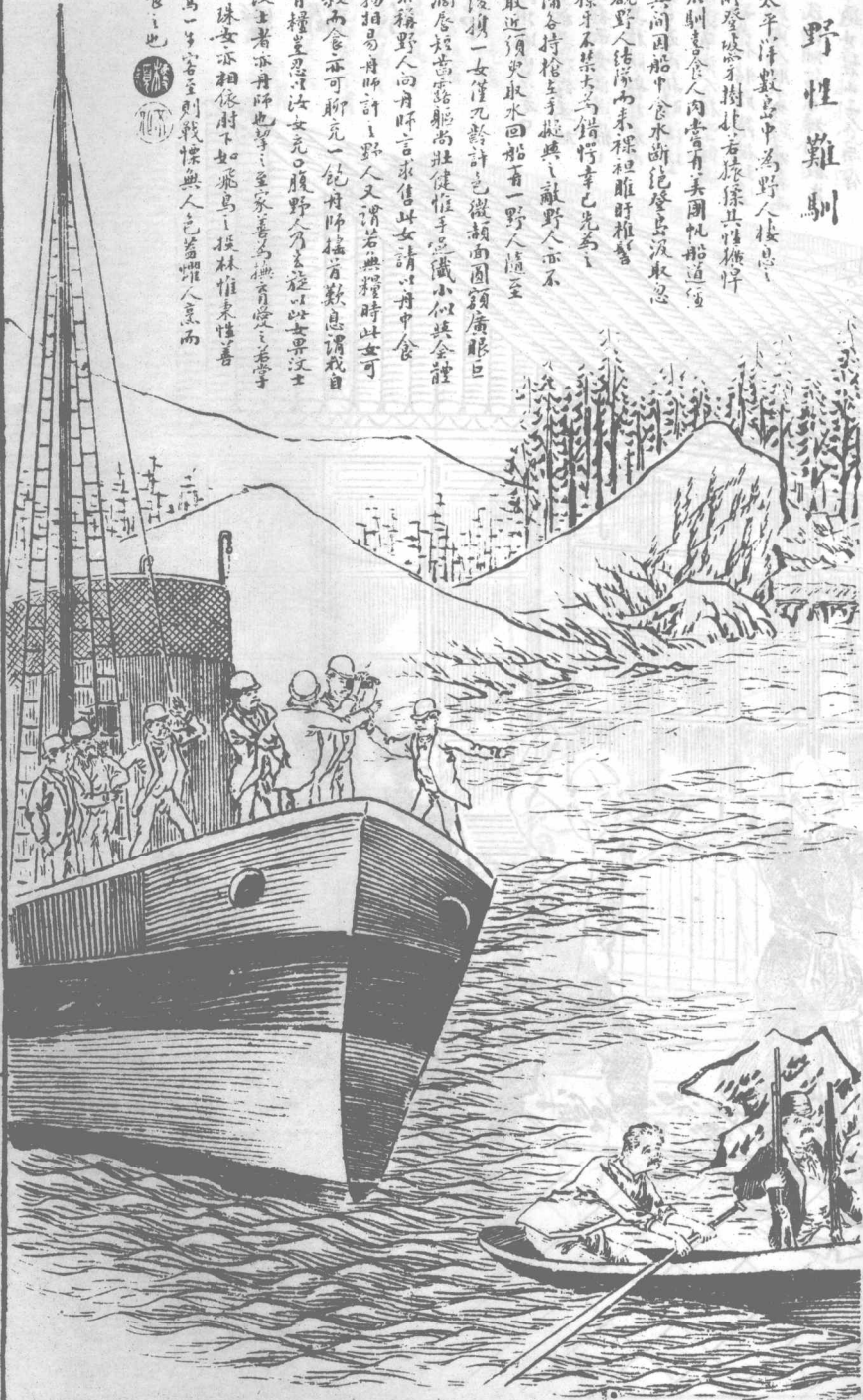
調言





野性難馴

太平洋數島中為野人棲息之所
 摩破牙樹北若旅孫其性懶悍
 不馴喜食人肉常有美圖帆船道經
 其間因船中食水斷絕登島汲取忽
 觀野人結隊而未裸袒雖時雜誓
 掠才不禁大為錯愕幸已先為一
 備各持槍在手擬與之敵野人亦不
 敢近須臾取水回船有一野人隨至
 後復一女僅九齡許色微頰面圓頸廣眼巨
 潤唇短舌露齒形尚壯健惟手足纖小似其全體
 不稱野人向舟呼言求售此女請以舟中食
 物相易舟師許之野人又謂若無糧時此女可
 殺而食亦可聊充一飽舟師搖首歎息謂我自
 有糧豈忍汝女充口腹野人乃去旋以此女置汶士
 汶士者亦舟師也學之至家善為撫育愛之若掌子
 上珠女亦相依射下如飛鳥一振林惟秉性善
 驚一若客至則戰慄無人色若啣人魚而
 食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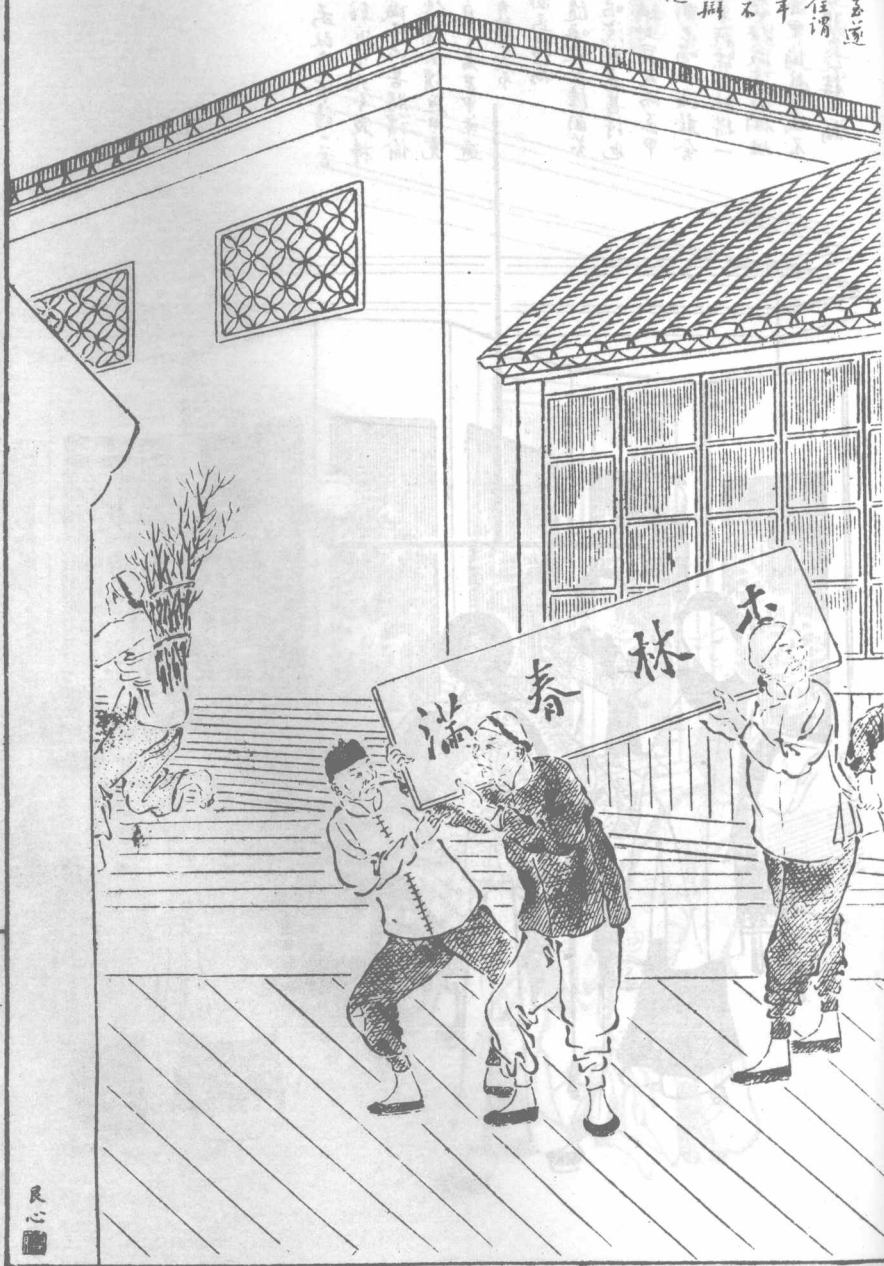


變觸紛爭

湖州城內某巷口
有捕魚館為碼
形鵝面者流過癡
所其招牌懸於巷內
某日春雨新晴泥塗
滑健者行人拍案經過
不知如何將牌觸破致直
於地鄉人胆小或飛飛奔而
去及該烟館男婦聞聲出
視通見縣王二人高肩



匾額一方搖搖而五道
 不問情由上二兩扭住謂
 撤牌墜地有碍一七年
 利市淘氣之勢誓不
 干休損匾令再三伸辯
 無效口氣戾戾無從
 剖曰幸有好事者
 出為勸解罰令
 賠償服禮以了
 其事捐匾人
 念之火中燒指
 天誓曰勉強
 認過知其事
 者莫不為一
 呼冤此真可謂
 冤矣一災矣



跪樓笑柄

昔人有嘲懼內者為改千字詩云
 以贈之曰雲淡風輕近午天
 不展柳院牀前時人不識子心苦
 將謂偷閑學拜年為一時傳誦不謂近日竟
 有於大庭廣眾中見之者某甲年逾
 弱冠衣服翩翩素履李常

癖前日偕某乙至西馬路萬

家春大餐館晚膳隨喚妓女陸蘭芬
 侍酒猜枚行令低唱淺斟意甚得意

忽甲乙夫婦蓮步姍姍笑然而至甲

欲適不能被捉髮辮大罵曰汝敢舍

家鴉而逐野鴛鴦甲戰慄不能措一

詞婦回顧陸妓方欲扭毆徑已擁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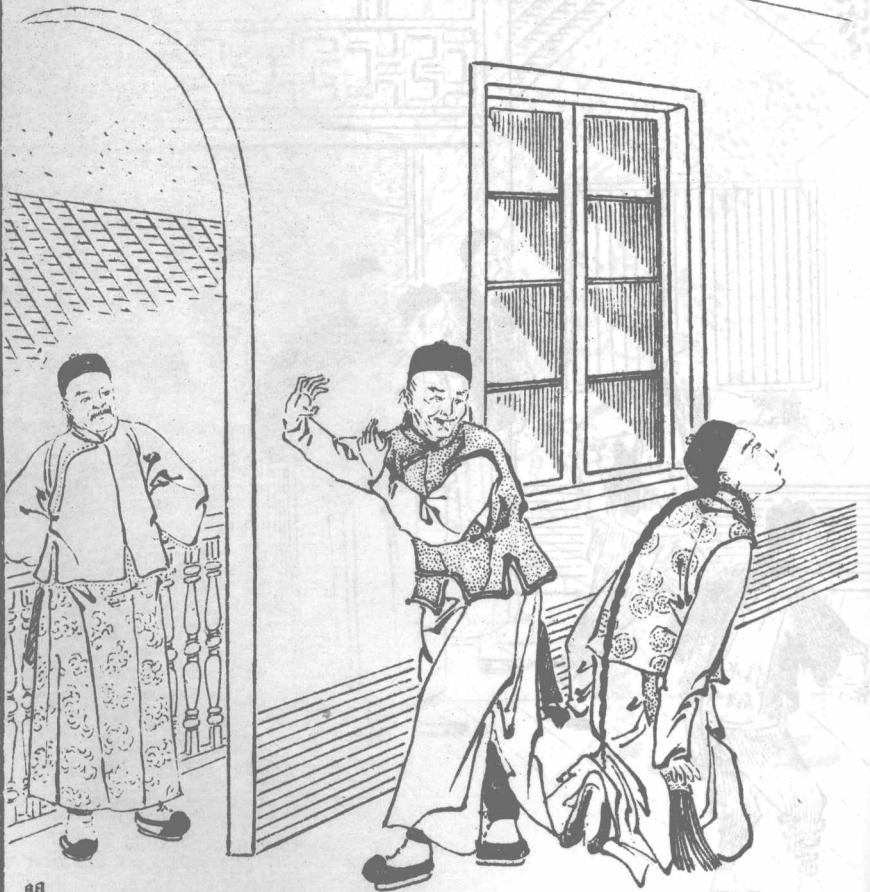
陸始抱頭鼠竄而去甲頓於獅威不

得已乃演雜劇十羅香跪樓一齣



謂千不是萬不是總是小生的
 不是娘子請息怒卑人而今
 兩後斯一不再矣為婦始齊
 顏拉一起立押令出門而
 去滿樓觀者為一聚然

潘
 世
 榮
 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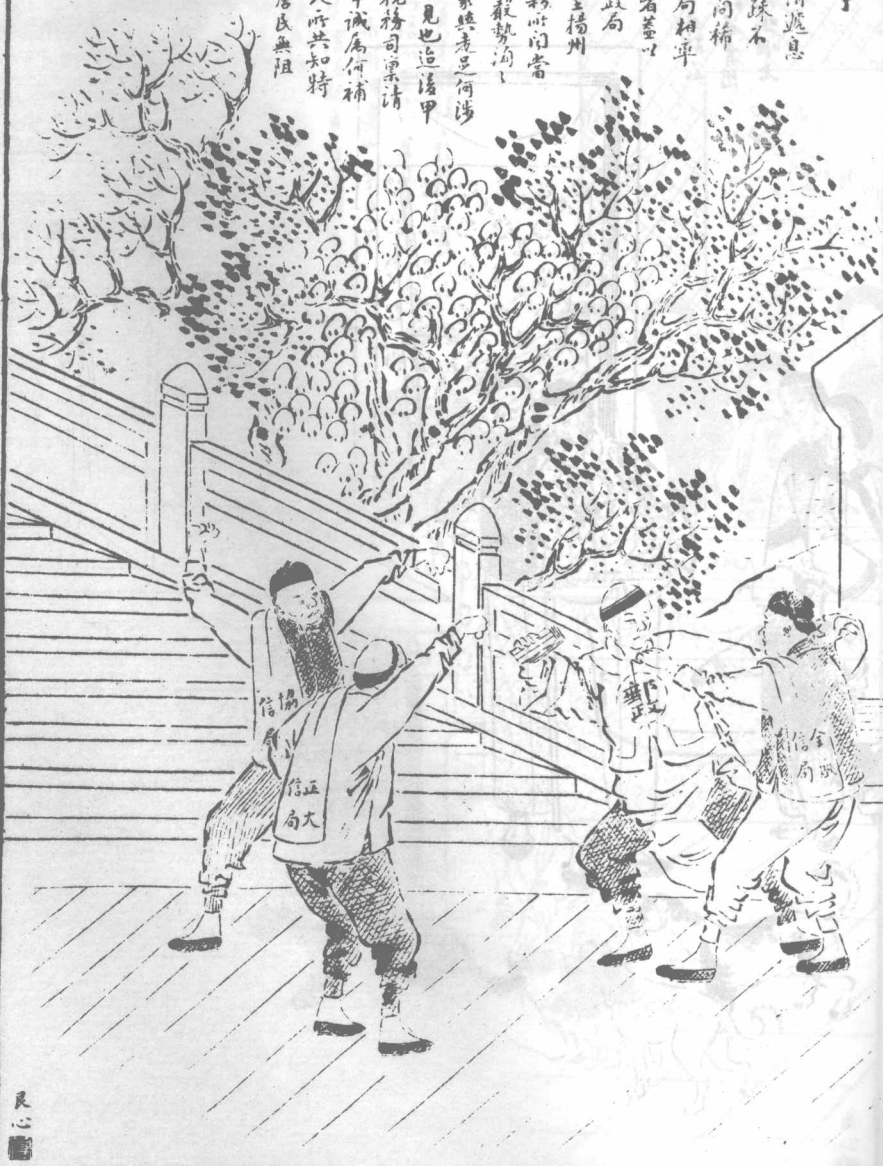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likely a title or introductory te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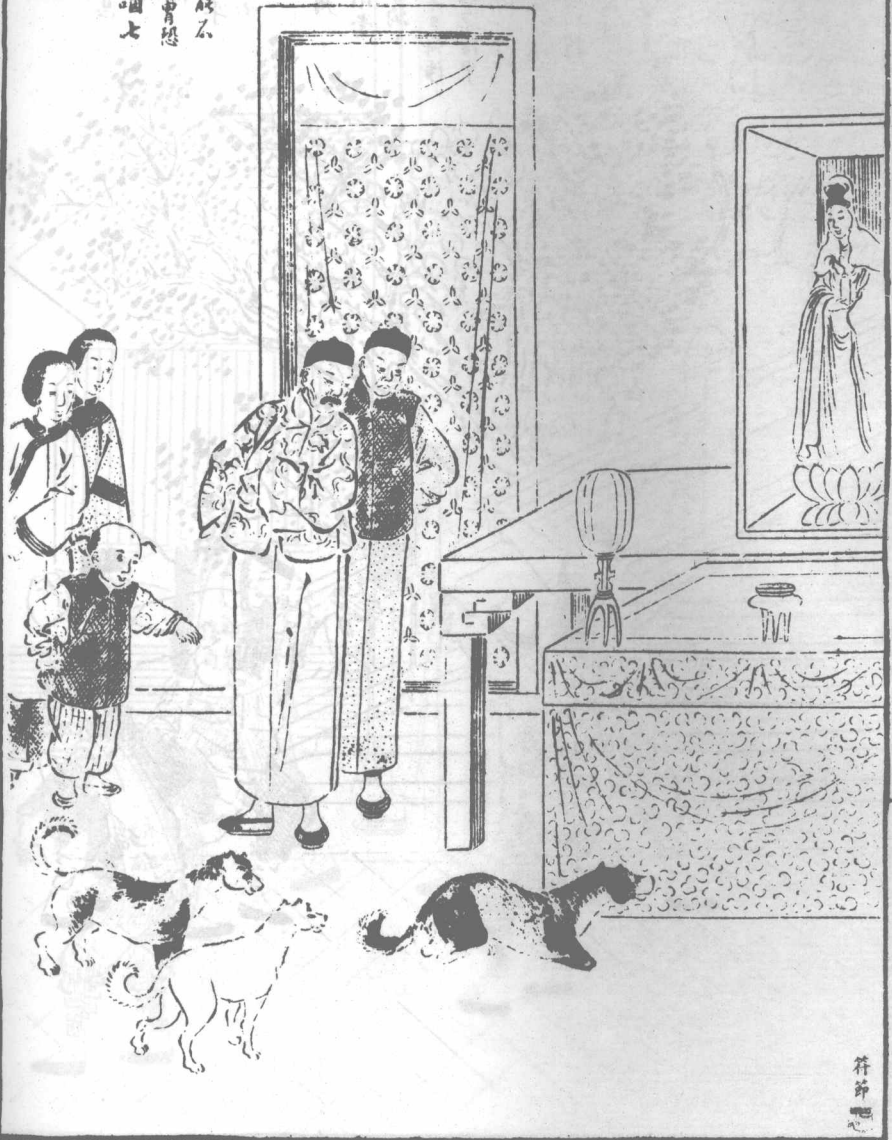
信局肇事

自郵政開辦後各處傳消息諸多窒礙且郵夫地生疎不孰路徑以致魚沉雁杳音問稀通居民均稱不便及至信局相率歇業其有起而與之為難者蓋以奪其生計故也前日鎮江郵政局遣差至甲乙丙丁等處備信至揚州今向各店投送事為信局夥計所當即糾集同類向甲等尋衅報執洵如臨夫敵不知事關國家興衰何涉乃竟逞怒及此是真愚民之見也迨法甲等賍往逃回訴諸郵局稅務司稟請開道委員查辦大費周章誠屬何補於事然郵局之利弊則固人所共知特在經理者之變通辦理俾居民無阻滯之虞民局有沾潤之惠斯為無遺憾耳



犬知朔望

其新富華畜一烏犬強壯異常飼時烏犬不至羣犬不食惟朔望讓尊犬食之而烏者一日不食黎明四足跪於佛座前頭搶於地似作叩首狀蓋其前生如素禮佛者也常見主人及則黑者低頭垂尾歛袖不揚主人喜則搖首縱身騰躍若一曰主人遇得意事板拳大笑烏犬亦跳躍大快眾皆異且能不倚地宴恐于王之怒叱也不吠華曾恐嘉客之受辱也後聞其主死嗚咽七日絕食而死



醉判

蘇州某大令性喜共翹秀才游獵，於醉後坐堂。番李口中喃喃不知何語而堂上易非曲直。彼固在堂旁中，也日以前番押還一李竟不問情由突將房主大加筆楚，謂汝既有房屋何不自居而租於他人，以致涉訟，殊屬該打房主以被告未嘗訊辦而反自受痛苦，遂大呼冤枉。一時兩旁觀審者無不大笑，閱堂而大令亦自知誤判，立即還堂而散。嗚呼該令者何其謬也。



老當益壯

江西進賢縣人張甲務農為業
 家積小康幼時鄰村李姓女為
 室未合卷而紅巾冠玉一家星
 散輓轉幾十年甲在臺湖為人
 灌園度日克勤克儉積有餘資
 有與之議婚者拒不納蓋其心
 固未嘗一日忘女也女自甲去
 後夫志不嫁旋行江俗拜鏡禮
 過門奉侍翁姑以孝聞無倦色
 拜鏡者凡新郎久客不歸由乾
 宅用大鏡一面供設中堂迎女
 與之交拜取鏡裏圓圖之意未
 幾翁姑相繼逝世女備辦殯葬且
 擇甲同父弟所生三齡幼子撫養
 成人豫蓄入洋為一納室去冬生
 一孫正值誕辰月大開湯餅
 筵甲忽獲被褥未見賓客滿堂詢
 知其事向眾具道新未女聞之知
 係董姑德疑其祥極憶昔姑遺囑
 謂甲胸前一犬黑癩左膝後有



一紅痣請驗一果此種舍女姑
 注認為夫時甲年乙七十有四
 女小二歲已七十有二矣乃由
 其子雇備樂人俾一對白頭
 人同完花燭一時傳為佳
 話云



同病相憐

車東城西黃沙陳某以辦米為
 業往高樓時價甚昂居昔前
 病年息集疫而逃遺有二子長
 日甲次日乙年俱已冠婚手好閒
 自父亡後運癖嗜煙霞兼好賭博
 不及一載產業蕩然復將祖墳變
 賣漸至流為乞丐亦已年餘春天
 氣嚴寒連旬下雨黑白米無錢可買煙飯
 廢者癖難療乙貧病交侵鼓成重疾奄
 一息殘喘僅延一日周至西紫巷社亭
 前兄弟相造款款太息乙枕其兄
 股徒作呻吟兄抱其弟頭徒無悲泣
 雖窮窮遠隔亦痛癢關心回憶當時
 晨夢樓中煙霞空裏何等雄豪今
 乃同病相憐一寢至此可勝數世嗣
 有共其父相識者見而憫之開以
 洋炭救乃相率而去



復其其
 黃和利
 葉如
 香引
 京承林木
 三氣王
 不以
 羅
 不
 不
 大
 又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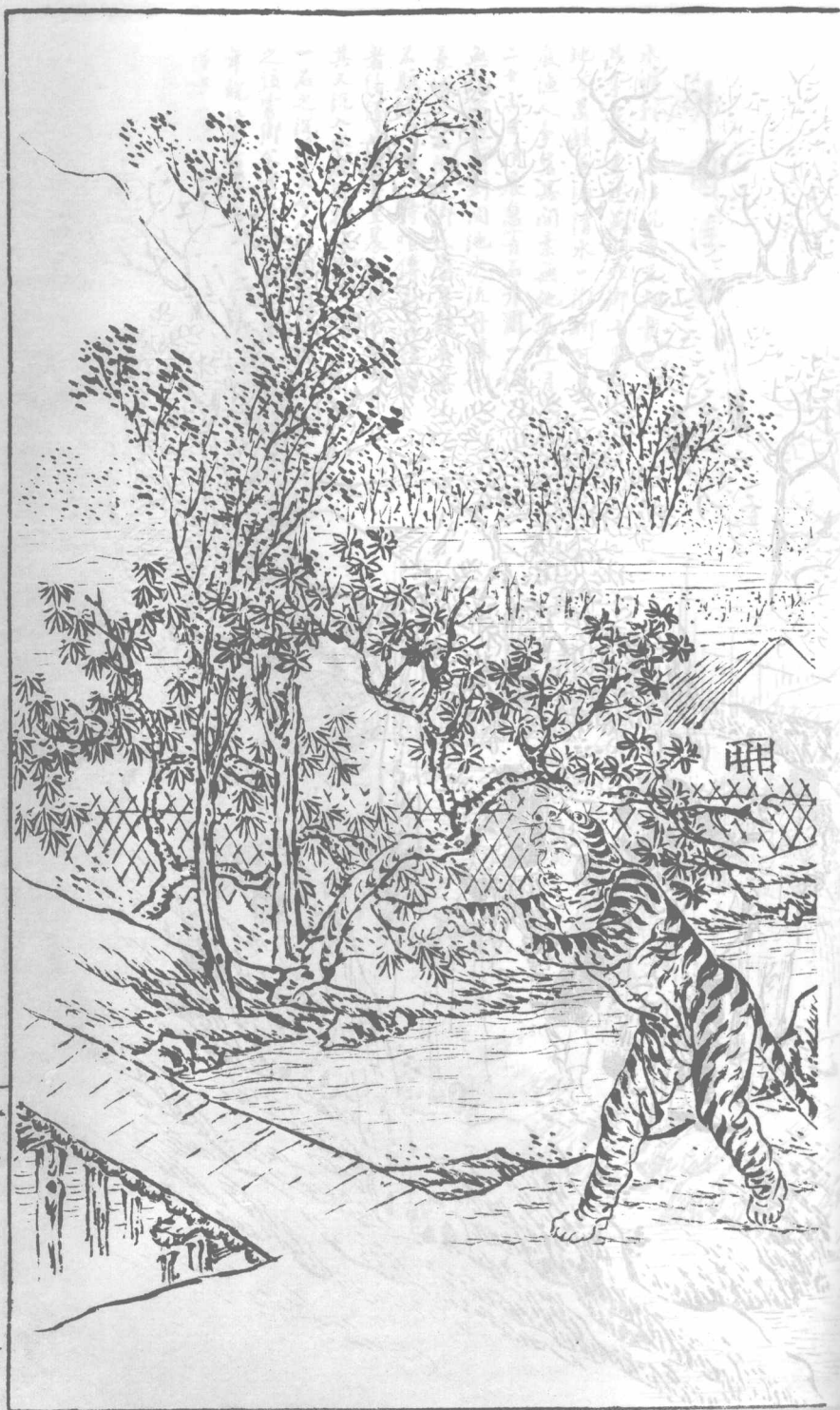


假鬼逐虎

福州東門外有老園黃某
 園中莖菜常被人偷刈深
 夜偵之驟見黃斑猛虎入園
 躊躇駭極而歸自是夜間不敢
 一至此之有人言及園中猛虎乃
 偷菜者所為若果真虎泥中何
 不一印虎跡黃漸悟其詐未幾
 又有老母者曰頃得假虎消息矣
 右鄰陳某素為此術盡捕之黃以
 洽比情深執之不便心生一計思
 以假鬼恐嚇假虎是夜乘月色朦
 朧白裝厲鬼模樣踈伏園中陳
 不知又衣虎衣而往黃遂見陳
 之虎衣而奔黃尾追不舍陳以
 虎衣挂木而仆黃按其背虎已
 覺絕黃恨人命相關亦及奔至
 家次日過訪則依然無恙蓋自
 黃啼後陳亦頓醒而返自是近
 鄉無虎患

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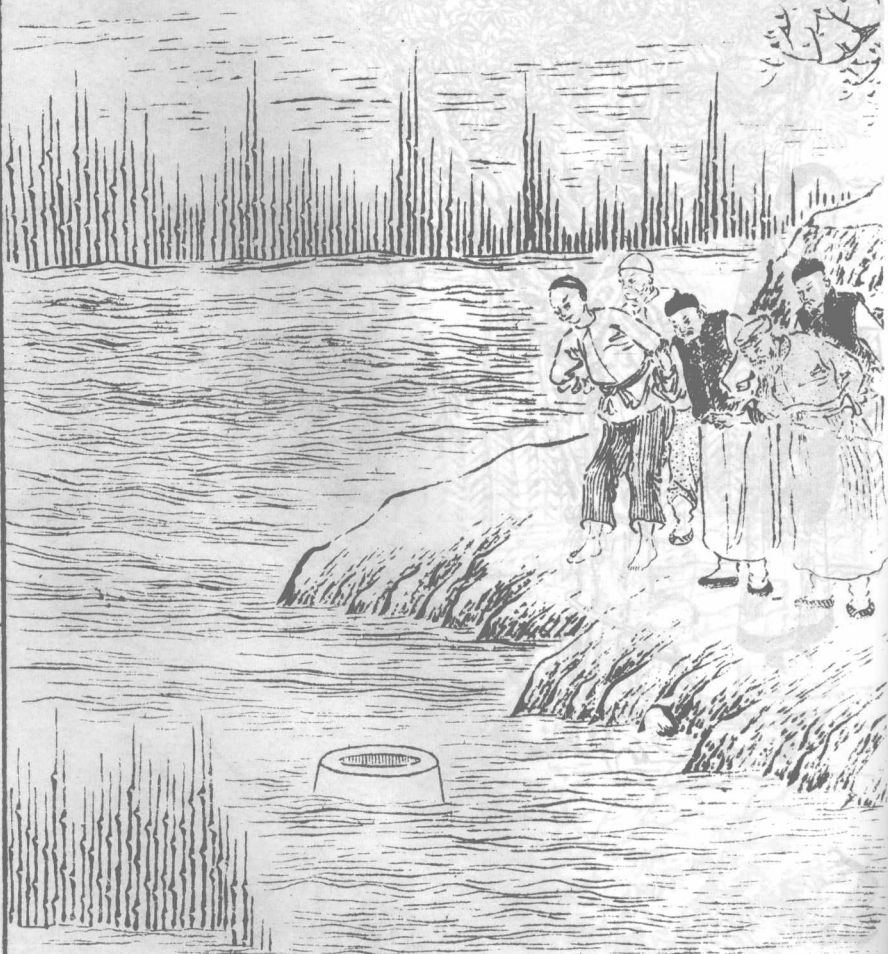




井園浮水

水性輕浮石性沉重不相載也而其事要不盡然蕪湖莊鄉十里牌地方某姓魚塘清水一泓聊可見底漁人多集其間素無他異上月二十二日清晨忽有石井園一個無端浮起頃刻間池水流丹勝似長城之塞附近鄉民踴躍觀看莫不駭為異事一時喧傳遐邇往觀者絡繹不絕至翌晨忽失所在吁其又沉入水底耶抑被人收拾可也耶一石之沉浮真令人疑團莫釋矣聞之該鄉父老言道光戊申大水之年皖江災百里書成澤國曾聞此物浮水一次念忽復見不知至何朕兆讀書明理之君子亦惟以見怪不怪客之可也

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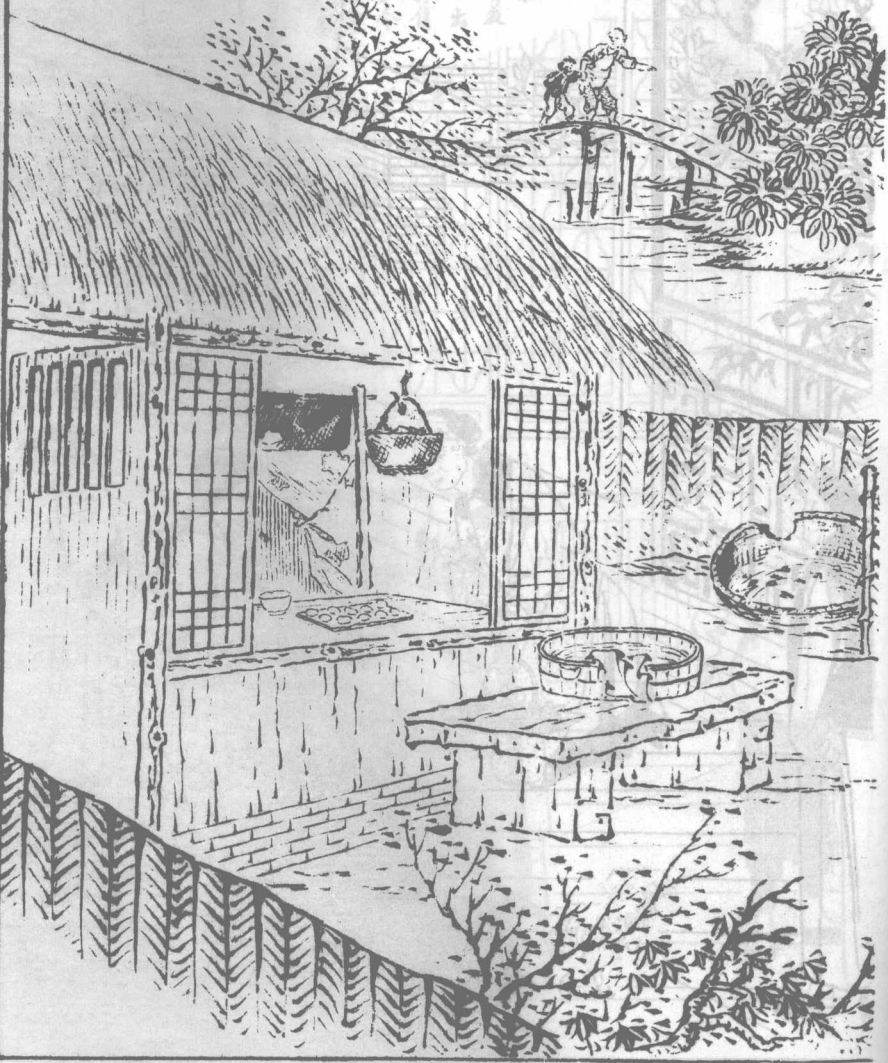




四上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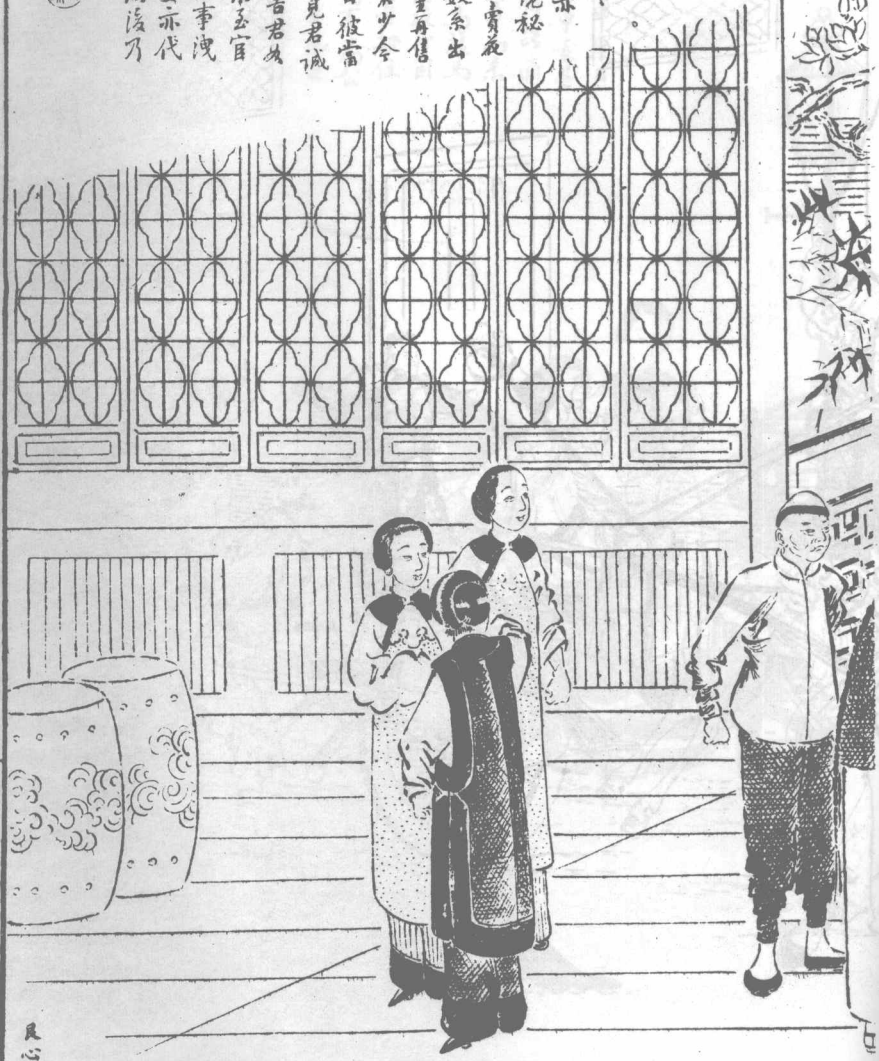
車東肇城北街某甲家茅屋一
 椽斯樓梅鶴頻年失業生計維艱以
 致炊煙屢斷半衣對泣莫可如何一
 日夕陽已下半粟難謀其子年甫三
 齡凍餒交加嘔吐不已母顧而側然
 謂子曰汝毋泣母當製杯糊以療汝飢
 子閉言啼果止旋出泥罔絡身
 入內良久不出未幾甲婦入宮不見尋至
 後園則妻已殮僅於樹上一縷苦魂已
 不知飛往何處甲至此悲從中乘自
 念事而此不致遂死無果後人遂
 將孩繫樹亦自縊焉迨鄰右
 不見甲夫婦踪跡相與尋覓
 突見一樹四處臨風搖曳大
 驚果已逝前請視知已無可挽
 回乃歸質為一驗埋聞其事者
 莫不歎歎欲絕嘗見三上吊一
 副概令人踏然實憐不困於命
 而又增其一焉吁可哀也已

同錄
 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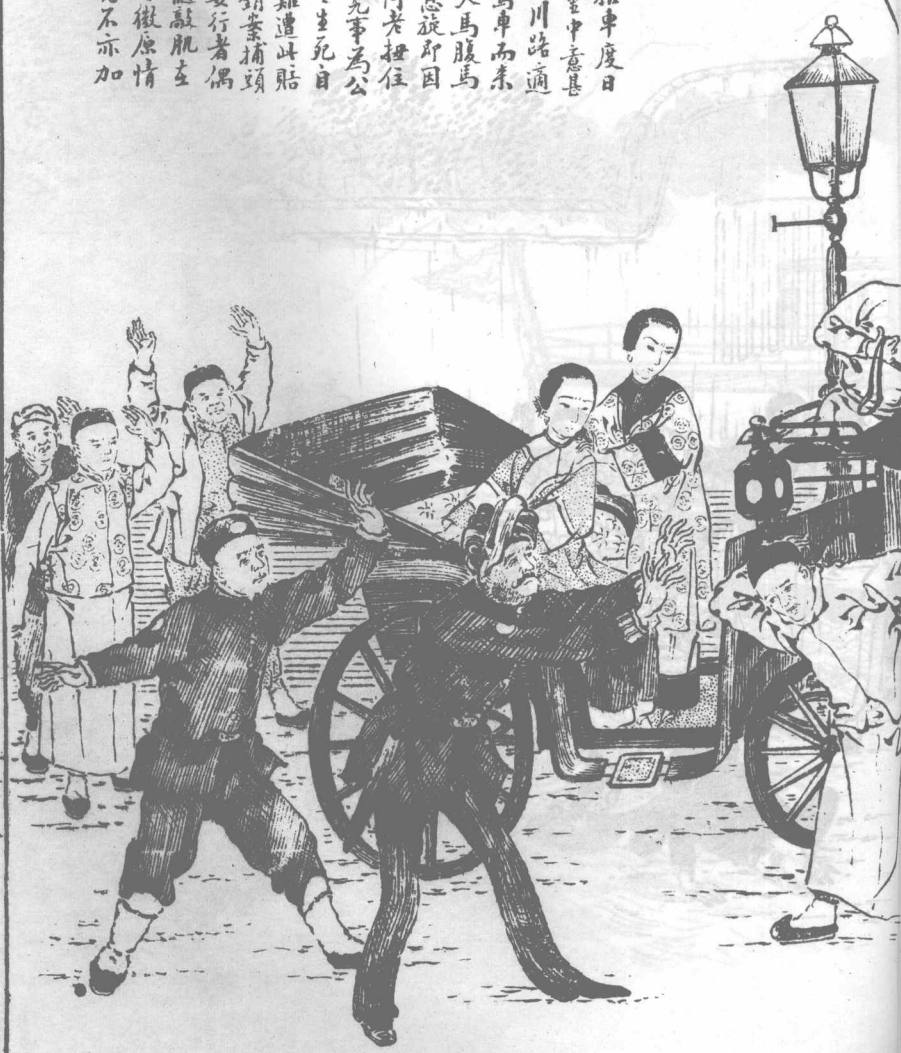
放鴿未成

京師前門外某官五
 冬欲納一小星藉伴客
 中岑寤嘗託賣展娘某氏
 為之物色旋選得某氏女玉貌
 娉婷堪感金屋遂以三百金納之
 寵禮專房而情款洽實展娘亦
 常至寓所共女小語唱行離詭秘
 官不察一夕女謂官曰君亦知實展
 娘為何人乎官驚詢其故女曰奴系出
 名門自前年被拐後一售於東里再售
 於西御莊今而三矣該娘得金不少今
 又屢未備任約奴潛逃期在明日彼當
 復玉羞憤欲白鴿之老蟻媒也奴見君誠
 實可靠不忍別抱琵琶敢以情告君如
 不信請執而訊之可也日姬果至官
 命僕人擊之以索嚴加詰問姬知事洩
 跪求恕罪請送此去不復踵門女亦代
 為後類官遂釋之女喜曰今而後乃
 得為君婦矣自是和好通帶



車穿馬腹

江北小車夫陳阿老在港上推車度日
 駕輕就熟徜徉於洋場十里中意甚
 得也前日推車至英界北四川路適
 遇公大馬車行馬夫陳阿妹駕車而未
 阿老偶不經心誤將車擋截入馬腹馬
 痛極倒地鮮血淋漓奄奄一息旋即因
 傷斃命阿妹怒逆心起立將阿老扭住
 喚集華捕拘送捕房以憑訊究事為公
 大行王所聞急往察視知馬之生死自
 有定爰而阿老貧苦細民萬難遭此賠
 累惻然動念遂投捕房求為銷案捕頭
 准王將陳開釋嗟世之情勢兵行者偶
 遭板物必多方勒令賠償利隨敲脫左
 所希願合該行主乃能體恤實徵原情
 宥罪不獨好行其德即其識見不亦加
 人一等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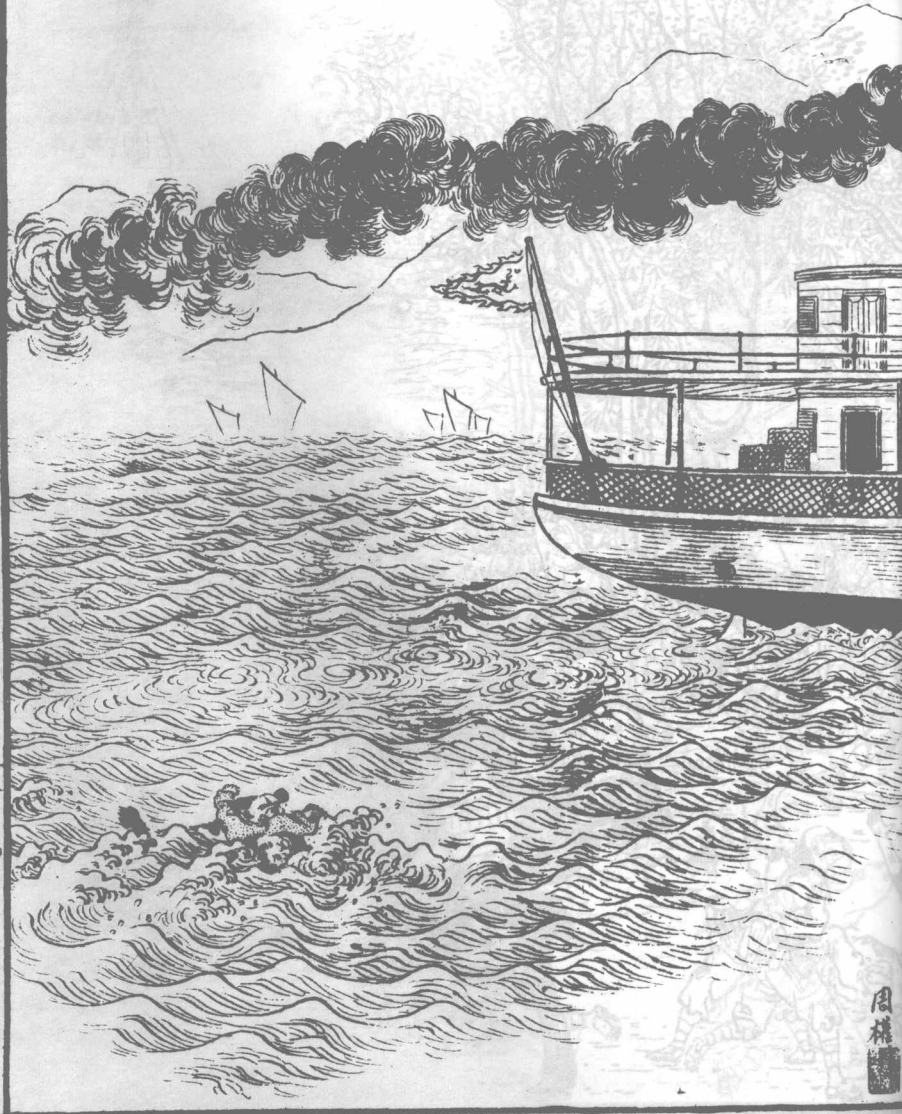
埋沒英雄

某甲不知何許人擅少林術時在粵東賣武自謂素精武藝而貌為處子故人皆稱之日者有教師乙丙二人所謂暗鳴則山嶽朋類吃吃則風雲變色者欺甲存弱欲與乙丙技甲既謙遜不獲因而伸其猿臂奮彼鶴拳或左或右或後或前進退自如伸縮合度公孫之舞劍未足擬其飛騰宜儻一弄九難以狀其旋轉俄而一鼓吹喝則乙丙二人已仆於步之外而莫敢再前矣一時作壁上觀者莫不噴舌稱奇



狗能救人

通州輪船往來南北洋素稱安謐
 船上養有一狗性極靈敏善泗水雖
 遇大海風浪滔天弗懼也去年曾
 有搭客攜一孩年纔五齡偶因失
 足跌入波心人無知者狗適至幸見
 之即躍入海中銜之而起猶梯以上
 將孩救於艙面而之猶亂吠室異
 而跡始知孩已落水為狗所救急
 取薑湯灌之漸得蘇醒而孩體絕
 無狗咬痕因感其德為購牛肉爰
 元以資飽啖聞是狗救人已非一
 次然則人而獸心者不將此狗
 之不若哉



周權

大開洋場

本埠英善租

界各小車

夫因英

工部局

議加月

捐二百文

聚眾歇業

至前日竟停

約若干人各持

扁担橫排會於黃浦

灘滬會門首通見某

姓塌車滿載而去

該車夫等見而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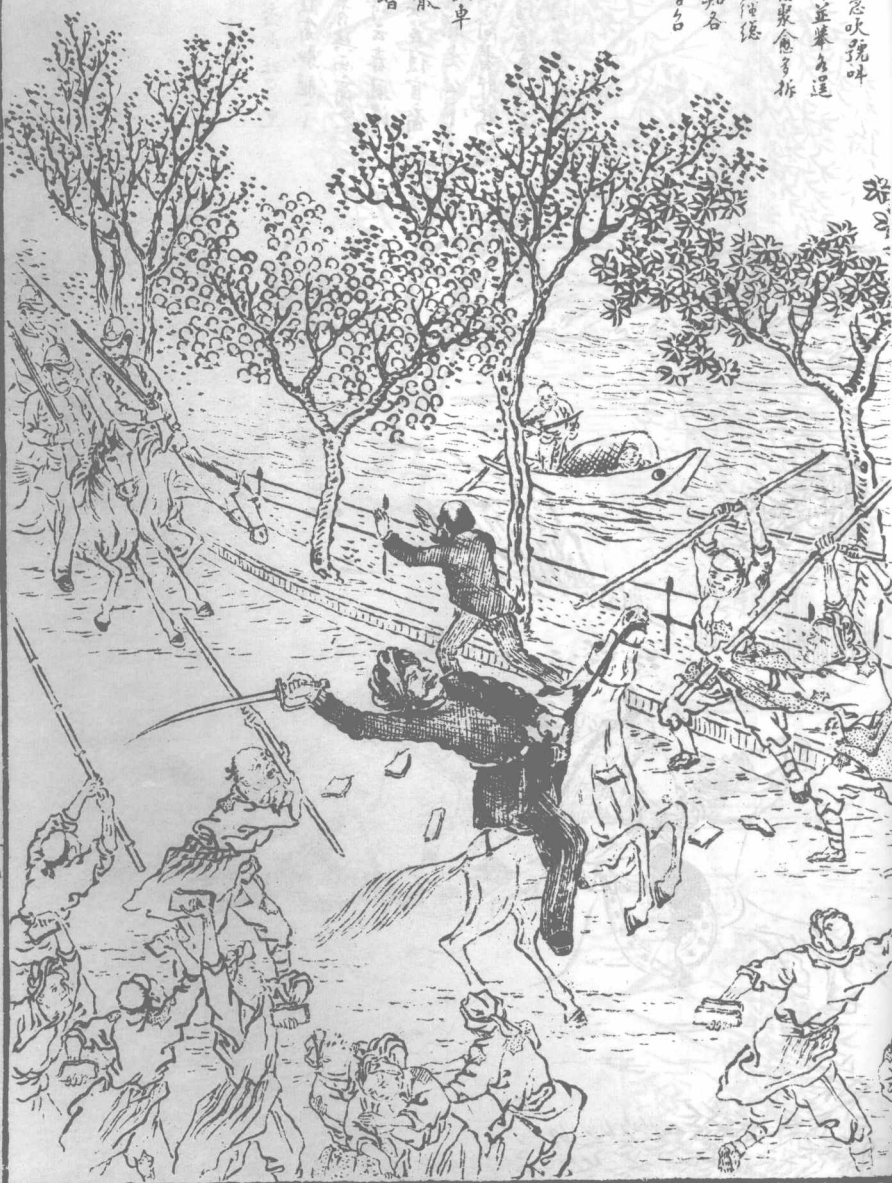
怒圍住不放旋有

騎馬印捕上前驅逐

若輩遂遠怒於捕一散



號召羣起為難該所捕志吹號叫
 中西各捕聞聲趕至春林並集在道
 雄威而若輩眾志成城倉聚愈多拆
 毀某洋行鐵欄以為戰具隨後
 會各西人急打德律風告知各
 捕房各捕房皆鳴鐘警擊各
 集扁港各團練及各馬
 隊炮隊等至捕房四面
 駕砲先將工部局保衛
 然後分投往散停泊浦
 江之各兵艦亦煙放齊心
 炮回響相率排隊登岸該車
 夫等見勢不佳各與獸散
 後經中西官設法調停暫
 免加捐已各安業如常矣



春郊鬥馬

蘇城去郊橋巷某官家養有駿
 馬其匹精供驅策每當夕陽西下
 玉鞭金勒顧盼稱雄致足樂也前
 日命僑傭侶偕往春郊作鬥馬之
 戲其法每人各騎一馬此往彼來不
 相避讓有相遇而却步者即非男兒
 好身手倖負因此而判技當馳驅之
 際先鞭中者捷足同登其西商之
 賽馬同而不同者唐人詩云春風得
 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夜該官喬
 豈特借此以解嘲耶抑沈麟文公一
 好馳馬試劍所謂未嘗學問者耶然
 催唐疾馳最易肇禍近經官憲煌煌
 示禁而精神中竟可同用亦未免肆
 無忌憚矣



春郊鬥馬

沈麟文

沈麟文

沈麟文

沈麟文

沈麟文

沈麟文

沈麟文

沈麟文

沈麟文

沈麟文

沈麟文

沈麟文

沈麟文

沈麟文

沈麟文

沈麟文

沈麟文

沈麟文

沈麟文

沈麟文

沈麟文

沈麟文

沈麟文

沈麟文

沈麟文

沈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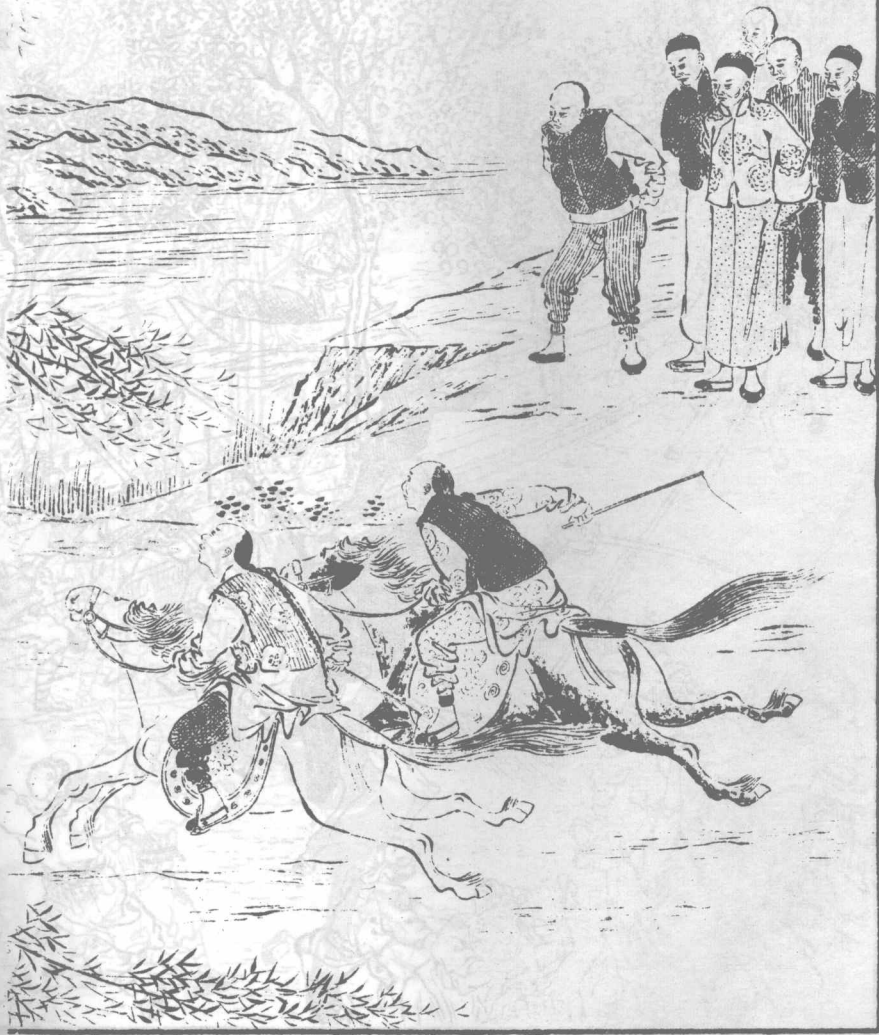
沈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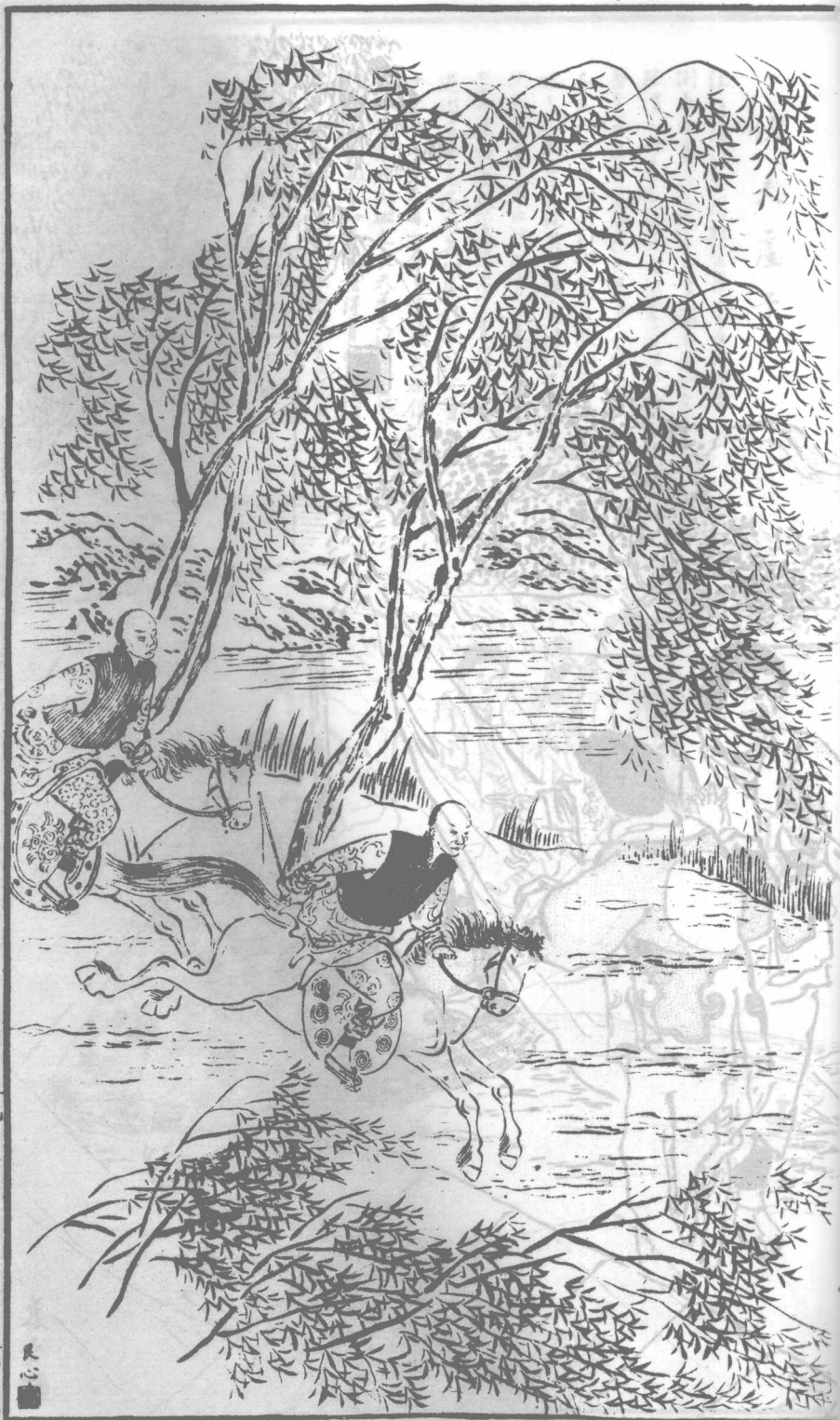
沈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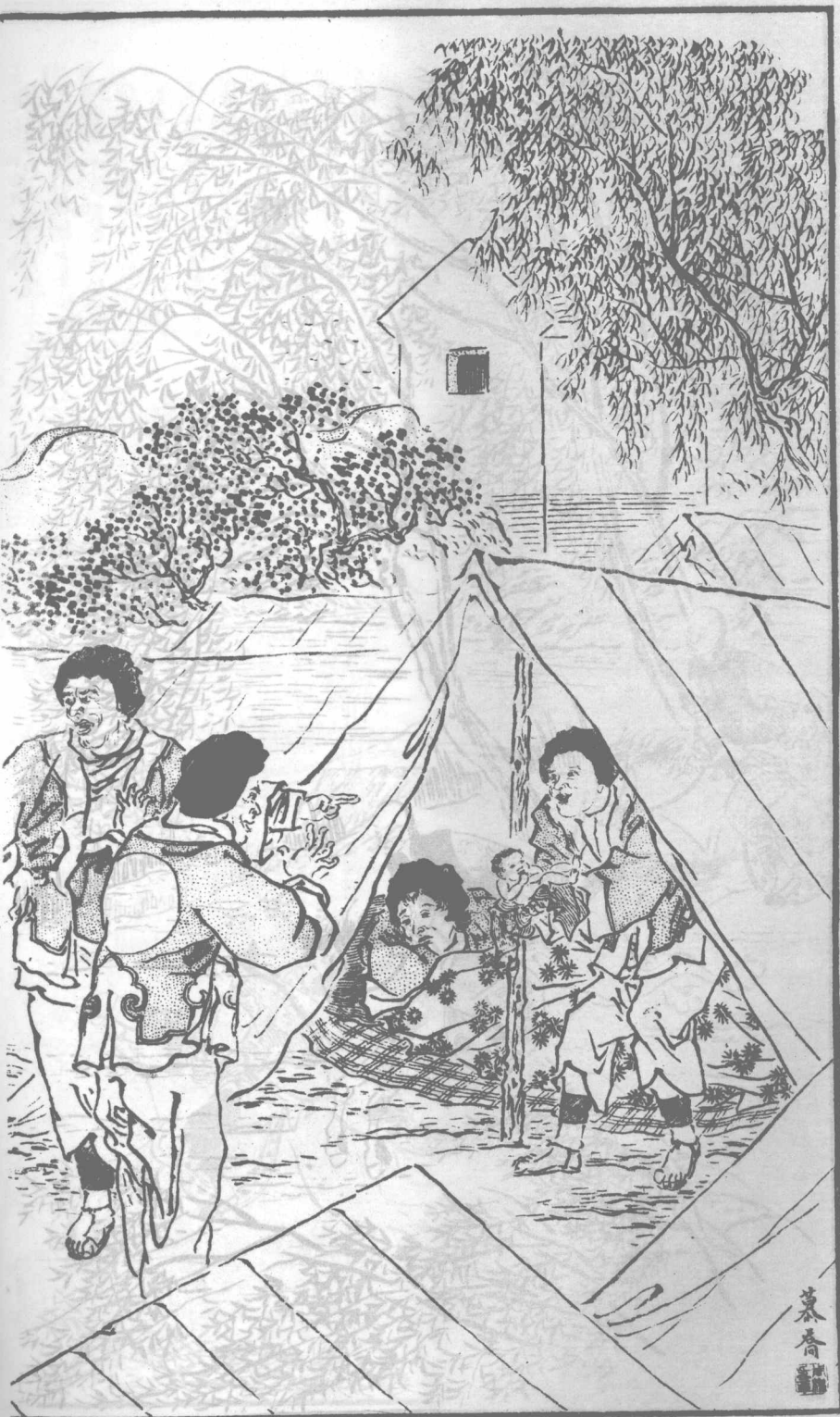
沈麟文

沈麟文

沈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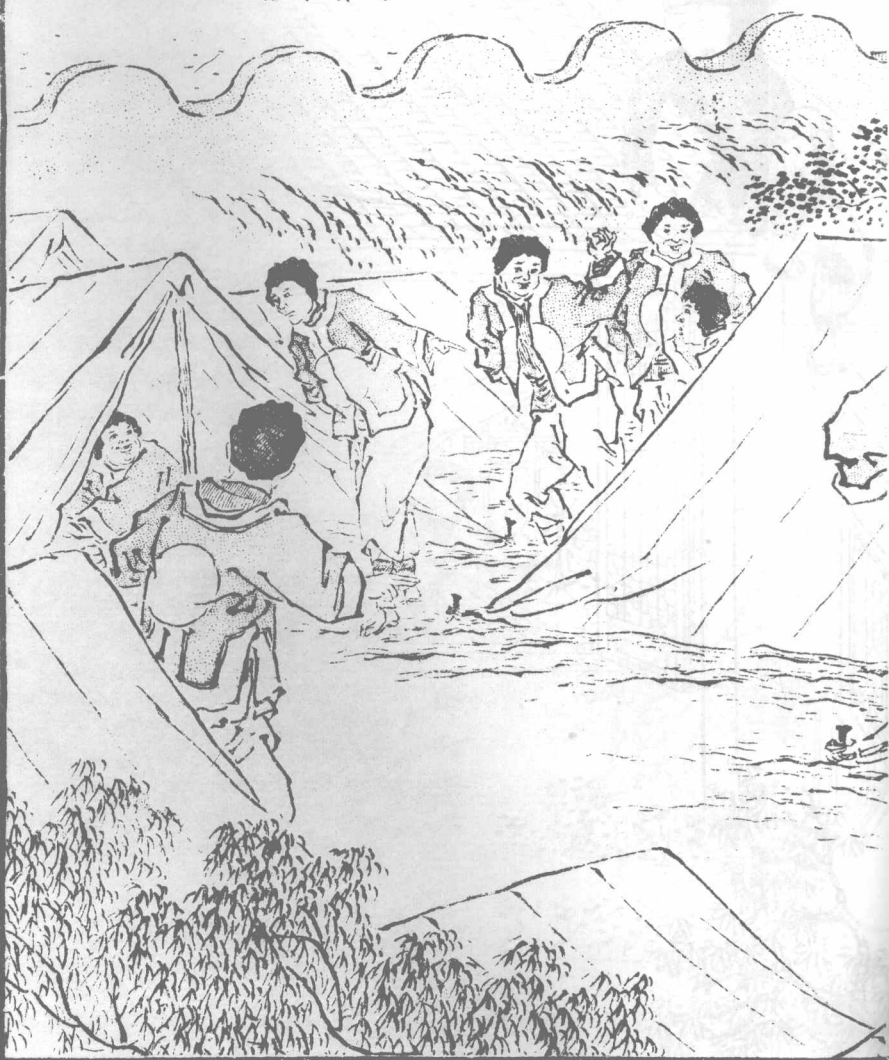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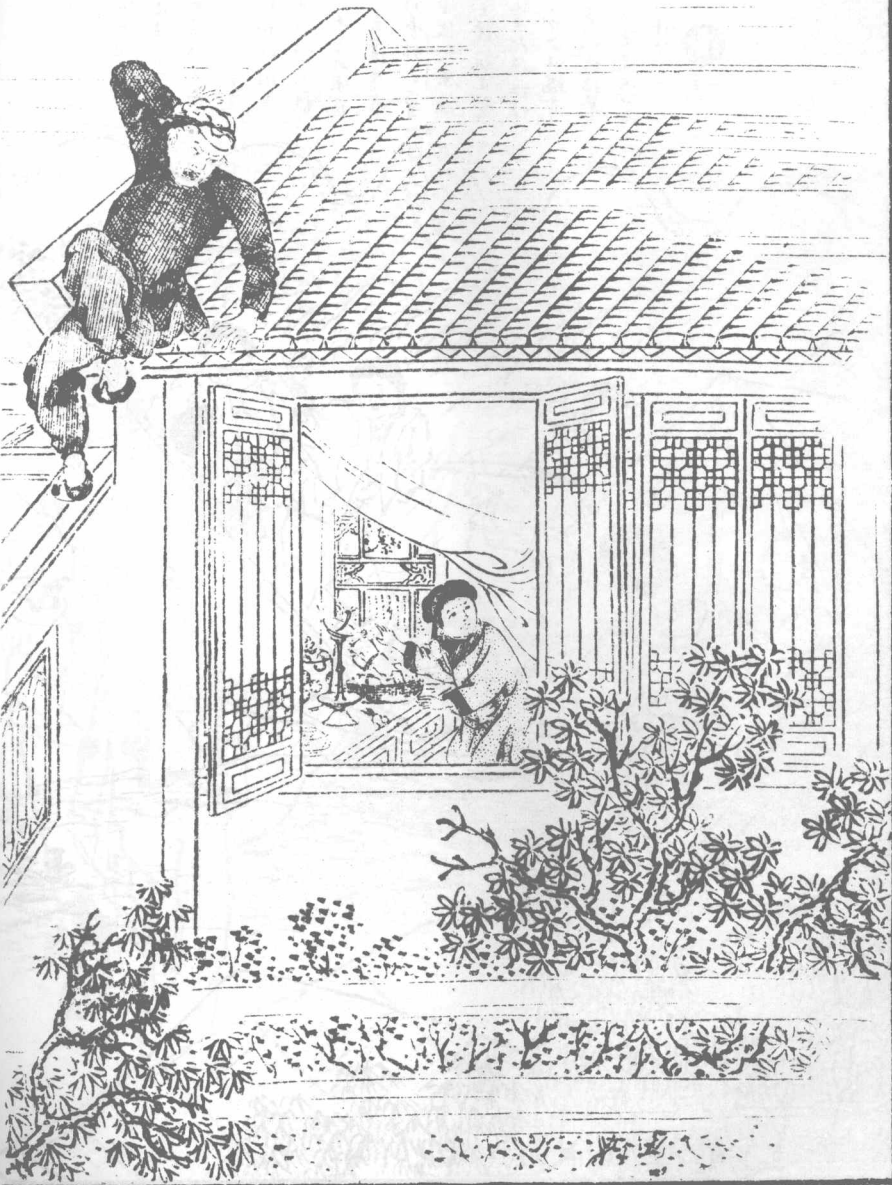
伙夫產子

津沽沿海安撫駐紮軍營每值仲春
 例由各軍統領派弁至津備造營丁夾
 服謂之作春衣室有自該家管位中未
 若言一有某軍某管位夫某甲入營取夫
 人素和平月初某同棚人忽於夜間聞有
 呢之聲不覺說異素燭覓視惟見該
 伙夫產生一男血污滿身伙夫已於半死
 當即據情稟報管帶官派人查覆屬實
 遂澈底根究管制每棚條紳長外止一男
 十名伙夫長夫各一名生子伙夫原係
 女扮男裝其同棚之長夫為夫婦雖在營
 中亦不覺無有知者究該管帶官提該哨
 哨官哨長棚頭詰其失察之咎予以概責
 長夫夫婦二人至卽斥革并諭嗣後抬暮
 時必須驗看明白不得再使女流朦混若
 然則又於木蘭從軍之外添一佳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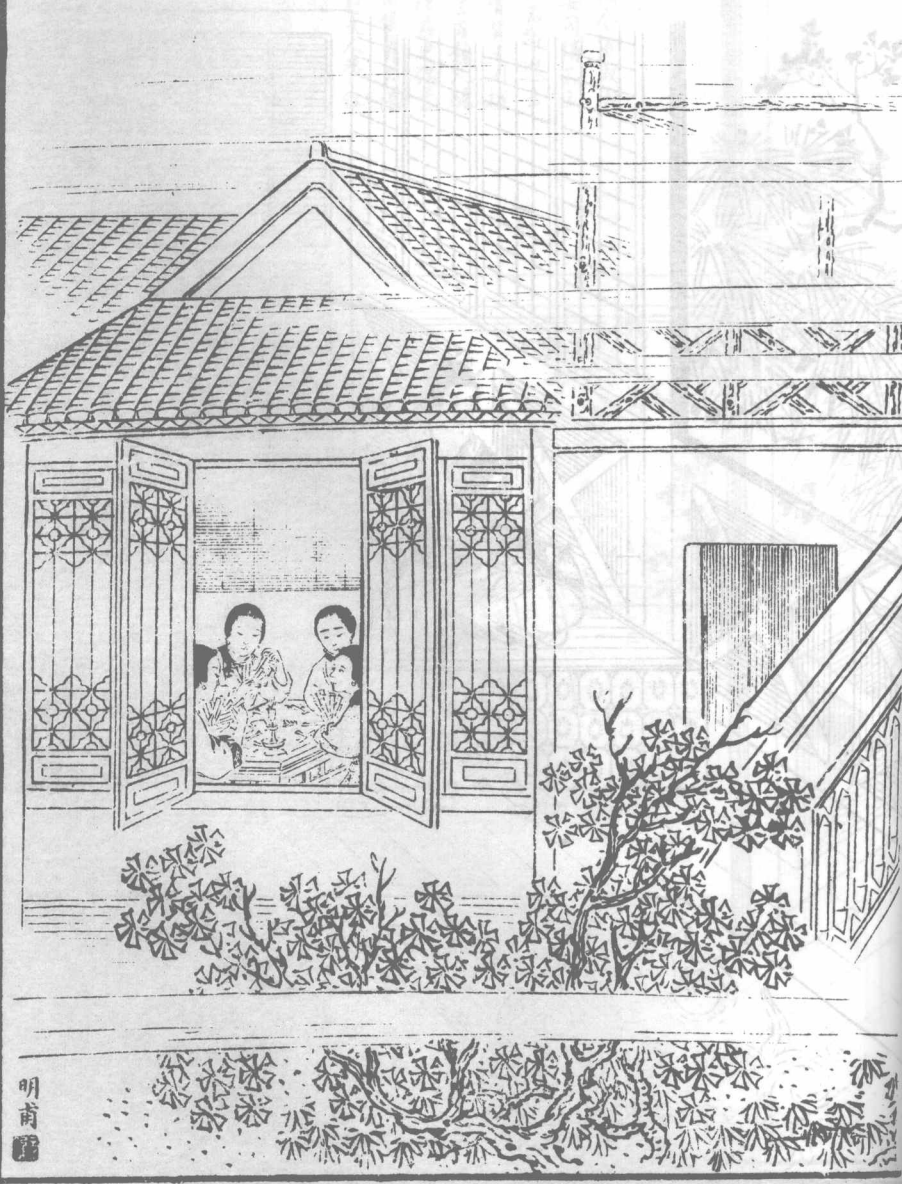


幼 娃 退 賊

摩滅西門外
後街某氏婦徐娘
半老已喪所天
隨夫宦游頗有
積蓄遺下一女
年僅十齡小名
阿英生而聰穎
氏夜間無事恆
待鄰家法門牙牌
以破卷穿一夕魚
更四躍猶未散場
遺女在室家看守門
戶燈光以豆月已
信明聽候母歸不敢
就寢瞥見窗外黑影



懂、俄有一人探首欲
 入英知為標上君子惠
 然肯乘一時智慧頓生
 撫枕私語曰阿爹莫操
 刀兒心怕甚賊聞其言
 不敢遽入英又揚聲曰
 爹莫息忙賊猶在外候
 其入時方可下手也賊
 在牆外備聆其語即由
 瓦面飛奔而去適時氏
 由前家歸英白諸母大
 為驚駭翌晨出語於人
 聞者莫不嘉其女之英
 慧焉



Vertical text columns in the upper left corner, likely a preface or commentary related to the scene depicted.



女立大學

蘇振云日本向無女子大學校今有成瀨
 仁藏者謂日本風氣大開男女同權不立
 女子大學校何足以資造就使不擲進士
 猶抱向隅教化之端重男輕女實背大同權
 之義於是得約同志者得游女三百餘人
 全創立女子大學校於大坂府治其中倡首
 者為伊藤侯爵若崎男爵大山侯爵大隈
 伯爵松方伯爵近衛公爵各野夫人暨位
 反吉左衛門磯野小石衛門廣瀬等諸氏
 細君共得十七名其他紳士贊襄其間者
 為松方西御大隈板垣蜂須賀德大寺北
 畠橋本滋澤三井若崎大倉藤田下田
 鳩山三宅各華族繼之以新聞館主議
 院議士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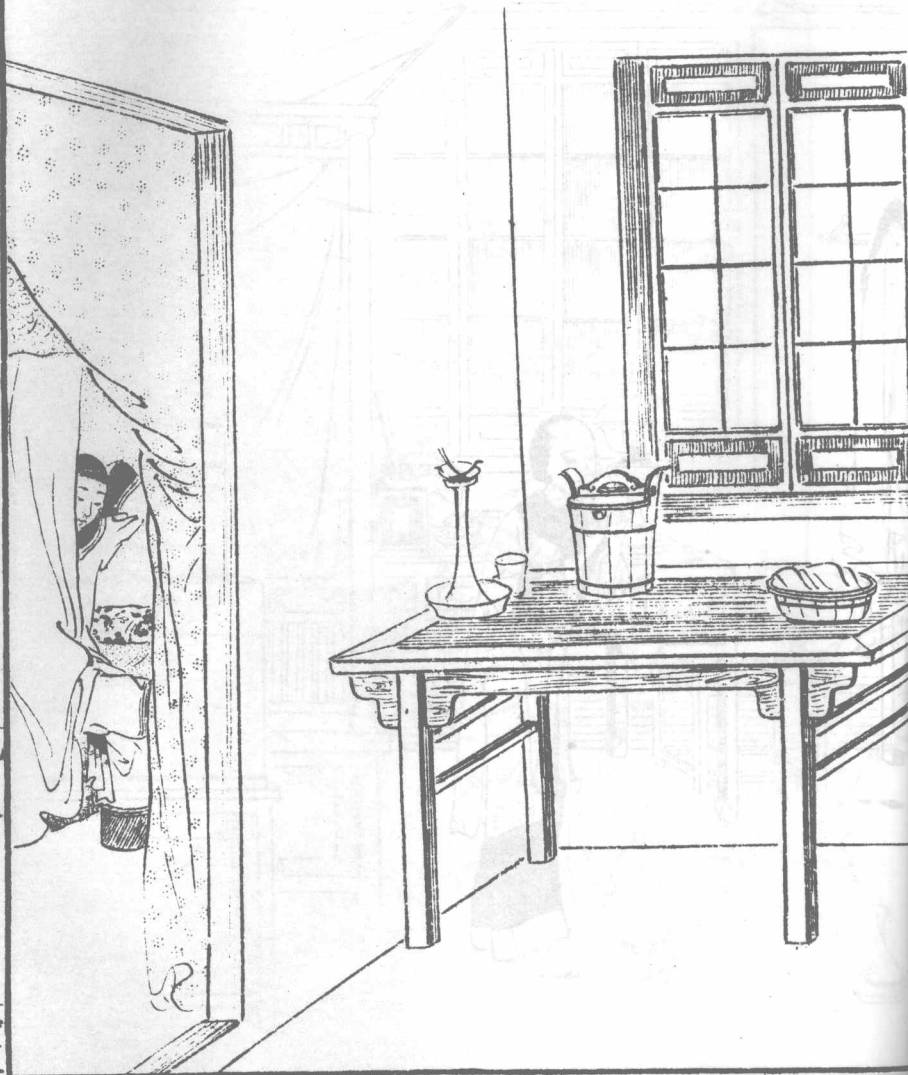


戲 有 外 戲

鎮海小港村張某其先已於
 前年病故見嫂某氏青年寡
 居多子挑運遂有陳平行勸
 葉鳩佔習慣自然居然一對
 好鴛鴦也前日邑廟雁詠寬
 班優伶演劇張某嫂往觀與
 高采致班中一有某武伶名樂
 年華櫻桃風韻某氏見之驚
 為天人不觉傾心久之該伶
 在臺上亦以眉目傳情一點
 靈犀早已脉々相印矣及該
 伶演畢婦先託故而返倚門
 相待須臾下臺該伶盤火如



焚不及更衣竟以彩服粉面
 尋蹤而至巫山會合彼此魂
 消蓋非真戲之外又串一齣
 秘戲矣迨至雲收雨散淪若
 清談張忽施之徒外未見該
 伶手婆楚之誤其搜意興
 欲狂突前樓抱伶大驚失色
 屈膝求饒始知其誤旋鍾該
 伶再三哀求始以番佛二尊
 息事亦可謂便宜之極矣



和尚捉姦

英界馬路鳳臨里一弄茅
 五家甚雄姦偷娘半老事談
 猶存好共伴門弟子結歡喜
 談幕由精通拳棒之僧人某
 甲每月貼洋若干日在迷香洞
 裏真箇清魂姦亦初無間言嗣
 因甲僧香積厨中不數揮霍姦
 得龍望圖又與游方僧某乙啟
 無遮大會此佳彼來送未親面姦
 因不知左右做人難也前晚甲僧
 正在該姦房中共話古薩現身况
 法同證因果通乙僧亦施之而至
 羞觀情形不覺無明火蒼天呼捉
 姦急持金剛法棒向法聽頭亂打
 甲僧素習少林術至此不及披衣



徒手照照拳未脚去勢若仇雙
嗣以已非甲敵被棒倒地互欲扭
至捕房控訴後有流氓輩人出場
解勸二僧恐干未便合掌稱是
情一而散

（註）

徒手照照拳未脚去勢若仇雙
嗣以已非甲敵被棒倒地互欲扭
至捕房控訴後有流氓輩人出場
解勸二僧恐干未便合掌稱是
情一而散



猴 知 報 德

星加坡有樵夫某甲夙有煙癮癖結
 廬茂林幽草之中常有猿猴往來
 踪跡不之異也一日有小猴一頭直登
 其榻撫之甚馴甲愛之戲以煙噴猴
 而久且導猴以食因成癖焉未幾甲
 思婦故里慮猴煙癮未除勸令戒煙
 猴似會其意者迨甲收拾行囊猴口
 啣粘藤葉寸前未贈行遂置藤於篋
 以是者三及船行四五日舟中忽之淡
 水偶見甲篋中之藤遂出重價購
 之汲取鹹水以藤浸之水即化淡始
 知為淡水藤葉皆而歸家類以當

時
 集

